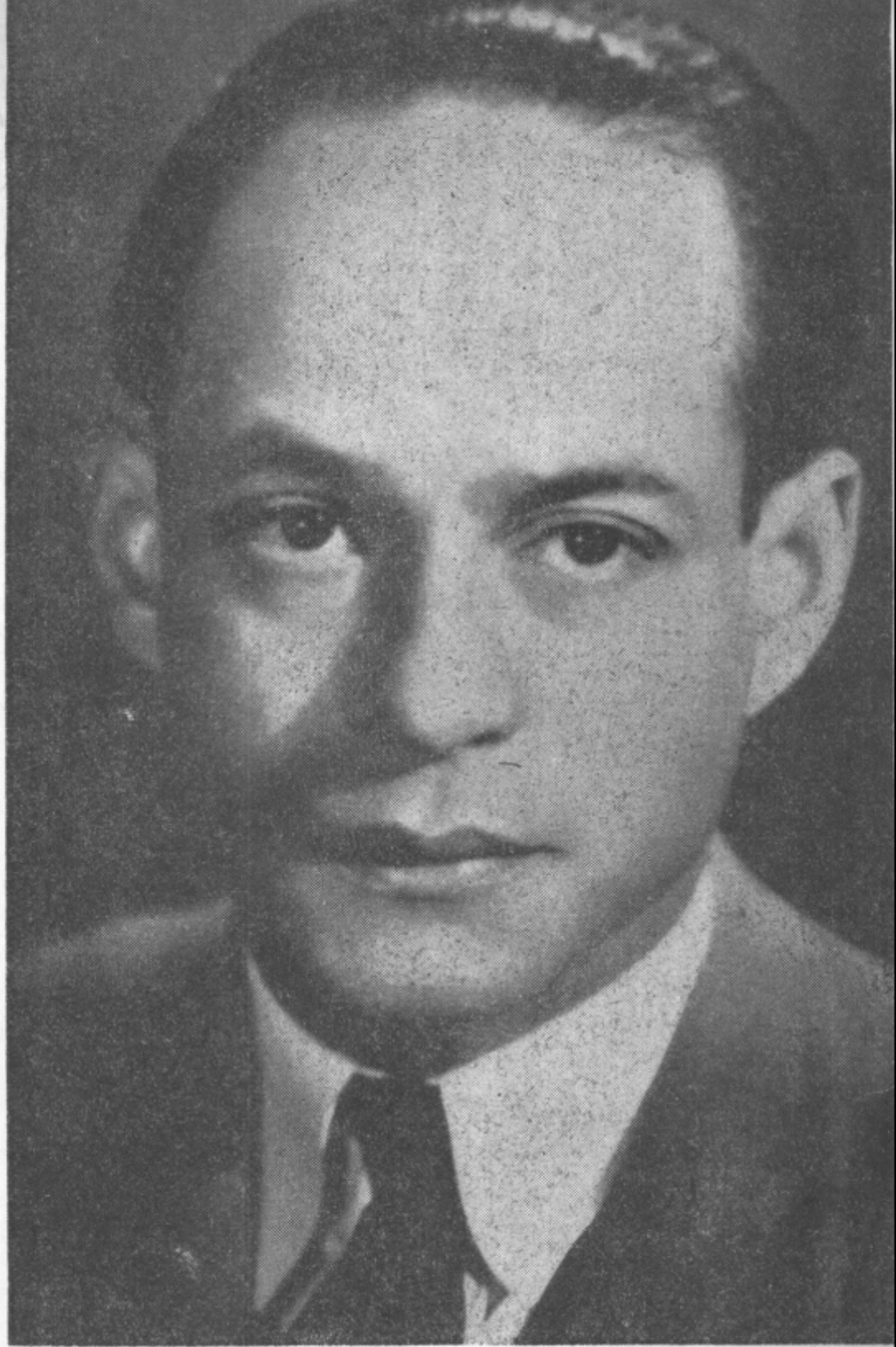


## 內 容 提 要

本書的作者是海地共产党的創立人，這本小說是他對海地黑人生活的忠實記錄。

男主角馬紐埃爾是一個在古巴甘蔗園里工作過多年的青年工人，他參加過古巴的工人罷工運動，他有工人的階級覺悟，認為勞動人民只有團結起來才有生路。他回到祖國以後，看見家鄉正受着嚴重的旱災，農民之間又互不團結。為了解救全村的貧困，他積極尋找水源，努力消除農民間的私怨，使他們認識到誰才是真正的敵人和人定勝天的道理。經過無數的困難，水源終於被發現了，可是正在他動員全體農民開掘溝渠的時候，嫉妒他的人把他暗殺了。他不許他母親公布他死的原因，一再告誡要大家和好。最後在全體農民的協作努力下，終於把水從山上引下來，消除了狹隘的私仇，建立了新的幸福生活。



雅各·路曼

## 作者小傳

雅各·路曼；一九〇七年六月四日生于海地的太子港，幼时在圣·路易·德·貢薩哥公学讀書，后来繼續在瑞士的伯尔尼和苏黎支两个地方讀过德文。他热爱德国文化，曾侨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并且在西班牙学过农业，不过時間不长。后来，在一九二七年他从欧洲回到了祖国，那时候他才二十岁。

归国后，他馬上就加入了太子港一个青年組織的学术团体，他們正在为建立以祖国文化为基础的新型思想和艺术而艰苦奋斗着。雅各·路曼带头創刊了祖国杂志，先后发表过他写的詩、散文和从西班牙文或德文翻譯过来的文章。他反对美国占領海地的侵略政策，要求恢复祖国的主权，他毅然决然参加了政治斗争，他的文章是潑辣、胆大的，措詞坚决，蔑視危險，大大地赢得了青年一代的热情和爱戴，可是也給自己带来了不少艰苦的考驗。一九二九年，他头一次被捕入獄，幸不久即获释放，可是沒有过几个月，又以違反新聞法的罪名，他再度被捕并判刑。雅各·路曼为正义斗争，不惜流血，他的英勇曾震惊全国各地。海地人民反美胜利后，雅各·路曼是当时他所創立的海地爱国青年联盟的主席，新創立的青年同盟的名譽主席，同盟联合委

員会的代表，欧也納·洛瓦临时總統任內、批准行政權委員會的代表，后即由總統提名任為內政部司長，這時候他才二十四歲。在司長任內，他發表了他的第一部作品：被害者和影子。不久，他即提出辭職，到了萬桑擔任總統時，才再度參加政府。雅各·路曼儘管熱烈參加政治活動，可是他並沒有疏忽他的寫作，在這一段時期內，他一連又發表了兩部小說：鬼魅的山嶺和傀儡。他對於政治和社會的觀感，隨着時間得到逐漸發展，思想的進步，使他對於海地問題產生了不同角度的體會，以至基本上他無法再繼續和那個行動反動的政府合作下去。他再度退出了政府，獻身於人民的事業。一九三三年，他被捕了，可是，政府找不出他有什么罪名，只好無罪釋放。一九三四年他又一次被捕，這時他剛建立了海地共產黨，擔任總書記，並且發表了一篇政治性的論文：1932—34年的政略分析。這一次，他受到了軍事法庭的審問，並判了他三年監禁。在監獄里，他的健康受到了很大的損害，出獄後，他又回到歐洲。

他在比利時住了一年，然後到巴黎，他在巴黎認真地研究科學。他在巴黎大學和古生物學學院選讀人種學，在名科學家保爾·利維●的指導下做着研究工作，在人類博物館，他是利維得力的助手之一。與此同時，他還是不斷地在觀察、公社、義勇隊等政治和文藝刊物上發表文章，並且在當時許多知名作家都參加工作的有色人種的巨著里，他完成了他所擔任的那一富有教育意義的部分：黑人的爪牙。一

---

● 保爾·利維(Paul Rivet):法國人種學家，生於一八七六年。

九三九年，因为雅各·路曼是巴黎美洲问题学会的会员，曾到美国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继续他的科学研究，同时在各大刊物上写一些文学作品。后来，他在马丁尼各岛①和哈瓦那②作过一年工，同时在伟大的诗人尼古拉·纪廉③身边继续他的写作，他和纪廉的友谊是在巴黎保卫文化作家大会上建立的。一九四一年，雅各·路曼又回到祖国来，他创立了海地共和国人种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同时还在人种学学院任考古学和史前人类学教授，他的学术工作的前途是无限量的。他组织，他旅行，他勘探，他发掘，他大量地写作；一九四二年，他发表了为反对迷信而斗争的论文，在采访记者报上和弗洛瓦塞神甫大起笔战，轰动一时；同年，他还发表了大安的列斯群岛在哥伦布以前的人种学和植物学研究，得到了海地和外国专家的一致好评。一九四三年，他发表了阿索脱鼓的祭祀，这是一部从人种学的角度上研究宗教的作品，它显示了青年作者渊博的学识和作品高度的科学价值。作者这时已不在太子港。海地共和国政府看到路曼的才华和他日益高涨的崇高地位，委他为海地驻墨西哥合众国外交代办。路曼在这个职位上发挥了他高度的才能，出众的风度和时刻为人民服务的热情。由于过度的疲劳，路曼在墨西哥忽然病倒，虽然有一度身体似乎好了些，但是谁也不会想到这场病竟注定了他的死亡。他回到了祖国，

---

① 马丁尼各岛是小安的列斯群岛中的法属岛名。

② 哈瓦那是古巴首都。

③ 尼古拉·纪廉：古巴爱国诗人。

又看到他热爱过的树木，歌颂过的天空以及“象一个穿着孝服的女人似的”热带的夜晚。他在国内休养了很短的时期以后，就又回到了任所，可惜不到一年，他不得不再度回国，在少壮有为的年华里死去，那一天是八月十八日。死前没有任何凶恶的象征，相反的，一切都显示他正在壮年，写作的才能也正在成熟的高峰。他的死亡给人们留下一致的哀悼。路曼的作品很多，还有大量的诗分散在美洲和欧洲各大报刊上，有些收在巴莱达·瓦尔戴斯编辑的黑人诗选里，还有杜德雷·菲兹出版的拉丁美洲现代诗选也收集了一些，最后还有这本统治泉水的人。

“我們都得死……”接着她把手插在尘土里。

上了年紀的戴丽拉·戴里弗朗絲說道：“我們都得死：动物，植物，还活着的信徒，噢，耶穌、圣母瑪利亞；”尘土从她手指縫里漏下来。干燥的风从谷子已經死光了的田地上、把土吹到失掉叶綠素的仙人掌丛上和树木上，所謂树木就是那些枯黃的槐树。

尘土从大路上吹起来，老戴丽拉蹲在她的家門口，她連眼睛也不抬，微微地搖着头，她的包头布滑到旁边去，露出来一縷灰灰的头发，顏色就象撒着一层从她手指縫里漏出来的尘土，尘土仿佛念珠似的从她手指縫里往下漏；她一再地說：“我們都得死，”她就这样呼求着上天，可是，毫无用处，因为受苦的人太多了，都在竭尽力量呼号着上天，他們拚命地喊，喊得非常討厭，老天爷听見了，大声叫道：“他媽的，这是什么声音呀？”于是他便搗住了耳朵。事实便是这样，人类被抛弃了。

她的丈夫卞奈梅抽着烟斗，坐在一把靠着一棵葫蘆藤的椅子上。也不知道是他抽出来的烟，还是他那棉絮般的胡子，随风飄蕩着。

他說道：“是啊，老实說，做黑人真是不幸啊。”

戴丽拉好像沒有聽見他的話。

一群烏鴉落在樹枝上。它們哇哇的叫聲使人聽不見別人說的話，接着倏的一聲就飛到干枯的地里去了，看起來好像散開的一塊塊的黑煤。

卡奈梅叫起來：“戴丽拉，戴丽拉，喂！”

她沒有答應。

他又大聲叫道：“女人！”

戴丽拉抬起了頭。

卡奈梅晃着他的烟斗，好像划出來一個問號，說道：

“神靈，就是造物主，不對么？你回答我：神靈，就是造天地的主宰，不對么？”

她說：“對；”不過樣子很勉強。

“那麼，既然土地瘦瘠、貧困，神靈也就是製造瘦瘠，製造貧困的了。”

他得意地、一小口一小口地抽着烟，啪的一聲遠遠地吐出去一口唾沫。

戴丽拉生氣地瞪了他一眼，說道：

“殺千刀，別來麻煩我。我現在還不夠苦惱么？貧困，我可知道是什麼滋味。我渾身疼痛，沒有地方不難過，我。我用不着別人再來對我恨天怨地。”

她非常憂郁，兩眼噙着淚，又溫和地說道：

“咳，卡奈梅，黑人是死定了……”

卡奈梅咳嗽得很厲害。也許他想說點什麼。勞苦和氣憤同樣使人不好過，它會從嘴里往上冒，連說出來的話也是苦的。



戴丽拉吃力地站起身来。仿佛她用了些力气才勉强站直身体。一辈子所受的艰苦，使她的黑脸上都成了皱纹，好比一本揭开的书正掀在贫苦那一页上。但是她的眼睛却依然有清泉一样的光芒，因此卡奈梅避开她的眼神，不去看她。

她走了几步，走进屋里去了。

在槐树林那边升起来一片烟雾，远处山丘蒙眬的边际，消逝在一幅模糊的图画里。天空没有丝毫的缝隙。简直是一块滚烫的铁板。

房屋后面，圆形的山岭好象一个黑女人的头颅，上面还有胡椒籽式的卷发：那是山上长着的稀稀疏疏、一簇簇贫瘠的小树；再远一点，另外有一座小山，活象一个朝向天空的黑人肩膀，上面却闪着干涸沟道的亮光；岩石上一长条一长条光秃秃的沟痕，好比是大地的血被吸干了，连骨头都露了出来。

可以肯定地说，砍伐树木是办错了。当卡奈梅去世的父亲约萨法·让·约瑟夫还活着的时候，那上面的树木还长得很旺盛。后来，他们把树林烧光，开辟了农园：在高原上种了刚果豆，在山腰里种了玉蜀黍。

他们艰苦地干着活，知道如果不在土地上拼命干，将来就得不到一口粮食吃。土地有了收获：土地仿佛一个女人，起初还挣扎一下，但是男人的力量毕竟占了上风，她只好说：“随你的便好了……”

当时，大家生活得很和睦，团结得象一只手上的手指头，不管是收割，或是开垦，集体农业组织把附近的人都聚

在一起干活。

卡奈梅站起身来，他迈着不稳定的步子，走向田里去。河沟里长满了乱麻似的野草。细长的蘆葦很久以来就都歪倒在泥土里了。河底象送瓷一样裂成一道道纹路，腐烂的植物使它变成青綠的颜色。从前，在太阳光照耀下，水流得很通暢：潺潺的水声，清彻的光亮，真是一片好风光。那时候的谷子长得很密，从大路上簡直看不到家里的房子。

卡奈梅心里在想：“啊，从前的集体农业組織多好啊……”天一蒙蒙亮，他作为一組的組长，就带着他的人到地里去了，没有一个不是精神饱满的：杜封丹，包塞茹，阿里斯丹表哥，比瑞里斯，狄厄道內，梅里連內弟，弗杜內·讓，包瓦隆老兄，还有西米道尔·安东尼：一个唱歌的能手，一条舌头比十个女人合起来还要能說会道，可是并不說坏話，单是开开玩笑罢了，我敢担保。

真跟走进几內亚的草原里一样！光着脚踩在露水上，上面是灰白色的天空，一片清新凉爽的气息，远远地听见雉鷄的叫声……黑暗树林，枝叶上还籠罩着一片片的黑影，渐渐地亮起来。一道光油油的曙光照耀着它們。一层薄云圍繞着高山的頂巔。大地从睡梦中醒来。在罗丽娜的院子里，忽然間，象一把小石子似的从烏梅树上噉噉喳喳飞下来一群小鳥。

大卡薩·包勃兰，他的妻子罗丽娜，还有两个男孩子，都向他們打招呼，嘴里还說着：“弟兄們，多謝你們了；”这是一种礼貌，因为替別人服务，是心甘情愿的：今天我替你耕田，明天你替我种地。互助，就是穷苦人的友誼，不是么？

过了一会儿，西美翁和杜里斯卡带着二十来个强壮的黑小伙子也来了。

大家讓罗娜娜一个人在烏梅树的蔭凉下边去忙碌她的鍋和一个个的大白鉄盆子，里边已經有开水冒着热气。戴丽拉和其他的女邻居随后就会来帮助她的。

男人们肩上扛着鋤都走了。需要收拾整理的园地在小路轉弯的地方，周圍有竹子編起来的圍墙。墙上橫三豎四爬滿了开着淡紫色和白色花朵的葛藤植物；阿索羅西斯花从金黄色的花托里开着一簇鮮紅的、絲絨一般的柔軟花瓣。

他們移开活动的柵栏。在园地的入口处，竿子上挂着一个泛白色的牛头骨壳。現在，他們用眼睛打量着他們的工作：这块长滿野草和爬伏的植物交纏在一起的“方形园地”。但是，这是一块好地呀；他們要把它收拾好，要收拾得跟新創过的桌面一样平整。包勃兰今年想在那里試种茄子。

“站齐！”組长喊出了口号。

西米道尔·安东尼把銅鼓的皮帶斜披在肩膀上。卡奈梅面对着排好的队伍准备指揮。西米道尔稍微試了一下鼓，接着一陣有节拍的鼓声便在他手下响起来。大家一齐动手把鋤高举起来。鉄鋤閃出一道亮光：他們舞动着鋤头，弯曲的光亮明晃耀眼。

西米道尔有力的沙喉嘯喊了起来：

“鋤地呀……”

大家的鋤一齐撲的一声掘下去，掘着僵硬的地面。

女人說：先生，你小心

不要碰着我，你小心。

男人们整齐地往前移动。他们的胳膊里感到安东尼歌唱的力量，急迫的击鼓声好象沸腾的热血。

太阳突然出来了。它象一层白雾似的笼罩着这一片草地。致敬呀，朝拜吧，太阳，朝阳。它在小山的圆脊上，比小公鸡的绒毛还要柔和、温暖，在天亮前一刻的寒意里，呈现着紫蓝色。黑人挥舞着锄头向你致敬，锄头上闪着天空里反照下来的亮光。面包果树<sup>①</sup>上的枝叶参差不齐，一片一片透着青绿的颜色，闷了一夜如火一样的热气，现在一下子沿着槐树林都发泄出来了。

一个园地接一个园地，传出公鸡不停的叫声。

这一队干活的农民，异口同声地又唱起他们的新叠句来：

锄地呀！  
我来问你，  
谁在屋里？  
老朋友回答说：  
是我和我的表妹；  
够了，喂！

---

① 桑科，波罗蜜属，热带常绿木本，果实径约六七寸，果肉白色，其质如面包，故名。

大家舞动着长柄的鋤头，鋤上閃着亮光，鋤落下来准确有力。

我已經来了，  
举起鋤呀，  
沒有牛呀，  
別管牛啦，  
举起鋤吧！

击鼓声和人的动作，形成一个有节奏的运动：这个节奏仿佛一股有力的洪流，貫輸到他們的血管里，供給肌肉一种新的力量。

阳光普照的早晨里，充滿了歌声。风把歌声送过了山岭，傳到了美景高原和弗朗西拉大嫂那里（她正在家門口，野葡萄棚下边，在一群展翅爭鳴的家禽包圍里，喂它們吃玉米）。我說：“弗朗西拉大嫂，請回回头，听听田地里的歌声。”她呢，一定是說：“是呀，这正是好时候。”于是，她抬起头来，望望天，天上一絲云彩也沒有，真象一只扣下来的磁碗，看得出来里边沒有一滴雨。

歌声沿着河沟，傳到长着蘆葦的那条路上去，它一直傳到隱藏在山岩凹处的水泉，傳到气味很重的鳳尾草和泡在水里的馬朗嘎树<sup>①</sup>蔭底下。

一个年輕的黑姑娘，大概是住在附近的：伊莱齐尔，荅

---

① 馬朗嘎树是一种依賴泉水才能生长的大树。

萊絲，或者乔其娜……裝滿了她的葫蘆。當她從水泉那裏出來的時候，她腿上的水印很象一雙腳鐐。她把葫蘆放在一只柳條筐裏，把筐子頂在頭上。她在潮濕的小路上走着。遠處，銅鼓發出一陣陣的响声。她心里說道：

“我要到那裏去，他一定在那裏。”（這是指她的情人。）

她渾身感到热力，一種懶洋洋的舒適。她加快了步子，搖擺着兩只胳膊。兩條腿走起來柔美有力。她微笑了。

槐樹林上面飄蕩着一縷縷的黑烟。那是在樹林的空地上燒炭的架起來的炭窑，潮濕的木头，在并不怎么旺的火下面慢慢地燒着。

一棵樹，照理是要在白天的光亮里、在日晒、風吹、雨潤的條件下生長起來的。它的根深入肥沃的土地里，吸收地里的汁液和養料。它仿佛經常沉溺在平靜的好夢里。樹液受了午後的炎熱，上升到整個樹身，會沙沙地作響。這真是一個有生命的東西，它熟悉雲彩的往還，也預感到暴風雨的來臨，它身上搭滿了鳥窩。

埃司丹法爾用手背擦了擦他兩隻發紅的眼睛。一棵砍倒的樹，燒得只剩下躺在灰里的、已經燒成炭的樹身子了：他妻子正好挑着這担木炭，到十字林鎮上去賣掉。

真可惜，他沒法接受歌聲的邀請。烟熏得他的喉嚨干燥難熬。他的嘴是苦的，好象嚼過一團紙一樣。可以肯定，如果能喝到一杯甘蔗做的飲料，一定不壞，不，如果是茴香的飲料，那就更會使人涼爽，因為酒精會一直進到胃口的深處去。

他叫道：“親愛的羅娜娜……”

她知道他的弱点，笑着递给他的不是一把扇子，而是兰指高的一杯酒。

他吐了一口唾沫，然后又在那堆灰和泥土混合的炭堆里搅动起来。

靠近十一点钟光景，集体耕种的声音小下去了：合唱的歌声也支持不住人们的努力了；歌声断断续续，缺少力量，仿佛剪断了翅膀飞不起来了。有时候，又响起来，冲破静寂，但是劲头越来越小。铜鼓断断续续还有一点声音，只是已经没有早晨那样愉快的响声，早晨的时候，西米道尔是熟练地权威地敲打它的。

这不仅仅是休息的需要：锄头使用起来，也越来越沉重，疲劳压得人抬不起头来，太阳晒得浑身发烫；工作也做得差不多了。然而，停工的时间并不很长，仅是喝一口甘蔗酒的工夫，松一松肾脏——在人的身体里边，肾脏算是最难对付的了。

不过，这些山区和平原的农民，尽管城市里的人看不起他们，叫他们黑土包子，赤脚黑汉，露着脚趾头的黑炭头，（太穷，买不起鞋穿。）可是没有关系，因为这是一个有没有勇气干活的问题，而我们在这一点上是无可指责的；你们放心好了，我们这些种田人的大脚，总有一天会把你们踢一頓的，你们这些坏蛋。

他们做完了一项艰巨的工作。在荒蕪的田地上做好了深耕，收拾得干干净净；本来地上是长满荆棘的。包勃兰

和他的孩子們把杂草收集起来点着火。这些本是没有用的、刺人的、杂乱的野草，跟满地葛藤搅在一起的野草，都在翻过的土地上成了当肥料用的灰了。包勃兰感到非常满意。

“邻居們，謝謝你們，”包勃兰一再地說。

“这是应当帮忙的，”我們大家回答他。不过，是匆匆忙忙的；因为大家沒有时间去管礼貌了。飯在等着他們。飯食真是不错，吃得真好。罗丽娜并不是一个小气的女人，这是应该承認的。过去那些說她坏話的人，实在不应该；因为她确是一个很好的女人，誰也不要想对她有絲毫不尊敬的想法，也不能对她粗魯，否則他們就只有向她認罪。这些耕地的人一走到路轉角，就聞到了一股香味，实在使他們欢喜，香味把他們包圍起来，透进他們的全身，舒适地引起他們的食欲。

西米道尔·安东尼就在前天刚刚跟罗丽娜开过一句下流的玩笑話，她馬上就以非常肯定的态度来回敬他，說他自己的亲娘从前不規矩，他这时只有搥动着鼻孔，聞着煮肉的香气，一边叹着气道：

“我亲爱的包勃兰，你有这样的一位太太，真是天給你的福气……”

鍋里、碗里、盆子里，都盛滿了一大块一大块放着辣椒的猪肉，还有包着鱉魚的玉米糕，如果你要的話，还有米飯：一种和赤豆、咸肉煮在一起的大米飯。另外，还有成堆的香蕉、白薯和山藥蛋。



卡奈梅沿着路边往前走了几步，他靠在栅栏的木板上。那一边，同样是使人失望的景色：尘土飞起来，轉着圓圈，旋成密不透人的旋风，打在树枝上和稀落的野草里，草已經在地面上都死光了，活象一个人脫掉了头发。

从前在这个季节里，从早晨起，天空就显得灰溜溜的，烏云聚在一起，云彩里带着充分的雨水，可并不是傾盆大雨，不，而是恰到好处，就象布袋装得太滿了漏出来的一样，一种下个不停的毛毛細雨，当然，不时也有几个晴天。这样的雨水不至于成为涝灾，而仅是使土地滋润，使它有吸收更大雨水的力量，它把玉蜀黍和谷子的嫩芽都霖得光油油地发亮：这当然也有风和太阳的一份力量。树上不时飞出来成群的鶺鴒，到了念三鐘經<sup>①</sup>的时候，一些野鴨也到大路上順着路边的水沟来喝水，如果吓吓它們，它們就十分笨重吃力地飞走，因为雨水增加了它們身上的分量。

接着，气候开始改变：約莫中午时分，就有一股悶热的气候籠罩住田地和感受到压力的树林；这时一股輕輕的水蒸气，仿佛一窩蜜蜂似的在寂靜的天空里慢慢地舞动，只有叫蝻尖銳的叫声来攪扰这时候的寂靜。

天空的烏云散开了，飞向西方，沉重地在小山頂上移动，打着閃，隆隆地响着沉雷。太阳只偶然在云彩縫里射出它遙远的光芒，仿佛鉛的顏色，但是依然使得人不敢睜眼。

远处的天边忽然刮起一陣狂风，一陣怒吼的狂暴风声。

---

① 三鐘經是天主教徒早晨、中午和晚上所做的三次祈禱。

留在田里晚归的农民，赶紧把鋤头扛在肩上，加快步子迅速回家；大树被风刮得弯下腰来，雨水吹得象帘子似的，在暴风雨不断的呼啸中，急迫地落下来。雨已經下了：起初是几滴热的、下得很急的雨点，后来，一再地打閃，烏黑的天空跟裂开了一样，傾盆大雨奔騰澎湃地落下来。

卜奈梅站在那条窄小的过道里，前面有一道栏杆，上面有突出的屋檐擋雨，他打量着他那块田地，他的肥沃的田地，地上往下滴水的农作物，以及在风雨交加的声音里晃动着的树木。今年一定丰收。这是他整天晒着太阳在地里干活的收获。这陣雨，就是給他的賞賜。他亲切地望着它，密密麻麻象綫一样往下落，他听着它啪啪地打在地下鋪的石板上的声音。玉蜀黍真是不知道要收多少了，还有剛果豆，还有飼养的肥猪：有了这些东西，我一定可以做一件新外套，一件衬衫，也許还可以买进邻居讓·雅各那匹栗色的小馬駒，要是他肯降低一点价錢的話。

他把戴丽拉給忘掉了。

“燒点咖啡吧，我的女人，”他叫了起来。

不錯，他也要給她买一件連衫裙，一块包头布。

他装满他那支陶瓷的短烟斗。这才是庄稼人的美满生活呢。

可是，这一切都过去了。只留下一个苦涩的滋味。生活在这片尘埃里，这片灼热的尘土里，等于已經死亡，它把从前的生活都掩埋住了，唉！沒有容易的生活，根本沒有，然而过去，大家都很有勇气，經過和土地斗争之后，經過开垦、翻掘、汗水滴湿了土地、使它象一个女性那样生产后代，

就会得到满意的收获：植物，果树和各种的粮食。

他想到了讓·雅各，看吧，他正从小路上走过来，现在和自己一样老、一样没有用，牵着一头瘦骨嶙峋的小毛驴，讓繩子拖在后面的尘土里。

“老哥，”卡奈梅向他打招呼。

另一个也作了同样的回答。

讓·雅各問起戴丽拉大嫂的情况。

卡奈梅也問：“露西雅大嫂好么？”

他們互相道了謝。

那头驢背上有一个大創口，蒼蠅在上面吮啞，使它难受得直抖。

“好吧，再見，”讓·雅各說。

“再見吧，我的黑朋友，”卡奈梅也說道。

他望着他的邻居牵着驢走向飲水的地方，这个小小的死水塘，这个象眼睛一般大、上面盖着一层綠色浮翳的烂泥水坑，人和牲口全都喝那里的水。

\* \* \*

她想到：“他出門这么久，現在大概早已死啦。”这是老戴丽拉在想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叫馬忒埃尔，很多年以前就到古巴替人家收割甘蔗去了。“他現在一定死在外国了。”她一再地这样說。他最后喊她：“媽媽……”她拥抱过他。她怀里抱过这个大孩子，他是从她的血里和肉里生出来的，那时已經长得跟大人一样了，她含着眼泪曾經跟他說：“你去吧，我的孩子，愿仁慈的圣母保佑你。”他走过路角就看不見

了。噢！我亲生的儿子，我十月怀胎所生的儿子，他是我生活里的快乐，也是我生活里的牵挂，我的儿子，我唯一的儿子。

她停止磨咖啡，蹲在地上。她不再哭了，她的心仿佛在胸口里僵住，除了这个难受的痛苦象扼住她的喉嚨以外，她身上其他的一切好象都没有了生命。

他本来应该在做好收割的工作就回来的，可是他沒有回来。她一直等待着，然而始終沒有到家。

有时候，她会跟卡奈梅說：

“我真摸不清馬忒埃尔在什么地方。”

卡奈梅沒有回答。他讓他的烟斗熄掉，管自走到田里去了。

后来，她又对他說：

“卡奈梅爸爸，我們的儿子究竟在哪里呀？”

他粗暴地回答她：

“閉了你那張嘴吧。”

可是，她看見他的两只手发抖，她心里也难过。

她把小抽屜里磨好的咖啡倒出来，把新的咖啡豆装进去，再拿起磨盘上的把手。这并不是一件粗重的活儿，然而她却感到很吃力，这是因为她一直耽在那里不动，她那衰老的身体已經离死不远，总有一天会在一个漫长的、混沌的夜晚、和尘土不再分开的。

她又念誦起来。仿佛是心灵的呻吟和浩叹，一种对非洲所有的神灵所发出的怨訴，这些神灵一定是又聾又瞎，他們根本沒有听见她的哀求，对于她的痛苦和忧愁一直是不

管不顧。

“噢！圣母啊，請看在地球上神圣的份上，月亮上神圣的份上，星星上神圣的份上，风神的份上，雨神的份上，我求求你，保佑保佑我在外国的孩子吧，噢！路神啊，讓他走上一条沒有危險的路吧。阿們。”

卡奈梅回来，她也沒有听见。

他坐在她身边。在小山丘那边只看見一片混浊的紅霞。太阳已經落山了，仅仅还在树林后面閃着亮光。过一会天就要黑了，夜色將籠罩住这一片貧瘠的土地，把受苦的人們送进寂靜的黑暗里去睡覺；然后，随着公鷄的啼声，又是一天的开始，她和其他的日子也沒有什么两样，仍然是沒有希望地往下过。

## 二

他对卡車的司机說：“停停車。”

司机惊奇地看看他，可是煞住了車子。連一座小屋也看不見：原来大家还在大路上。只看見一片槐树、橡皮树和稀稀落落长着一些仙人掌的小树丛。东面是一带山岭，不很高，顏色是紫灰色，远远地望过去，就越远越淡，最后和天的顏色都混在一起了。

司机停住了車。外方人从車子上走下来，又从車上拉下来一个旅行袋，扛在肩上。这个人个子很高，面孔黑黑的，外套上的鈕扣从上到下扣得很紧，一条藍粗布褲子，褲管打在皮裹腿里面。腰里挂着一把装在鞘里的长刀。他用

手摸了摸头上草帽的宽边，打了个招呼，于是那辆卡车就开走了。

这个人望着这片又见到的景色，又一次向它致意：不错，他一定早已认出了在杜松丛下的小路，小路的两边都是岩石，石头缝里长出来开着一簇簇黄色花朵的宫人草，几乎看不见那条小路。

他呼吸着因为天热杜松所发出来的气味；他所以还记得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有这种辛辣的味道。

旅行袋很重，不过他一点也感觉不到它的重量。他把旅行袋上的皮带搭在肩上，然后就径直地走进树林里。

如果是一个地方的人，如果出生在那里，所谓在那里“土生土长”的人，那么，在他的眼睛里、皮肤里、手里、甚至于头发里，都含有故乡的树木、土地、岩石的血肉成份，故乡的天空、气氛、男人和女人的成份：它会在心里永远不会忘掉，仿佛所爱的一个少女一样：熟悉她深邃的目光，甜蜜的嘴唇，小山似的胸脯，她的手，她的膝盖，她的气力和弱点，她的声音和沉默。

“啊！”他叫了一声。（一只野猫一下子从小路上窜过去，绕了个弯，然后消失在零乱的树叶丛里，使树丛发出嘩嘩啦啦的声音。）

是的，他什么也没有忘记，现在又有一种熟悉的味道被他闻到了：那是在树林里烧好木炭、火灭了以后周围只剩下一堆土、所发出来烟的气味。

一个窄小而且很浅的池塘出现在他的面前。池塘是干的，一簇簇的野草，各种各样的荆棘，在里面都长满了。

小伙子对着这片充满热气的天空抬起头来，他掏出来一条毛巾，擦了擦脸，好象在想心事。

他从小路上走下去，踢开几块石头，把发烫的沙土扒开。干死的草根在他的手指头里都碎了，他仔细看了看粒状的土，土也是松的，完全象粉似的从他手里漏下来。

“Carajo ①，”他说。

他又慢吞吞地走上来，脸上显着有些焦急，只是焦急的时间并不长久。因为今天他太高兴了。水，有时候会改道的，正象狗会换主人一样。谁知道它现在流到哪儿去呢，它这个飘流不定的东西。

他走上一条通往长着些棕榈树的土岗上的道路。棕榈树扇形的叶子干巴巴地搭拉着，没有一丝风吹动它们，使它们舒展开来，叫它们迎风招展。对于这个外方人来说，他是多走路了，但是他却情愿从高处去看一看这个地方，看看这片展开的平原，看看在树林的空隙里那些茅屋的房顶，看看一块块大小不一样的田地和园圃。

他的脸一下子呆住了，满是汗。他所看见的，是一片干枯的土地，到处是一片污浊的焦黄颜色，他所希望的青绿颜色，一点也没有，只看见七零八落发霉的茅草屋。

他从村庄上面望着嶙峋的小山。小山上有一道一道白色的宽沟，那是风吹日晒在光秃的山坡上留下来的痕迹。他努力使自己记起从前高高的橡树，树上的飞鸟，树枝间贪吃黑莓果的野鸽，闪着乌亮的桃花心木，还有干豆角迎风发出

---

① 西班牙文：见鬼。

响声的刚果豆，沿着白薯园的高地：这一切，太阳都给舔走了，用它那火一般的舌头一下子都舔走了。

他好象被騙了似的感到一陣灰心。太阳光跟一副重担似的压在他的肩膀上。他从斜坡上下来，重新走上寬闊的道路。走进一片荒草地里，那里有几只瘦弱的羊在多刺的荆棘里寻找那稀有的青草。成群的烏鴉落在高高的仙人掌上，他一走近，烏鴉就呱呱不停地叫着象一片烏云似的飞跑了。

他就是在这里遇見她的。她那时穿着一件藍色的連衫裙，腰里束着一條圍巾。头两边的头发用一条白手巾扎得紧紧的，白手巾一直盖到她的后頸上。头上頂着一只柳条籃子，走得很快，她那两条結实的大腿迈着大步往前走。

听到他的脚步声，她回过头来，可是并没有停止不走，他看見了她側面的臉，她向他打招呼，胆怯的样子說了一声“先生早”。

他就象昨天見過她似的，——因为他已經把家乡的风俗习惯忘掉了——問她身体好不好。

“亏了上天保佑，很好，”她說。

他接着又跟她說：

“我是这里的人：是紅岡村长大的。我离开家乡很久了；你等一等：到复活节，就十五年啦。我到古巴去了。”

“哦，原来是这样……”她輕輕地說道。一个外方人在她身边，她覺着不放心。

“我走的时候，这里可沒有这样旱啊。水潭里有水，当然并不很多，但是总是够应付需要的，甚至有时候，要是雨在山上下得太大了，还会鬧一次小小的水灾呢。”



他向周圍看了一下。

“現在真他媽的不是個好地方。”

她沒有回答。她放慢了腳步，想讓他走過去，可是他偏偏讓她走在路當中，自己走在她身邊。

她側着身子向他偷偷看了一眼。

“胆子太大了，”她心里这样想；然而她沒有敢說什麼。

因為他走路的時候沒有注意到自己，所以一下子撞在路邊的一塊大石頭上，滑稽的樣子往前跳了幾步才算站直。

“哎喲！”她大聲笑了起來。

他這時才看見了她雪白美麗的牙齒，嫵媚的眼睛，細膩驚人的黑皮膚。原來是一個高個強壯的黑姑娘，他對她笑了。

“今天是趕集的日子么？”他問道。

“是的，在十字林。”

“這是一個大市集。我小的時候，居民們星期五這一天全都要到這個鎮上去。”

“你說起很久以前的事，就仿佛你已經是個老人似的。”

她對自己的大胆，立刻感到害怕。

他眯起眼睛來，就好象看見在他面前展開一條很長的道路那樣，說道：

“倒不定是年紀大才能老人，而是生活里的患難：我在古巴過了十五年，砍了十五年的甘蔗，每天，是的，每天從太陽一出來一直到黃昏。開頭的時候，脊梁骨天天扭得象一塊抹布。不過，也有一種東西使你有 *aguantar* ① 的勇氣，

---

① 西班牙文：忍受，忍耐。

你知道是什么，你告诉我，你知道是什么么？”

他紧握住拳头说下去：

“就是愤怒。愤怒会使你咬紧牙关；当你饥饿的时候，会使你束紧腰带。愤怒，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在我们 huelga ① 的时候，每个人都要斗争，用愤怒来武装自己，就象扛着一支枪一样。愤怒就是权利，就是公理。它是所向无敌的。”

他说的话，她不大理解，但是她却很注意听这个忧郁的声调，话里不时夹杂着一两个外国字。

她叹了口气说：

“耶稣圣母玛利亚，拿我们这些苦命人来说，生活就是在贫困里过一辈子算数。是的，大哥，就是这样：丝毫也没有安慰。”

“实际上，有一种安慰，我告诉你：就是土地，你那块土地就是为施展你两只胳膊的气力的，还有你周围那些果树，牧场里的牲口，你需要的一切都可以伸手就拿到，你的自由除了年成好坏、雨水多或是旱年雨水少之外，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你说得对，”她说，“不过，土地什么都不长，即便侥幸收到一些白薯，几粒谷子，拿到市上也卖不了多少钱。生活真是活受罪，今天的今天，生活就是这个样儿。”

他们现在已开始沿着高低不齐的树篱笆往前走。在一棵槐树一棵槐树距离相当远的空地上，盖着几间穷苦的小

---

① 西班牙文：罢工。

屋。破旧的屋頂上，盖着一层薄薄的泥土，石灰也都一块一块地脱落下来了。一家門口，有一个女人用一根长木杵正在石臼里舂谷子。她停下来，望着他們过去。

“桑德丽雅大嫂，你好，”那个姑娘在大路上大声喊着說。

“喂，阿娜伊斯表妹，你好，你家里人都好么，我的漂亮的女孩子？”

“我家里人都好，我的大嫂。你自己怎么样？”

“不怎么样，只有我的男人，他睡在床上发烧。不过，就会好的。”

“是呀，亲爱的，有老天爷保佑，就会好的。”

他們又走了一会，他說道：

“那么，你的名字叫阿娜伊斯了。”

“不錯，阿娜伊斯就是我。”

“我叫馬忸埃尔。”

他們又碰到其他的居民，她跟他們互相行着大禮，有时候，她还停下来問他們家里人好、或是告訴他們她家里的人都好，因为这是海地乡邻相处友好的风气。

最后，她走到一道柵栏門口，在院子尽里头几棵苏木树下边有一座小屋。

“我就住在这儿。”

“我自己也住得不远。能够和你認識我很感謝你。我們还可以再会面么？”

她微笑着轉过头来。

“因为我住得真的离你很近，就跟門挨着門一样。”

“真的么？在哪一边呀？”

“那边，一转弯就是。你一定認識卡奈梅和戴丽拉；我就是他們的儿子。”

她的臉一下子变得又憤怒又沉痛，几乎是从他的手里把自己的手抽回来。

“喂，这是怎么回事呀？”他惊叫起来。

然而她已經穿过柵栏，很快地走进去，連头也不回。

他呆在那里，呆了好几秒钟。

“哎呀，真是個古怪的女孩子，”他搖着头自言自語地說，“一忽儿对你亲切地微笑，一轉眼就忽然离开你了，連一句‘再見’也不說。女人脑子里想的是什麼，真是連鬼也不知道。”

为了使自己鎮定下来，他点着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辛辣的烟味，使他想起了古巴，想起了从这头到那头一望无际的甘蔗田，想起了中央糖厂的作坊，想起了跟他那些受苦的伙伴、吃力地干过一天之后、到了晚上横三竖四在一起睡覺的那間发臭的小木头屋。

他一走进院子里，就有一只小哈巴狗向着他狂叫着扑过来。馬扭埃尔弯下身去装着拾石头投它。小狗汪汪地叫着夹着尾巴逃开了。

“靜下来，靜下来，”上年紀的戴丽拉一边从屋里走出来，一边嚷着。

她用手在眼上搭起凉棚，想仔細看看进来的人是誰。他向着她走过去，当他走近她的时候，她脑子里忽然亮起来一道耀眼的光亮。

她向着他扑过去，可是，她两只胳膊一下子又都放下来，她摇摇晃晃，头向后倒下去。

他連忙抱住了她。

她的眼睛閉着，臉靠在他胸口上，用非常微弱的声音，象一口气似的說道：

“我的孩子，啊，我的孩子。”

眼泪从她那松皺的眼皮里流出来，多少年来一直的等待，使她現在一下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对待快乐跟对待忧苦一样，她都感到沒有气力。

卡奈梅惊奇得連烟斗也丢在地上了。他拾起烟斗，小心地在他的短褂子上擦了又擦。

“孩子，把手給我，”他說。“你在外面耽得太久了；你媽为你可沒有少求神。”

他端相他的儿子，眼睛被泪水迷糊住，用难过的声調又說道：

“可是，你怎么不先通知我們一声呢？托一个邻居先給我們带个信不好么？你看你的老母亲差一点沒激动得死过去。說实話，你真不会安排，我的儿子。”

他提了提他儿子的旅行袋。

“你比一头驢馱的东西还多呢。”

他想从馬忒埃尔身上把东西拿下来，可是压得他弯下腰来，旅行袋差一点摔到地上。馬忒埃尔拉住了皮帶。

“別动它，爸爸，这个袋子很重。”

“重？”卡奈梅不以为然，他有点难为情。“我象你这样年輕的时候，再重的东西我也背得动。今天的年輕人都寵坏

了，沒有氣力了。今天的年輕人真沒有用處，這是我對你說的。”

他在自己口袋里尋找他的煙斗。

“你身上有煙么？在你耽的那個地方，人家說煙草和我們山里的雜草同樣普遍。這些西班牙人真該死。他們把我們的孩子弄走很多年，等到回來以後，一點兒也不尊敬上了年紀的爹娘。你笑什麼？現在還笑呢，真是厚臉皮！”

他生氣了，叫戴麗拉來做証人。

“可是爸爸……”馬忸埃爾忍住了笑，說道。

“用不着說‘可是爸爸’；我問你身上有沒有煙，你可以回答我，對不對？”

“爸爸，你沒有給我時間回答嘛。”

“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因為我一直在說話，嫌我的話從我嘴里說出來就跟水從漏斗里漏出來一樣，對不對？你是不是打算氣氣你的親爹？”

戴麗拉做了個手勢，想叫他別鬧，可是老頭子偏偏生氣，就好象生氣能得到快樂似的。

“我的煙癮已經過去了：你太使我不滿意了，而且是你到家的這一天就這樣。”

不過，當馬忸埃爾遞給他一支雪茄煙的時候，他却接住了，貪婪地舔着它，一面做了個不屑的鬼臉，說道：

“我看看它是不是好煙。我呀，我喜歡凶的煙。”

他向着那間上面覆着干棕櫚葉子、做廚房用的小屋裏走去，他想去找引火的东西。

戴麗拉怯生生地撫摸着她兒子的臉，說道：“你別在意，

他就是这个样子；他年紀大了。不过，他的心是好的。”

卡奈梅又回来了。现在他的脸上露出来得意的样子。

“我的儿子，謝謝你的雪茄烟，这是一支好雪茄烟。喂，戴丽拉，你干么象爬藤似的老粘在孩子身上啊？”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欣賞地观察着雪茄烟，远远地吐了一口口水。

“是的，他媽的。这真是一支好雪茄烟，称得起雪茄烟这个名字。我的儿子，咱们去喝点东西吧，压压这紧张的心情。”

馬忸埃尔觉着这座屋子很符合他记忆中的样子：装着栏杆的小走廊，土地上鋪着石板，古老的墙头，透出剥落的碎石灰。

现在他又恢复了好久以前的眼神，在甘蔗地里辛酸苦楚得昏头昏脑的日子，每天压在身上疲累得没个完的工作，都在他眼神里絕迹了。

他坐下来，现在回到家里，又和亲人团聚，恢复了原来的日子：这块难耕的土地，干涸的池塘，荒廢的田野，在山丘上、干巴巴的植物叶子向上竖着，活象一只受惊的馬竖起来的鬃毛一样。

他撫摸着那只橡木做的旧碗橱，說道：“你好，你好，我又回来了；”他对他母亲微笑，她正在擦杯子；他父亲坐在那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眼睛望着他；他忘記抽他的雪茄烟了。最后，象說格言似的說道：

“生活，就是生活。”

“当然了，这不能錯，”馬忸埃尔想道。“生活，就是生活：

不管你走多少路，总要回来，生活就是一条循环不絕的道路。人家說人死后也会再回到几内亚来的，其实，‘死’不过是‘生活’的另一个名称。果子腐烂在土地里，就是为培养一棵新树。”

当他在监工人的棍棒下，感到自己的骨头都要碎了的时候，一个刚强的声音常常对他說：“要活下去，要活下去，咬紧牙关，憋住叫喊的声音，因为在任何条件下，你都是一条地道的好汉子。万一你倒下去，你将为丰富的收获播下种子。”

“坏海地人，該死的黑人！”监工头吆喝着。鞭子抽打也不大感觉到。在一片模糊的抽打声里，馬忸埃尔仿佛在一个血的策源地上，听到了生活无穷无尽的潜在力量。

“馬忸埃尔？”

他母亲給他倒酒喝。

卡奈梅說：“你的神情恍惚，象一个人在白天看見鬼一样。”

馬忸埃尔一口气喝下了他的酒。

香噴噴的甘蔗酒使他胃口里感到一陣热力，热力繼續又感染到他的血管里。

“謝謝媽媽，这酒真不錯，使人温暖。”

輪到卡奈梅喝酒了，他先在地上滴了几滴，然后才喝。

“你忘掉規矩了，”他責备他說。“你真不尊敬死人；他們也渴的呀。”

馬忸埃尔笑了，說道：

“噢，他們倒用不着担心寒冷。至于我，我出过汗，我的



喉嚨干得簡直吐得出土來。”

“你总是这样傲慢，儂人才这样傲慢哩。”

卡奈梅又开始动气了，但是馬忸埃爾站起来，一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說道：

“似乎你不高兴我回来，是么？”

“我，这是誰說的？”

老头子很激动，說話也不灵巧了。

“不，卡奈梅，”戴麗拉安慰他道，“沒有人說过这話。沒有，亲爱的老爹，你是高兴的，滿意的。瞧，我們的孩子回来了。老天爷降福我們，給我們安慰。噢，謝謝耶穌、圣母瑪利亞，謝謝諸位圣人，我对你們說再三謝謝你們。”

她哭了；她的肩膀微微地动着。

卡奈梅清了清他的喉嚨，說道：

“我去通知邻居去。”

馬忸埃爾用他肌肉发达的长胳膊抱住他的母亲，說道：

“媽，你的罪已經受够了。从今天起，我这一輩子再也不离开家了。这些年来，我簡直象一棵拔下来的树桩子一样，在大海里漂来漂去；我在国外流浪；面对着貧困；我和生活斗争，一直到又走上自己家乡的路上为止，这一回我要永远不离开你了。”

戴麗拉擦干了自己的眼睛，說道：

“昨天晚上，我就坐在你看見我的那个地方；太阳已經落山，黑夜已經来了；树林里有一只鳥叫个不停；我害怕是一个不好的征兆，我在想：是不是我快要死了，再也看不見

馬紐埃爾了呢？我老啦，孩子；渾身痠疼，身體不好，腦子也不靈了。何況日子又真難過——有一天我對卡奈梅說，我對他說：‘卡奈梅，我們怎麼辦呢？我們周圍都受到旱災；一切都衰敗下去：動物，植物，還活着的信徒。’風吹不動雲彩，只有一種象燕子似的拖着翅膀、溜着地皮刮的該死的風，刮起來就只有塵土：你看，野草上那些旋風。從東到西，整個天空沒有一滴雨水：真的是不是老天爺不要我們啦？”

“老天爺跟這毫無關係。”

“不許亂說，我的兒子。你可千萬不要胡說八道。”

上年紀的戴麗拉害怕了，趕快畫十字。

“我這不是亂說話，媽媽。天上有天上的事，地下有地下的事，這是兩樁事，並不是一樁事。天上是天使的區域；他們幸福極了；用不着操心吃，也用不着操心喝。而且，一定還有做粗活的黑天使，洗洗雲彩或者打掃雨水，等暴風雨過後替太陽弄弄乾淨。至於那些白天使整天只用象黃鶯似的唱唱歌，要不然就吹吹小喇叭，就跟我們在教堂里那些畫象上面看見的完全相同。

“但是在地球上，却是一個長期的鬥爭，沒有休止的鬥爭：開墾，種植，拔草，灌溉，一直到收穫；於是早上，在水的灌溉下，你看見你面前的田地肥沃成熟，你就說：我某某，我就是統治泉水的人，你心里會感到驕傲。不過，土地好比一個女人，如果不好好地待她，她就要反抗：我看見你們把小山上的樹木都砍光了。土地禿光光的，沒有一點保護的東西。要知道樹根跟土地的關係很密切，而且是它在聯繫着土地：象檸檬樹，橡樹，桃花心木，它們供給雨水，來滋潤土地，

供給蔭涼來遮蓋中午的熱氣，就是這樣，沒有別的，不然，雨水會把泥土沖走，太陽會把土地曬干：剩下的就只有石頭了。

“我說老實話：並不是老天爺拋棄了黑人，而是黑人拋棄了土地，現在就受到了報應：干旱，貧窮和苦難。”

戴麗拉搖著頭說：“我不要聽你的話，你的話雖然很象是真理，可是這樣的真理很可能就是罪。”

鄰居們來了，都是周圍的居民，有福樂里蒙·福樂里，狄厄外伊·利舍，聖·茹連·路易，羅雷連·羅洛爾，若亞敬·愛麗亞散，雷利松·塞洛莫，都雷連·讓·雅各，西米道爾·安東尼，還有戴斯蒂娜，克萊爾密茨和美麗雅幾位大娘。

這個說：“表哥，你在外邊耽了很久啊。”

那個說：“兄弟，看見你回來，我們真高興。”

第三個叫道：“大哥，”大家都和他握手，他們伸出來的是庄稼漢又粗又大的手。

戴斯蒂娜彎腰向他行禮，說道：

“我不是埋怨你，可憐的戴麗拉為了你可吃過不少苦。”

克萊爾密茨擁抱了他，說：“我們是一家人：戴麗拉是我的孀母。有一天我告訴她一個夢。我看見一個黑男人，一個年紀很大的人。他站在大路上，就是和棕樹路交叉的地方，他對我說：你去把戴麗拉找來。其餘的話，我沒有聽見，公鷄叫了，我就醒了。他可能就是勒巴爸爸①。”

---

① 勒巴爸爸是海地人的路神。

“不然，就是我，”西米道尔說；“我又老又黑，可是女人們还是喜欢我。她們知道跟上年紀的人在一起最靠得住。她們連做梦也夢見我。”

“得啦吧，”克莱尔密茨說道，“你已經一只脚进了坟墓了，还要荒唐哩。”

西米道尔哈哈大笑。

他現在老得不得了，搖搖晃晃跟一棵連根也烂了的樹差不多，可是他还是一天到晚地嚼舌头，跟你扯不完的閑話，一点也不顧惜他的唾沫。

他斜着眼狡猾地望了望馬忒埃尔，露出来几顆殘缺勁搖的牙齒，說道：

“怨我无礼，俗話說得好：乱撒的尿不起泡<sup>①</sup>，如果你不是一个地道的好黑人，讓雷把我劈成两半。”

戴斯蒂娜責备他說：“你在人多的地方，总是說廢話。現在又发起誓来了。你真是沒有教养！”

“对呀，”卡奈梅驕傲地說，“他是一个高个儿的黑人。我認識我們的血統，年紀把我縮小了，可是，我年輕的時候，我还要高他一头呢。”

美丽雅插嘴道：“戴丽拉，亲爱的戴丽拉，我去給你泡一杯茶安安你的心。你今天可够緊張的了。”

不过戴丽拉望着馬忒埃尔，他那堅強而光亮的前額，跟一块黑石头一样，他的嘴固执地閉着，和他含蓄而又象茫然的眼神比起来不大調和。一种亲切的欢喜在她心里跳動，跟

---

① 意思是說：滾动的石头不积苔。——原註

新得了一个孩子那样快活。

“好，”罗雷速·罗洛尔說道，——他是一个矮胖子，講話、行动都是慢吞吞的；他說話的时候，总是握紧拳头仿佛不这样就会乱了次序似的，——“好；有人这样說，在古巴地方，他們說的話跟我們的不同，他們說的是一种外国話。人家还說他們的話說得非常快，你即使張大耳朵也是什么也听不懂，真要以为他們的每一句話都是装在一輛飞奔的四輪車子上了。那种話你会說么？”

馬忸埃尔回答道，“当然會說了。”

“我也会，”西米道尔大声說。他一連喝了两杯甘蔗酒。“我穿过边境好几回：那些多米尼加人跟我們差不多，只是他們的皮肤比海地黑人紅一点罢了。他們的女人都是黑白种混血儿，头发很粗。我从前認識一个这样的女人，說实話，她是一个胖女人。她叫我安托尼奧，她就是这样叫我。至于說跟这里的女人比較起来，却是什么也不缺。她十全十美，脾气也好。我可以起誓，只是戴斯蒂娜又要追着我罵了。亲爱的戴斯蒂娜，人不是光看說話，还要看其他各方面呢，你可以相信我。”

他滑稽的样子憋住自己不咳嗽。

“我不是你的亲爱的。你是一个流浪汉，一个无賴。”

戴斯蒂娜气极了，不过大家都在笑：这个安东尼，真是……

酒瓶輪轉了一圈。馬忸埃尔也喝了酒，可是他观察那些居民們，从他們臉上的縐紋，看出来他們忍受的巨大貧困。他們耽在他身边；光着脚，破衣服补了又补，看得見他

們又干又黃的皮膚。大家腰里都帶着一把刀，不用說，這是習慣，因為這個時候能有什麼工作好做呢！砍一點木料來修理園子的圍牆，砍幾棵槐樹燒炭，叫他們的老婆把木炭用小驢馱到城里去賣。他們就是這樣來苟延殘喘，再加上賣點家禽一類的東西，還有時候把頭瘦骨嶙峋的小牛賤賣到百代橋市場上去。

但是，現在，他們好象把他們的遭遇都忘掉了：酒使人歡樂，他們為了安東尼喋喋不休的閑話而大笑。

“朋友們，這是我親口說的，——難道我有說謊的習慣么？——我說這個小黑姑娘，這個愛羅伊斯小姐的肚子越來越大了。這就是一個人和附近的男孩子們在一塊玩的結果。在我年輕的時候，對女孩子這個問題，倒是一件麻煩事，一件不容易對付的問題。須要做作、裝假、要會說法國話，總之，要使出所有的手段，所有的裝腔作勢，最後你才能跟一個農家女孩子結婚，也就是說跟一只螃蟹似的給人拴住了。於是，須要造房子，買家俱，還不要算置買鍋碗零碎東西。

“我想到美莉妹妹。這個女人，即便遇到一個聖水瓶也能使它冒出火來。皮膚黑得真是沒有說的，感謝天主，眼睛上的睫毛跟絲綢一樣柔軟，跟池邊的蘆葦一樣細長，牙齒生就的特別亮，渾身無處不是圓滾滾的，一身肥肉，真是可愛。你一看見她，一股跟辣椒一樣的刺激力量就會涌到你嘴里。她走起路來扭扭捏捏，真是一種勾引靈魂的舞蹈，看了使你連骨頭縫里都感到發麻。

“有一天下午，我在康惹老哥的玉米園子附近，碰到美莉妹妹從水泉那里回來。那時候，太陽快要落山，已經是黃

昏的时候。路上沒有人。

“談着談着，我拿起美莉妹妹的手：她低下头，只說：‘啊，安东尼，你真大胆，安东尼。’那时候，我們比你們現在有知識，因為我們都受過教育。于是我說着法国人的法国話：‘小姐，自從我在神父的走廊下邊見過你以後，我就瘋狂地愛着你。我已經砍好了長竿子、柱子，並且割好了草打算造房子給你住。我們結婚的那一天，老鼠會跑出洞來，米奈娜妹妹的小羊會在我們門口咩咩叫。為了確定我們真正的愛情，小姐，我要求你不要太怕難為情。’

“但是美莉妹妹抽回她的手，她的眼睛閃閃發光，回答我說：‘不，先生，等到檸檬開花，咖啡成熟的時候，等到集體農莊在號角聲中從河那邊擴充到河這邊的時候，那時，假如你是一個正經的男人，你先去認識認識我的爸爸和媽媽。’

“要吃飯，就得坐在飯桌上，為了得到美莉妹妹，我只好和她結婚。她倒是個好女人，已經死去很久了。但愿她得到永恆的休息。”

他一口氣喝了一大杯甘蔗酒。大家哄然大笑。

戴斯蒂娜低聲說：“下流東西，”她不屑的樣子繃緊嘴唇。

不過羅雷連·羅洛爾安靜的臉上帶着一種耐心的注意，問馬樞埃爾說：

“現在，我還要問你，他們那裏有水麼？”

“很多，viejo<sup>①</sup>。從種植園的這頭到那頭都是水，甘蔗

---

① 西班牙文：我的老朋友。

长得很好，比我們这里不純种的甘蔗收成多。”

现在大家都在听。

“你可以从这里走到城里，除了甘蔗以外别的什么也看不见，到处全是甘蔗，除非偶尔有一棵小棕榈树，仿佛一把被人遗忘的扫帚。”

“那么，你是說他們有水了，”心事重重的罗雷連說。

这时狄厄外伊·利舍問道：

“那些地是誰的呢？还有那些水？”

“是一个美国白人的，他叫威尔逊。还有制糖厂和周圍的一切全是他的产业。”

“居民呢？有跟我們一样的居民沒有？”

“你的意思是說有一块地、几只家禽和两头牲口的居民么？沒有；只有收割甘蔗的工人。他們除了两条胳膊的气力以外，沒有一把土，沒有一滴水；除了他們自己的汗。大家都替威尔逊先生干活，而威尔逊先生呢，却坐在他那座漂亮房子的花园里，在一把太阳伞下边，不然就跟别的白人用一根形状象洗衣服棒子那样的东西，把一个雪白的球打过来打过去。”

西米道尔这一次辛酸地說，“咳，如果工作是一件好事，那些富人老早就搶走了。”

“西米道尔說得对，”圣·茹連·路易贊同地說。

“在安的列斯島那边有成千上万的海地人留在那里。他們跟狗一样活着或者死去。Matar a un Haitiano o a un perro，意思是說杀死一个海地人或是一条狗，没有什么分別，那边乡村的警察就这样說，他們簡直象凶恶的野兽。”



“真是一个耻辱，”雷利松·塞洛莫感叹着說。

馬忸埃尔好一会儿沒有說話。

他想起那一夜的事情，他为了参加地下的集会，在路上所遇見的情形。

那时候，大家在准备罢工。忽然有一个声音喊道：“站住！”馬忸埃尔往旁边一闪，躲进黑暗的地方。虽然在甘蔗地里，有风吹动的声音，他还是听见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人喘气。这时誰也看不见誰，他很紧张，两只手准备好，他在等待。“站住，站住！”那个声音紧张得一再喊叫。一道微光从黑暗里冒出来。馬忸埃尔只一跳，便抓住了那人的手枪，一下子把那个警察的手腕扳住了。他們滾在地上，那个家伙要喊救命，馬忸埃尔用枪柄敲碎了他的牙齿，加劲地打，一直到把枪快伸到他的肺里为止。

他想起这件事，满意地透了口气。

西米道尔說：“是的，就是这样，这真是不公平。穷人在太阳底下干活，富人在蔭凉地方玩耍；我們耕种，他們收获。实际上，我們这些人就跟鍋一样；富人用鍋煮熟食物，只有它才知道在火上的痛苦，但是等到吃的东西煮好以后，他們却对鍋說：你不能上桌，你会弄脏台布。”

“这完全是事实，”狄厄外伊·利舍大声說。

居民們陷入沉重的忧愁里。第二瓶甘蔗酒又空了。他們談到了他們的生活和使他們灰心的思想：干旱，沒有收成的田地，飢餓。

罗雷連·罗洛尔向馬忸埃尔伸出手來說：

“我要走了，兄弟。走过这么长的路，你休息休息吧。我

愿意下一回再来跟你谈谈古巴这个地方。好吧，再見了。”

“再見，compadre①。”

一个接着一个向他告别，走出小屋，一再地说：

“戴丽拉表妹，再見，卡奈梅老哥，再見。”

“再見，邻居們，”两个老人回答着，“你們这样客气都来了，真是謝謝你們。”

馬忸埃爾站在門口，望着他們从小路上走进通往他們家的树林里。

“你大概很餓了，”他母亲对他說，“我去給你預备一点吃的东西。你知道，家里没有什么好吃的。”

在棕树叶子搭的那間小屋里，她蹲在三块熏黑的石头那里，点着了火，耐心地用手掌握着，使火冒出火头。

“他的前額发亮，”她出神地想着。

阳光在天空里已經微弱下去：离晚禱的时间不远了，但是在槐树林那边，依然弥漫着含有尘土的濃烈热气。

### 三

“大概天快亮了，”馬忸埃爾自言自語地說。

蒙朧的曙光带着輕微的冷气从門縫下边透进来。他听见院子里公鷄带有战斗气息的啼声和母鷄扑着翅膀紧急的叫声。

他开了門。天空还籠罩着黑暗，东边剛現出魚肚白的

---

① 西班牙文：老哥。

顏色，但是树林仍旧沒有睡醒，还在一片阴影里休息。

小狗对他可不大客气，带着寻衅的样子露出牙齿，不停地狂吠。

“真是一条讨厌的狗，可恶的狗，”老戴丽拉連打帶罵想把小狗赶开。

她已經在忙着燒咖啡了。

“你起得这么早，孩子，你睡得好么？”

“你早，媽；爸爸，你好。”

“你好，我的儿子，”卡奈梅回答說。

他拿了一块馬尼奧克干<sup>①</sup>泡在咖啡里。

戴丽拉給馬忸埃爾送来一盆清水。他漱了口，洗了臉。

“我沒有睡着，”卡奈梅抱怨着說，“不，我是說沒有睡好。我半夜里就醒了，翻来复去一直到天亮。”

“大概是高兴得使你太兴奋啦，”戴丽拉笑着說。

“高兴什么呀？”老头子不服气地說道。“一定是虱子跳蚤咬得我睡不着。”

馬忸埃爾在喝他的咖啡。山頂上慢慢地发紅，而且越来越紅。野草和萎靡的树林，随着天空的亮光、从黑夜里脱身出来，早晨的亮光、渐渐地也越来越扩展它的区域。

树林里，雉鷄发出粗獷的叫声。

“这里的土地并不坏呀，”馬忸埃爾心里想。“山上是完結了，但平地依然可以出产大量的玉蜀黍、小米和各种粮食。缺少的是灌溉的水。”

---

① 馬尼奧克是拉丁美洲一种淀粉很丰富的植物。

他在想象中看見了水在河里流，就跟人身上的血管散布全身一樣，給土地帶來了生命；芭蕉樹在微風的吹拂下傾斜着，玉蜀黍長着一個個帶胡須的穗子，田園里一方塊一方塊的土地都種着白薯：所有這赭色的土地，都覆蓋着青綠的農作物。

他轉身問他的父親說：

“方順水泉呢？”

“什麼，方順水泉！”

卜奈梅把昨天剩下來煙頭搓碎，放在煙斗里。

“就是水的問題。”

“干得跟我的手掌一樣。”

“還有洛里埃水泉呢？”

“我的孩子，你真固執。也是一滴水也沒有了！現在只有個宗筆湖，不過，這是蚊子的繁殖地：水都臭了，象一條死水蛇卷縮在那裏，一片渾水，流也流不動。”

馬忸埃爾一聲也沒有響；嘴角上露出一條頑強的皺紋。

卜奈梅把他的椅子拖到葫蘆藤那裏，把它靠在樹上，自己坐下來。他面向大路，路上有農婦趕着她們氣喘噓噓的牲口從那裏過去。

“打！哦！”她們尖銳的叫聲在清晨的寂靜里響着。

“媽媽，日子怎麼過下去呢？”

“靠老天爺保佑，”戴麗拉喃喃地回答。

她憂愁地又接着說：

“對於苦命的人是沒有慈悲的。”

“光知道忍受，也沒有用。”

馬忸埃尔不耐煩地搖著頭。

“越忍受越糟；這和灰心失望是一樣的。閒著胳膊不用，手裡拿著念珠，什麼也不幹，等著奇蹟和神仙出現，求雨，求丰收，念誦諸神和洛阿神<sup>①</sup>的禱文。如果要神仙出現呀，讓我告訴你吧，那就是黑人自己不接受窮苦的決心；那就是每天要制服頑強的土地，克服任性的水流要它為人類服務；於是土地叫他：親愛的主人，水也叫他：親愛的主人。沒有什麼神仙，只有居民認真的工作，沒有什麼奇蹟，只有自己的雙手勞動出來的果實。”

戴麗拉帶著一種不安的疼愛望著他說：

“你到外國去過，現在很會說話。你比我們懂得更多的事情：我只是一个可憐的傻黑女人。不過，你對於老天爺太不恭敬了。他是萬物的主宰；他手裡掌握著季節的變化，雨水的多少，生物的生命。也是他讓太陽發光，星星發亮；他對白天吹一口氣馬上就成為了黑夜；他領導水泉、海洋和樹木的一切神靈，老天爺說：洛克神<sup>②</sup>，阿貴神<sup>③</sup>，你們聽見我的話麼？於是，洛克神回答說：‘遵旨’；阿貴神回答說：‘遵命’。

“這些你都忘光了麼？”

“我長久沒有聽見這些話了，媽媽。”

馬忸埃尔微笑了，戴麗拉不高興地嘆了口氣說：

“啊，我的孩子，這是真的呀。”

現在天大亮了。血紅的陽光籠罩在山頂上。強烈的光綫侵蝕著一切，田地裡顯得一片荒蕪。野草裡，牛被牛虻咬

---

①②③ 都是海地人信奉的神靈。

得不耐煩，哧哧地叫个不停。燒炭的人燒出來的烟在槐樹頂上面飄蕩着。

馬丑埃爾去拿他的刀，說道：

“媽媽，我出去轉一圈去。”

“到什麼地方？”

“就在那邊。”

他不确定地隨便指了指那邊的小山。

“我等着你，不要在路上過分閑蕩，我的孩子。”

卡奈梅見他朝着樹林走去，嘴里嚼咕着說：

“他才不過剛到，就已經閑逛起來了。”

馬丑埃爾穿過還在昏睡中的樹林，樹枝一直彎到路上，路兩邊長着都是仙人掌。然而他記得：再拐幾個彎，穿過幾條路之後，就是卡奈梅從前在一片狹小的盆地裡深耕過的一塊棉花地，再過去，從山的裂縫裡，他就可以走到水泉那裡。

他哄起來一群野雉，它們叫着從一叢蘇木林裡飛跑了：“我真想試試捉它一個，不過雉鷄比鶩雀和斑鳩都狡猾得多。”儘管一種頑固的思想控制着他，他還是感到非常輕快。他很想對着樹林唱一支歌：“樹木啊，噢，我的樹木啊，我向你們致敬，”你們回答我說：“我們向你敬禮，”這樣我便走過去。你們是我的家，是我的故鄉。“樹木啊，”我說，“樹林裡的葛藤，我是這塊土地上長大的，我跟這裡的地有密切關係。樹木啊，噢，我的樹木啊，我向你們致敬，”你們回答我說：“我們向你敬禮，”這樣我便走過去。

他又邁開大步，隨隨便便的，象一般平原上的黑人一樣

走得很快，不时地用刀迅速地撩开路边的杂草，等走到树林里一块空地上的时候，他嘴里还在哼着歌。有一个居民在那里堆好了一堆要烧的木炭。这是一个粗壮的黑人，矮矮的个子。他那粗大的手，就跟树根似的搭拉在两条胳膊下面。他的头发披散在前额上，象卷曲而又稀疏的荆棘一样。

馬忒埃尔跟他打了个招呼，可是他沒有理他，只管望着他：在濃密的眉毛下面，两只眼睛不住地閃动，活象一头多疑的动物在它的地窟里向外窺探。

最后他說道：

“你是昨天从古巴回来的那个黑人么？”

“是我。”

“你是卡奈梅的儿子么？”

“就是我。”

那个居民的眼睛象冒着火焰的煤块似的，仔細端詳着馬忒埃尔，后来又慢慢地扭过头去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管自去弄他的炭堆去了。

馬忒埃尔又是奇怪又是生气。如果那个人冒火的眼睛再多看他一秒鐘，他很可能在那个家伙的脑袋上給他一刀，但是他压制住自己，沒有这样做。

他繼續走他的路，憋着自己的憤怒和难过：“El hijo de puta<sup>①</sup>……”可是，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想起了阿娜伊斯忽然改变态度的情形。“这里头一定有些曖昧不明的緣故。”

那块盆地在山角下面，从前，水从山上順着山坡流下

---

① 西班牙文：婊子养的！

来，把这片地冲低了，冲起来的泥土都流到远的地方去了。尖利的石头冲破田地薄弱的表面，乱石堆里只长着一片一片带刺的荆棘。

馬忒埃爾從山坡往上走。太陽的火焰正射在他身上。他往平地上看了一眼，看見它焦黃的顏色，槐樹林灰灰的樹梢，洼地里一長溜的石塊。他轉到小路上，再從裂口的地方走下去，那里就是以前方順水泉流過的地方。

經水沖過的光滑石子在他腳底下發出響聲。他認得出石子上帶着潮濕青苔的紋路：他想起了清冽的水，流水的潺潺聲，一直地流個沒完，風發出濕被單在風里吹的聲音、吓了吓了地響。馬忒埃爾想水源一定很遠，它是從山上來的，在人看不見的地方耐心地流着，秘密地流着，最後，才在山口出現；泥土都濾光了，清新明亮彷彿一個瞎子睜開了眼睛。

現在只剩下一些碎石頭和野草的痕迹了。再遠一點，在開始是盆地的地方，都是一塊塊的岩石，它們是從山上滾下來的，現在跟一群老實的牲畜似的躺在沙灘周圍。

他打算了解一下；現在，他可知道了，洛里埃水泉大概也跟這兒一樣，是一注凝固的污泥罷了，那麼，難道就只好接受慢慢地死去么？接受毫無救藥地受窮挨餓、對田地說：“算了，我放棄了”么？不，決不，山後面，還有許多山，他要是不親手去挖出水的道路，發現水源，一直到他的手摸着水流為止，就情願讓雷霹了他。

“老弟，你在附近有沒看見一匹紅色的牝馬？”

這是羅雷連的聲音。



“該死的牲口把繩子拉斷了。”

他向馬忸埃爾走過來，樣子很笨重。

“怎麼啦，老弟，你想再認認這個地方麼？”

馬忸埃爾回答說：“聽見和看見是兩回事，所以我一早就到這裡來看看。我腦子裡在想，我是這樣想的：也許會有一個小河溝藏在什麼地方，水有時候會遮蓋在砂土下面，它一滴一滴地滴在土裡，前邊沒路好走，它只好流到地底下去。”

他用自己的刀掘出一塊堅硬的土塊，在石頭上把它砸碎。土塊裡只是亂草和干枯的根。

“你看：什麼也沒有了；連山的心臟裡都是干的。用不着再找了，找也沒用。”

馬忸埃爾忽然生氣地說：

“你們為什麼把樹林都砍掉呢？橡樹，桃花心木，山上所有的樹都砍掉了！這些沒有理智的黑人，沒有分寸的黑人。”

羅雷連把他的話琢磨了一會，說道：

“兄弟，這有什麼辦法……砍了大樹是想讓它長新的小樹，何況又是為了蓋房子的木料，我們也修了園子的圍牆，我們自己也說不上來：沒有知識和需要總是在一起來的，不對麼？”

太陽用它冒着火光的爪牙刮着山嶺的表皮；大地干渴得直喘氣，整個的地方干得象一個爐灶似的在冒熱氣。

“天晚了，”羅雷連說。“我的母馬跑到那邊去了；現在正是馬交配的季節，我怕它會給陶里斯孟家的那匹栗色馬

交配上。”

他們一起爬上了山坡。

“明天，你来看斗鷄么？”

“也許，”馬忸埃尔說。

他关心的只有一件事。他心里很着急。罗雷連有一点感觉到，他沒有再說什麼。走到小路分成一条往上、一条往下的地方，馬忸埃尔停下来說道：

“罗雷連老哥，我老实告訴你。請你听我說，仔細地听我說。就个水的问题，对我们來說，是有救或沒救的生死問題。我一夜沒有合眼；因为光顧得思索了，所以也沒有睡覺，也沒有休息。我自己叫着自己，馬忸埃尔，怎么样来摆脫掉穷困吧？我越是考虑这个问题，越是看出来只有一条路，而且很明显，那就是去找水。每一个黑人都有他自己的信仰，不是么？那么，我发誓，我要找到水，我要用繩子牵着它的脖子，把它引导到平原上来。这是我馬忸埃尔·讓·約瑟夫亲口說的。”

罗雷連睜大两只眼睛，問他道：

“你打算怎么办呢？”

“你等着看吧。不过，現在我們彼此保密，这是我們两个人中間的秘密。”

“如果我說出一个字，叫慈悲的圣母把我的眼睛挖掉。”

“好了，假使我需要你帮助的話，我可以依靠你么？”

罗雷連庄严地发誓道：“一言为定。”

他們紧握着手。

“同意了？”馬忸埃尔問。

“同意。”

“当真？”

“当真。”

馬忸埃尔走下土岡的时候，罗雷連又在喊他：

“喂，馬忸埃尔老弟！”

“罗雷連老哥干么？”

“你明天可以賭我那只鷄：沒有比它更驍勇的了。”

馬忸埃尔沿着树林走回去；从前因为开垦地，把树林边上的树都砍掉了，可是現在，一些頑强的象小树一样的仙人掌在那里长得很茂盛，它們渾身是刺，厚实实的肥大叶子，风吹也沒有感觉，象鱷魚皮似的又厚又亮。

他走到家的时候，天空已經变成灰的顏色，象一个热鍋盖扣在树林的頂上。靠着凉棚的小茅屋，仿佛多年以来就沒有人管。卡奈梅在葫蘆藤下边打盹。生活已經打乱了，不再有任何进展：风卷着尘土从田地上吹过来；在荒草地的那边同样是一望无际的荒地。老戴丽拉在那里补她那件已經破过上千次的衣服，脑子里来回想着她每天所想的麻煩事：存的粮食越来越少，只剩了几把小米和剛果豆了，唉，圣母瑪利亚，这可不能怨她啊，她是尽了义务的，而且依照上輩人的傳統智慧，她一切力量都尽到了。在播种玉米的时候，一早起，她就在火紅、炎热的太阳下边，朝东冲着耶穌基督，朝南冲着几内亚的天神；朝西冲着死去的鬼魂，朝北冲着所有的圣人，向四方撒着粮食，禱告着說：“耶穌基督，天神，死人，圣贤！我撒玉米給你們吃，請你們賜給我干活的勇气和滿意的丰收吧。保佑我不生病，保佑我全家人都不生病；保

佑我的丈夫卡奈梅和在国外的孩子。保护园子不受干旱，保护牲口强健，我求您的宠爱，求求您，显灵的圣母，阿们，谢谢。”

她向着马丑埃尔抬起她疲倦的眼睛，说道：

“我的孩子，你回来啦。”

“妈妈，我有件事要问你。不过，我先去洗个脸。”

他从缸里舀了一盆水。在屋子后面，脱光了上身，用劲摩擦皮肤，擦得干净发亮，肌肉柔韧地挺出来好象充满汁液的葛藤。

他洗干净以后又走回来拉了一条长凳子放在凉棚下面。他母亲坐在他旁边。他对她述说在树林里所遇见的事情。

“告诉我，这个黑人什么样子？”卡奈梅醒过来问道。

“是一个皮肤很黑的黑人，粗胳膊大腿，头发长得跟胡椒籽一样。”

“两只眼深深地陷进去么？”

“对。”

“那是季尔维伦，”卡奈梅说道。“啊，坏东西，简直是一条狗，无业游民。”

“昨天，我在路上遇见一个女孩子，我们谈得很亲切，可是当我告诉她我是谁的时候，她就不理我了。”

“这个女孩子什么样子？”老头子又问道。

“细腰身，大眼睛，雪白的牙齿，细腻的皮肤。她告诉我，她的名字叫：阿娜伊斯。”

“那是罗娜娜和去世的包勃兰的女儿。一个只配嫁那

些傻瓜的女孩子，两只眼睛长得跟牛一样。至于她的皮肤，我不稀罕，牙呢，我从来没有跟她笑过，所以也没有看见过。”

卡奈梅很生气，話嗚里嗚嚕地从他那棉花一般的胡子里冲出来。

“我們为什么成了仇人呢？”馬忒埃爾問。

卡奈梅沒有回答，去找他的椅子。

涼棚下边有一块阴凉的地方，那是因为涼棚上面有棕櫚树叶子的緣故。

“提起了这件事可久了，”老头子开始說，“但是誰也沒有忘記。那时候，你在古巴。”

他咬着烟袋管又說道：

“是一件流血的事件。”

“請講下去吧，爸爸，講給我听，”馬忒埃爾恭敬地說道。

“孩子，是这么一回事，当那已故世的讓納·隆讓尼斯死了以后——隆讓尼斯，大家都叫他隆讓尼斯將軍，因为他跟卡可們<sup>①</sup>作过战——土地就分了。

“如果你还記得的話，这个隆讓尼斯將軍，倒真称得起是一位‘唐’<sup>②</sup>，一个气派很大的黑人，一个酋长：这样的人再也看不見了。因为他的緣故，大家提起来都是亲戚。他跟很多女人发生过关系。他跟我一个叔祖母生了杜里斯卡，就是季尔維倫的爸爸，这个坏东西，但愿他现在在地獄里。

---

① 卡可是革命軍。——原注

② 西班牙話，是老爹、大人的意思。

分家的时候，大家吵得很厉害，倒是真的；不过，大家究竟是一家人，不是么？最后总算全都同意了。一个说：“某哥哥，你同意么？”他回答说：“我同意。”于是，各人拿了各人的土地。田地并不是一块布，大家都有得分。可是，那个杜里斯卡呢，却象一头任性的驢子一样，什么话也听不进，有一天，他带领自己家的人和一队人浩浩荡荡地来霸占了。我们呢，我们去看是怎么回事。他们却已经搞起农庄来了，杜里斯卡和他那班人，甘蔗酒可喝得不少。我那个去世的弟弟，索弗尔·讓·約瑟夫，愿老天爷保佑他的灵魂，他可不是个没胆的人，他带头走过去说：“杜里斯卡叔叔，你做得可不对。”但是杜里斯卡回答说：“从我的土地上滚出去，不然我要把你剥成碎块、连狗都不要吃。”我那个去世的弟弟索弗尔说：“好，你侮辱我。”杜里斯卡回答说：“侮辱你又怎么样，”你他妈的这个，他妈的那个。我弟弟说：“你不应该说这种话，”于是在杜里斯卡还没有来得及动手之前，我弟弟就拔出刀来，一刀把他刺死了。

“于是一场战斗开始了。伤了很多。连我也在内……”

卡奈梅撩开他的短褂，用手指着他胸口上白汗毛中间的那道伤疤。

“索弗尔终于死在牢里了，他是我的弟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黑人。”

卡奈梅用拳头擦了擦他的眼泪。

“你说下去吧，”馬扭埃尔说。

“最后由法官主持，终于把地分了。可是，仇恨也分了。在过去，我们本来是一家人。现在可完了。各人记着他的

仇恨，仇气越来越大。我們和他們分得很清。兩方面中間是一溜鮮血，誰也跨不過去。”

戴麗拉喃喃地說：“季爾維倫是一個壞東西，他每次喝酒以後，總是被酒沖昏了頭腦，糊里糊塗。”

“也是一個沒有良心的人，”卜奈梅補充說。

馬忸埃爾低著頭，聽他爸爸說話。一個新的敵人在村子里樹立起來，象一條分界綫一樣把他隔開。這就是過去流血事件的回憶，無法忘記的殺兄弟的仇恨。

卜奈梅說道：“你對這件事的看法怎麼樣？”

馬忸埃爾站起身來。在他面前，他看得見雜在樹木中間那些草屋的房頂，每座草屋里都充滿了報復的怨恨。

“我說這真是不幸。”

“我不懂你的意思，我的孩子。”

然而馬忸埃爾慢慢地朝田野走去，他在太陽底下走着，踩着那些枯萎的庄稼，他微微地彎著腰，仿佛背著一個包袱似的。

#### 四

過了幾天以後，馬忸埃爾在修理涼棚。他用一根新的蘇木樹干換下來一根被虫蛀壞了的橫檔。他砍去了蘇木上的枝子，剝去樹皮，讓它曬乾。但是木頭还是很濕，不停地往外滲出樹脂。

他母親說：“你把涼棚修理得真不錯。”

“都爛了，”馬忸埃爾不在意地回答說。

他母亲耽了一会又說道：

“因为我通知过寶尔美烏斯。”

“寶尔美烏斯？”

“是这里的甸甘①，我的孩子。”

馬忸埃尔把那根橫档装好了。

“你听见我的话么，孩子？”

“是呀，我听得见。”

他在那根新嫩的苏木上釘着釘子。

戴丽拉說：“如果一切順利，就定在后天。”

“好，如果一切順利的話，”馬忸埃尔接着說。

“卜奈梅已經去找新鮮的树叶来遮盖涼棚。請甸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馬忸埃尔从凳子上跳下来。他做好了。

“是勒巴神替你打开了回家的道路。克莱尔密茨曾經做过梦，阿蒂彭·勒巴，就是路神。我們應該感謝他。我已經邀請了本家的人和邻居們。明天你到鎮上去买五加侖甘蔗酒，两瓶咭姆酒。”

“我一定去，”馬忸埃尔回答說。

第三天晚上，大家都在新盖好的涼棚下面聚齐了。柱子上挂着灯籠，发出一股呛鼻子的气味，随风搖蕩，在黑暗里仿佛一条发烟的火舌。

大路上傳來說話的声音，原来是寶尔美烏斯来了。卜奈梅已經在柵栏那里等候了。甸甘向前走着；他是一个深

---

① 即教长的意思。



紅色皮膚、高個的黑人，他的每一個動作，看起來都很嚴肅。一隊隨從的女教士穿着雪白的衣服，頭上扎着白布，在後邊跟着，她們手里舉着點着的松枝。她們後面是司儀官拉·普拉斯，再後面是拿旗的、打鼓的、打鑼的。

卞奈梅走過去行了個禮，獻上一罐清水。匄甘嚴肅地接過去，兩隻手慢慢地朝着東南西北舉了舉。嘴里唧唧噥噥也不知道說的是什麼。然後，把水倒在地上，划了一個圈，站直了身，唱起來，後面跟隨的人附和着：

勒巴神呀，為我等開路吧，  
阿蒂彭·勒巴，為我等開路吧，  
我們走過去，好好地感謝您。  
勒巴神呀，三條路的神靈，三條河的神靈，  
為我們開路吧，讓我們平安到家。  
我們平安到家，好好地酬謝您。

卞奈梅在匄甘面前做出很謙恭的樣子，說道：“請進，請進。”

賽爾美烏斯領頭走進來，後面跟着一大隊人。燈籠照在女教士的白衣服上，旗幟上鑲着黃色的金屬片閃閃發光。其他的人都黑壓壓地擠着走進來。

几內亞的老神勒巴已經到了。他附在涼棚下面弗洛里蒙的身上，使他做出自己威嚴可敬的形象，露出他年高望重的神態：駝着腰，弓着背，氣喘噓噓地扶在一根彎樹枝上。

在匄甘面前，站開了一隊亂拜的人群。打旗的在附神

的教长头上撑开一个布篷。寶尔美烏斯在他前边画了一个神妙的圓圈，当中放了一根点着的蜡烛。

他向勒巴神說：“你的孩子們在向你致敬；他們感謝你的恩典和保佑，今天特向你献祭。”

他指着挂在中間那根柱子上的一個筐子。

“这是为你准备的食粮，可以一路上享用。什么都齐全：有夹着烤肉的玉米，有糖浆、橄欖油、咸肉、蛋糕、还有解渴的飲料。”

神灵哑着喉嚨說：“謝謝，謝謝你們准备的吃的和喝的。天气干旱，我看出来这里的年成不好。不过，就会改变的，就会改变的。好年成和坏年成是交叉着来的。我，勒巴，我是这条路上的路神。我要保佑我的孩子們走兴旺的道路。他們即将从貧苦的道路上走出来。”

圍着他的人都齐声念誦：

“神呀，保佑我們吧，神呀，我們懇求您，慈悲慈悲吧。我們太受罪了，沒有您，就沒人保佑我們了。发发慈悲吧，发发慈悲吧。”

神灵附体的人，象一个老人似的点了点头。他的手在拐杖上哆嗦着，嘴里嗚里嗚嚕說些听不清的神話。

寶尔美烏斯作了一个手势：断断续续的鼓声又响起来，而且越来越响，在黑夜里听了更响，异口同声的歌声也有节奏地响起来。人們跳起祈求的舞来，他們曲着腿，伸着胳膊，嘴里唱着：

勒巴，显显灵吧，

阿勒巴·塞，显显灵吧！

他們的長輩跳着楊瓦路舞祈求惠达神，在他們痛苦的日子，他們忠誠地記着达合美古老的神灵、在黑暗的日子里所显示的神力。

显显灵吧，卡塔路罗，  
神威的勒巴，显显灵吧。

女教士圍着当中的那根柱子轉圈，她們雪白的長衫在穿着藍色衣服的人們当中象波浪似的鑽進鑽出，戴丽拉也在跳她的，臉色很严肃。有节拍的鼓声把馬忒埃尔的血液也鼓舞起来，他也跳起来，并且跟着别人一齐唱：

念頌阿包包①，阿蒂彭·勒巴，  
阿包包，卡塔路罗，神威的勒巴。

寶尔美烏斯揮动着献祭用的一只空葫蘆做的“阿松”，上面綴着用蛇皮編的穿着玻璃球的綫子。鼓声慢慢地停下来。在地上那个圓圈当中，拉·普拉斯在一条白毯子上面放了一只深紅色的公鷄，意思是表现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一个动物身上，一个具有羽毛和鮮血的“圣的荆棘②”。

寶尔美烏斯抓住那只公鷄，举起来在人們头上，象扇面似的划了个大圓圈。

美丽雅和克萊尔密茨都吓得晃了晃身体，臉色发青。她

們現在扭动着肩膀在跳舞，她們的身心好象都有了神的力量。

### Santa Maria Gratia<sup>①</sup>

人們念頌着感恩的禱文，這是神靈接受祭祀的表示。

賢爾美烏斯猛一下子把鷄頭拔下來，把鷄身子向着四方舉了舉。

“阿包包。”

女教士齊聲念頌。

旬甘又朝着四方舉了一次鷄身子，然後在地上滴了三滴血。

“流血，流血，流血。”

大家一齊念頌。

在進行這一系列的禮節時，戴麗拉一直跪在卡奈梅的身邊，合着掌，一直舉到臉上。她回頭尋找馬忸埃爾，但是馬忸埃爾早已跑到草屋裏跟羅雷連和雷利松·塞洛莫去喝甘蔗酒去了。

羅雷連說道：“伺候几內亞的老頭子，事真多啊。”

雷利松接着說：“我們的命都掌握在他們手裏。”

---

① “阿包包”是海地人敬神的時候念頌的話。

② 舊約出埃及記第三章第二節：“耶和華的使者從荊棘裏火焰中向摩西顯現。摩西觀看，不料，荊棘被火燒着，卻沒有燒毀。”這裏是說那隻鷄有神聖的魔力。

③ 拉丁文：聖瑪利亞，滿披聖籠。

馬忸埃爾喝干了他杯子里的酒。咚咚的鼓聲仍在伴着歌唱的聲音。他說道：

“走啊，我們去看看怎麼樣了。”

公雞的血一滴一滴地仍在滴，已經在地上划了一個圈兒。

訶甘，女教士，戴麗拉和卞奈梅都用手指頭蘸着血，在額頭上畫着十字。

老人家帶着埋怨的聲調說道：“我到處都找過你了。”

他簡直沒有聽見她說什麼，女教士象瘋了似的圍着那只公雞又是唱又是跳，輪流着拔掉它身上的毛，一直到拔光為止。

安東尼從訶甘手里接過那只公雞來，現在他不再是那個渾身都是怪相、惹人發笑的西米道爾了，他又莊嚴，又神氣，代表着年高望重的勒巴神，負責來煮那只公雞，既不用放蒜，也不用放豬油，因為它已經不是平常的公雞，而是神聖的神雞，有了神雞的稱號，當然是神聖非凡了。

有一個人推了他一下，他就說道：“老兄，你小心。”

但是他馬上就嚇得不敢再響了。

因為，那個抽搐着臉、瘋狂跳舞的人也不再是杜貝瓦爾·讓·路易了，而是凶惡的神奧古恩，他是鐵匠和屠戶的主保神靈。他的喉嚨象打雷似的喊叫起來：

“我來了，我來了，我是黑人奧立沙·巴基塔·王基塔。”

贊爾美烏斯走近了他，手里揮動着“阿松”。那個被神附着的人渾身哆嗦着大聲號叫：

“我来了，我来了，我是黑人巴塔拉，黑人阿沙德·包柯。”

“阿松”在匍甘手里摇得威风凛凛地响起来，寶尔美烏斯說道：

“奥古恩神呀，不要过分；我爽直告訴你，今天不是祭你的。不过，总有一天会輪到你。今天，你不要打扰我們了。”

那个被神附着身体的人，滿嘴吐着白沫，左右摆动着身子，推搡着他周圍的人。

寶尔美烏斯有点沉不住气了，他沒有别的办法，只得繼續說：“不要过分。”可是奥古恩坚持不肯走，他要求也得分一份，拉·普拉斯递給他一把刀，他亲了亲，女教士在他头上扎了一条紅手巾，胳膊上也扎了一些紅布条子，寶尔美烏斯在地上又画了一个符咒，好讓神走进来，有人替他搬了一把椅子，他坐下来，拿了一瓶咾姆酒，一大口一大口地喝着，有人递給他一支雪茄烟，他吸起来，說道：

“哈，馬忸埃尔回来了，他在哪里呢，这个馬忸埃尔？”

“我在这里，”馬忸埃尔說道。

“要叫我神爷。”

“神爷。”

“你真有点傲慢，是不是？”

“不是。”

“要說：‘不是，神爷。’”

“不是，神爷。”

那个被神附体的人只一跳，便跳起身来，粗暴地推搡着女教士們，自己一面跳一面唱：

包拉达·基瑪拉达，噢，基瑪拉达，  
你們挖河，要小心，  
我說呀，你們挖河，要小心，  
血管开了，血往外流，  
噢，血管开了，血往外流，  
包拉达·基瑪拉达，噢，基瑪拉达。

他前伏后仰、搖搖擺擺、在惊呆了的人群里独自跳着納高舞，后来一陣一陣越跳越慢，气喘嘘嘘，渾身哆嗦，气力越来越小，原来是神爷走了，在战士奧古恩的形象下，渐渐又显出杜貝瓦尔那个呆笨的脸来。他搖搖晃晃地又走了几步，头抽搐几下，一下子倒在那里：神走了。狄厄外伊·利舍帮着馬忒埃尔把他抬进屋里去。他一点感觉也没有，重得要命，活象一根树身子。

戴丽拉叫道：“卡奈梅，卡奈梅，我的丈夫。我不喜欢奧古恩神爷唱的那些話。我的心不平静，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賓尔美烏斯又繼續給勒巴去上祭了。卡奈梅、戴丽拉和馬忒埃尔都圍在祭台周圍合着掌，向四方点头行礼。匍甘在柱子周圍插上鷄毛，重新又画了个圓圈，往当中又放了一支点着的蜡烛。

旗帜又展开了，咚咚的鼓声也响起来，它催着人再唱起来，女人的声音尖，在大合唱里总是女人的声音领先。

.....  
勒巴·西,勒巴,勒巴,

阿包包

神威的勒巴

卡塔路罗七位勒巴

神威的勒巴

啊,勒巴,显显灵吧

哎哎呀。

馬忸埃尔忘我地参加了跳舞,但是他心里总是感到一种很特殊的忧郁。他看到他母亲,他仿佛看见她眼睛里有泪水在闪闪发光。

祭神的礼仪已经结束;路神又回到几内亚去了,他走的是只有神灵才熟悉的神秘道路。

然而,跳舞依旧继续着。人们都忘怀了他们的痛苦,跳舞和酒使他们着了迷,他们的理智沉溺在非洲虚无缥缈的神话世界里了。

天亮了,鼓还在敲,大地好象一颗热情的心那样,一点也没有睡意。

## 五

生活又开始了,但并没有改变:它还是和以前一样,同样地过着,对任何事情都是那么漠然。天还不亮,农民就都起来了。黑暗的天空里刚露出蒙眬的亮光。过了一会,山



樹的輪廓出現了，边上点綴着一道淡白的光。只要太阳光一接触到树林，那么，它就足够透过槐树林，照亮那交叉的小路了。这时候，馬忸埃尔离开了家。他去砍树，在树林里的空地上，架起柴堆，讓木头慢慢地燒着。然后，他到山上去。等到他回来的时候，总是全身是汗，滿手都是泥土。戴丽拉問他到哪儿去了。他总是拐弯抹角不說实話，固执地綑着嘴，嘴角上露出一道皺紋。

每逢星期六，戴丽拉把木炭裝在两头驢背上，赶到城里去卖，到天黑才能回来，带回来一点廉价的食品和一点錢。她坐在小屋里，經過一天的劳累，乏得簡直受不了。卡奈梅向她要烟，他总是嫌买的烟不够勁。

有时候老婆子述說她不幸的遭遇。市場的糾察，站在城門口上，专门欺負乡下来的女人，毫无怜悯地向她們进行敲詐。

“他来問我要稅錢。我对他說我已經付过了。他就发起脾气来罵街。我对他說：‘你看，你看看我的白头发，你不害羞么？你这样对待我，你难道就沒有母亲么？’他听了我的話，就大嚷起来：‘閉了你的鳥嘴，’——你看他說的是什麼話——‘不然，我把你关到牢里去，說你反抗政府，扰乱治安。’我沒有办法，只得給他錢。真是的，对于我們这些穷人，人家根本就不看在眼里。”

馬忸埃尔紧握着拳头，象要把拳头握碎似的。

“强盜，不值錢的坏东西，”卡奈梅罵着。

过了一会，他又說：

“去睡吧，我的老伴。你的眼睛都睜不开了。今天你走

的路太多了。”

戴丽拉打开席子，铺在地上。不管馬忒埃尔怎样抗議，她一定要他去睡在另一間房里的桃花心木床上。

……有时候，安东尼白天来。

他蹲在卡奈梅身边。

“咳，西米道尔，西米道尔，怎么穷到这种地步？”老头說。

西米道尔摇摇头。

“从来也沒有见过。”

他忧愁地望着晒焦了的田地，哑着嗓子說道：

“別叫我西米道尔了。叫我安东尼吧，这是我的名字。你知道，当你叫我西米道尔的时候，就使我想起很久以前的情形。回想往事是个苦事，簡直苦得跟黃連一样。”

……每天下午，馬忒埃尔就在走廊上用棕条編草帽。拿到附近鎮上去，可以卖到三十个生丁一頂。为了謝神，把他从古巴带回来的一点錢也花光了，单单蜜尔美烏斯就从他那里要走四十块錢。

罗雷連常常晚上来。他坐在板凳上；他那弯曲的、慣会使用鋤头的粗手摆在膝盖上，低声問道：

“水的事情怎么样了？”

馬忒埃尔回答說：“还没有，还没有，不过，我已經有了綫索。”

他灵巧的双手作着比划，可是他的思想早已到阿娜伊斯身边去了。有好几次，他在村里看見她。可是每一次，她总是掉头就走；她扭着身子，迈着大步，赶快离他远远的。

罗雷達又問他：

“給我談談古巴吧。”

“这个地方比海地大五倍，不对，大十倍，还不对，可能大三十倍。不过，你知道，我是靠地生活的。”

他摸摸地，撫摸着地上的土，接着說：

“我就是这个东西，土，我血里边就有土的成分。你看我的臉色：真可以說我的臉跟泥土一样，你也是一样。这个地方是黑人的份头。每次有人想搶走我們土地的时候，我們总是用刀子来和不公平作斗争。

“是呀，只是古巴更富，生活比較容易。至于这里，生活却很艰苦，而且不管多受罪也沒有用，大家連肚子都填不飽，没办法反抗当局的恶势力。法官，乡下警察，地保，用粮食来做投机生意的奸商，他們象寄生虫似的剝削着我們。我因为到城里去沒有穿鞋，就坐了一个月監獄，和一群小偷、杀人犯在一起。我問你，老兄，我到哪儿去弄錢呢？說起来，我們到底算什么？我們这些人，黑土包子，就該受欺侮、受虐待么？”

“我們是什么，这倒真是一个問題、我自己来回答你：我們啊，我們就代表这个地方，假使沒有我們，这个地方就什么也沒有，什么也沒有。誰来耕种？誰来灌溉？誰来收割？咖啡，棉花，大米，甘蔗，可可，玉米，香蕉，一切吃的东西，一切水果，要不是我們的話，是誰使这些东西生长出来的？尽管这样辛勤劳动，我們还是很貧困，这是事实，我們很受罪，也是事实，我們非常不幸，这都是事实。可是，你知道这是因为什么么，老兄？是因为我們沒有知識的緣故：我們連我

們是一種力量都不知道，連這一點都不知道；這就是所有的居民，所有山區里和平原上的黑人，團結起來就是一種力量。等到有一天，我們懂得這個真理的時候，從我們國家的這一頭到那一頭，我們都站起來了，把統治泉水的人，集體農業的勞動者都集合起來，破除窮困，建立起新的生活。”

“你說的話有道理，全對，”羅雷連說。

他很費勁地去理解馬忸埃爾的話。他前額上因努力思索的緣故起了一道皺紋。在他頭腦的深處，一向根深蒂固地習慣於遲鈍和忍耐，服從和忍受的思想一向在那里定而不可移地形成着，一切都聽天由命，百依百順，現在開始有了一道光明。它忽然照出一個希望，雖然還很模糊而且遙遠，然而和友誼一樣，堅強、確切而真實。

他從嘴里吐出一口唾沫。

“你說的這些話就跟太陽底下的清水一樣，清楚明白。”

他站起來，攥着拳頭，仿佛要牢牢地記住馬忸埃爾所說的話。

“你已經要走啦？”

“是的，我是去看牲口之前順便從這裡過一下。我要好好地想想你說的話；分量很重；實在有道理。好吧，再會吧，領袖。”

“你為什麼叫我領袖？”馬忸埃爾奇怪地問。

羅雷連低下了頭，想了想，說道：

“我自己也不知道。”

他邁着鎮靜而堅定的步子走了。馬忸埃爾眼睛望着他，一直望到他消逝在樹林里。

天上和地下跟火燒的一樣耀眼。遠遠的聽見一隻斑鳩在咕咕地叫着，可不知道叫聲是從哪裏來的。在周圍一片寂靜里，它的叫聲好像受到窒悶。這時候，文風不動，田地陽光炎熱的照耀下，躺在那裏沒有動靜，泥土干渴，庄稼萎靡焦黃。在遠處一片土岡上，有一堆長得很不整齊的槐樹，棕樹葉垂頭喪氣地搭拉着，仿佛被打斷的鳥翅膀。

在每一家的小屋子前面，在僥幸沒有旱死的一棵樹的樹蔭下，居民們呆呆地對着他們的不幸。常常為了一點不值得爭吵的理由也會爭吵起來，多嘴的女人就更容易吵嘴，動不動就是一場口角。孩子們為了避免挨打，謹慎地躲到一邊，可是也沒有用處。常常會聽見一個憤怒的聲音吆喝着：

“喂，菲洛琴納，菲洛琴納先生，你聽不見我喊你么？”

那個孩子走近來，吓得直打哆嗦，啪，啪，頭上已經挨了好几下。

情況越來越不好，到處都感到飢餓的逼迫，城裏的粗藍布又漲價了，衣服不管怎樣一補再補，怨我不客氣，屁股後頭總是裂開一個一個的大口子，象在雲彩縫裏露出來半遮着臉的月亮一樣，實在說不上好看。

星期天，在斗雞的地方，甘蔗酒，檸檬酒，茴香酒，很快便喝暈了人的頭腦，特別是那些賭輸了的人，於是動不動就拿起棍子打起架來；上天保佑，总算不至于動刀，所以過幾天，就又和好了，可是，很難斷定在他們心裏，不留下一點頑固的仇恨。……

卡奈梅說：“馬悞埃爾，你去看看那頭白斑點的小母牛

去好么？看看它怎么样。”

馬忒埃尔放下自己的活儿，把挂在釘子上的一条繩子拿下来，拉了拉看繩子結实不結实。

“把它拴在一个橛子上，繩子放长一些，讓它舒服点。”

“为什么你不等它长大、生一头小牛，再送到市場上去卖呢？”戴丽拉說。

“我們現在吃什么呢？如果等到它生小牛，我們吃自己的牙齿也要吃到牙根子了，”老头子說。

放牲口的那一块草地，三面是园子做圍牆，靠西面的一头是树林。乳牛只能挤出一点质量很差的牛奶。平常，这些牲口沒有人管，它們自己找食吃，非到給它們烙印子、或者急于需要几块钱花、要把它們送到百代桥市場上去卖的时候，才有人来牵它們。

一种又矮又干的草长在那里，一小堆一小堆活象痣上长的汗毛，除了几棵稀疏的苏木有一点蔭涼以外，整个的地都晒在太阳底下。馬忒埃尔心里想：“只要澆水，这里就会长起几内亚最好的粮食来。”

他看見了那头小母牛：它身上紅白相間的皮毛，在草地上一看就看出来。他用繩子做了个活結想一下子把它捉住，他擋住它的去路，这样便逼着它退到沿着圣·茹連那块地的一片仙人掌那里。

它懂得他的动作，于是放开步子逃跑，馬忒埃尔迈大步在后边追赶，一边跑一边用繩索套住了它。它用勁拉，他往后墜，一松一紧地抽着繩子，同时用命令的声調鎮压住它：

“吁，頑皮蛋，吁，小強盜，吁，漂亮的小牛，吁。”

他把繩子的一头拴在一棵树桩上。小牛掙扎了半天，用头向四面乱撞，到了最后，它终于認輸了。馬忸埃尔等了一会，然后牵着它到一棵苏木树那里去，把它拴在树蔭凉里。他拍拍它的嘴說：“你要換主人啦。你要离开这片草地了。生活就是这么回事，有什么办法。”

小母牛睜着潮湿的大眼睛，望着他哞哞叫。馬忸埃尔用手撫摸着它的脊骨和两肋。“真是，你一点也不肥，一碰你就覺得出骨头来；你卖不起价錢，可以断定，一定卖不起大价錢来。”

現在，太阳轉到西面去了，在散发出水蒸气的云彩下面，天空里露了一种在肥皂水里的藍顏色。但是，那边，在树林上头，一道光輝灿烂的高墙在血紅的晚霞里，射下来象硫磺似的黃色箭头。

馬忸埃尔回到大路上，走进村庄里。一座一座的小屋排列在毫不整齐的小路上。除了树林、园子、篱笆以外，还有点別的东西隔离着它們。那就是悶在他們心里的憤怒，只要一点引火的火星就能使它爆炸，穷苦使得每一个人的脾气更暴躁，左右邻居見面总是閉着嘴不說話，好象誰也看不見誰，可是拳头却已准备好，随时可以打架。

可以說，杜里斯卡和索弗尔多年来的仇恨，並沒有埋葬掉。正象指甲搔一块沒有长好創口的伤疤一样，双方面的子孙使得这个仇恨越来越深。

女人們更加会生气：她們更不会約束自己。因为总是她們最先知道火上沒有东西好煮了，小孩子饿得啼哭，他們身体衰弱，四肢瘦小，疙疙瘩瘩的象干树枝子，只有肚子显

着很大。她們的头脑有时不清楚，乱罵人，遇机会把女人不許罵的話都罵出来。不过，女人罵，并沒有有什么严重的后果，都随着风刮跑了。而严重的，却是男人在不声不响里所記的仇恨。

馬忸埃尔在走向村里的路上，心里一直想着这一切。有的人，他向他們打招呼說：“再見吧，老兄；”別人回答他說：“再見，馬忸埃尔。”馬忸埃尔又問道：“有勇气么？”那个人回答說：“我們跟生活作斗争。”不过，有些人在他走过的时候却轉过头去，不然就瞪他两眼。

然而，这些人他都認識。那不是皮埃里斯，西米里安；茂列翁，伊斯瑪埃尔，台蒙菲斯，約薩法么？他是跟他們一起在这些树林里长大的，小时候跟他們一起玩，一块儿在草地上撒网捉高雀，一起偷过別人的玉蜀黍。后来，在他們农业合作組織里面一块儿干过活，唱过歌。啊，他們从前把米尔維勒兄弟的园子做得多漂亮、多干净啊！記得那一天，他們还喝了不少甘蔗酒呢，对，这些他都記得清清楚楚，一点也沒有忘記。

他很想走过去，跟他們說：“嚟，表哥們，你們不認識我了么？我是馬忸埃尔，馬忸埃尔·讓·約瑟夫，不是別人啊。”

可是他們的臉黑得象一堵墻，沒有一点表情。

不行，在这件事上沒有有什么理可講，講也講不出所以然来。死去的人，就讓他們在坟地上的素馨花下永远休息吧。这些流过血的、頑固的鬼魂，不應該和活人的世界还有任何关系。



何况，万一他发现水泉，也需要大家一齐动手。把水引到平原上来，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须要组织一个大规模的合作机构，把全体农民都组织起来，水就会把他们团结起来，水道的凉爽气息会把仇恨的恶劣气味统统冲光。友爱的集体生活会随着新的庄稼、满地丰收的水果和粮食、富裕而又纯朴的人口，重新发展起来。

那时候，他会走到他们那里，跟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已经和好，大家都谅解了。

乡村警察局的局长希拉里翁，正在跟他的副官在门口斗纸牌。

他从他的牌上斜过脸来对马忸埃尔说：

“你好；我正想找你呢；你不要走，我有话要跟你说。”

他又对他的副官说：

“方块十；你打你的爱司吧。”

“我没有爱司。”

“我要你那张爱司，”希拉里翁恐吓的声音喊着说。

副官打出来一张爱司。

“骗子手，赖皮狗，”希拉里翁胜利地说道。

他把牌收起来，握在手里，转过身来对马忸埃尔说：

“你是这样跟农民说话的么？”

马忸埃尔等着他说下去。

“好象你说话毫无分寸。”

他眼睛里闪耀出恶狠的光芒。

“告诉你，当局可不喜欢听这些话，这是要造反的话。”

他又把手里的牌排好，说道：

“你将来可不要說我沒有警告过你。”

馬忸埃爾微笑着說：

“還有別的話么？”

希拉里翁連頭也不抬，專心看着自己的牌，說道：“沒有了。梅花十，梅花九，把你的愛司打出來。”

那個副官失望地哭喪着臉說：“我沒有愛司了。”

“馬上給我把愛司打出來。”

副官又把一張梅花愛司放下來。

希拉里翁勝利地說：“哈哈，老滑頭，你以為你可以和希拉里翁見個高下啊。這一次教訓教訓你，老壞蛋。”

馬忸埃爾已經走遠了，還聽見他哈哈大笑。馬忸埃爾並不擔心。好幾次，他曾經跟羅雷連，聖·茹連，利舍，還有別的人都談過。當然，這並不是他們作了報告，而是他們討論過，重復過他說的話，於是這些話象蒼蠅碰到蜘蛛網似的都鑽進希拉里翁那兩隻長毛的耳朵里了。其實，至少這也是傳播的一種方法。

村里的小孩子們看見他那高大的身材，都有點着迷似的跟着他看。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個渡過海、到外國去過的人；仿佛他身上充滿了神秘和奧妙。

馬忸埃爾一手抓住了一個小孩，他長得漆黑，兩隻小圓眼，亮得跟兩粒玻璃球差不多。馬忸埃爾撫摸着他那剃得光光的頭皮，說道：

“你叫啥？”

“我叫老大。”

忽然，一個女人的聲音憤怒地吆喝起來：

“老大，回家来。”

小孩子飞也似的跑走了，跑得非常快，两只后跟拍打着自己的屁股。

馬丑埃爾心里很不舒服，快快地走去；兩旁的草屋也不去注意了。路兩邊長的薊棘秧，开着金黃色的小朵。夕陽歪斜着射來一道亮光，但是樹林里已經暗下來，山上也一点一点地成了褐色。原來在太陽底下照得很突出的東西，現在隨着黃昏的到來，慢慢地都快分不清了。

可是，他遠遠地看見她走過來。她穿着一件深色的服，雪白的頭巾，他馬上就認出來是她，何況，她長得很高，只有她才有這樣細長的兩條腿，走起路來才扭得這樣好看，又因為他一直盼着她，所以更容易認出她來。

他慢慢地迎着她走過去。

“阿娜伊斯，你好。”

他們倆中間只有幾步遠。

“離我遠一點。”

她胸口一起一伏，緊張得喘氣。

“請你告訴我，我怎麼得罪你了？為什麼我們成了仇人呢？”

她避開臉不願意看他。

“我用不着向你解釋。我很忙，讓我過去吧。”

“阿娜伊斯，請你先告訴我，我絕不勉強你。我對於你怀着很好的友誼，真的，你相信我吧。”

她嘆了口氣，說道：

“唉，你真頑固，好象你沒有耳朵一樣。我跟你說，請你

讓我過去吧。

她有意地逗他发脾气，想叫他生氣。

看得出

“我抄到處都找遍了，可是你總是躲着我，就象我是

個妖怪。”我想跟你談一談，因為我知道你能幫助我。”

“幫助你，怎麼幫助呢？”她奇怪地說道。

她第一次正眼看他，馬忸埃爾看出來她眼睛里並沒有怒，而只是難以忍受的憂郁。

“你要好好地聽，我就告訴你。”

她有氣無力地說道：“別人會看見我們的。”

“誰也不會到這個地方來……阿娜伊斯，你難道不覺着我們兩家人中間的仇恨太難受了麼？”

“生活已經够人難受的了，馬忸埃爾，你看，這樣的一輩子還不够苦麼？”

她馬上又接着說：

“讓我走吧，看在老天爺的份上，讓我走吧。”

“你看，我的名字你还記着呢。”

她放低了聲音說：

“求求你，別再糾纏了。”

他拉住她的手，她想縮回去，可是縮不回去。

“看得出來，你一定很能干。”

“是的，”她很自負地說道，“你看我這兩隻粗手。”

“我有很多話想跟你談談。”

“來不及了，你看，天已經黑了。”

的確，路已經看不見了。樹林也黑下來，快和空間的黑暗分不清了。天空里還剩下一點朦朧的亮光，看起來很遠。

西面的天边，有一块紅黑相間的云彩，也快消逝在黃昏里了。

“阿娜伊斯，你是不是怕我？”

“我說不上來，”她急促地說。

“明天，等太陽落山，天傍黑的時候，我在那邊棕樹林里等你，你來么？”

“不，不。”

她說話的聲音很低，有點害怕。

“阿娜①，”他叫道。

他感到她的手在顫抖。

“阿娜，你會來的，是么？”

“啊，你真麻煩，我的守護天使快要拋棄我了，你干么這樣糾纏我呢，馬忸埃爾？”

他看見她眼里流出淚來，雪白光亮的牙齒也从嘴里露出來。

他松開了手，說道：

“天真的黑了，阿娜，你平安地回去吧，好好地休息。”

她已經走得看不見了，她那兩隻腳，走起路來一點聲音也沒有。

“阿娜，我明天等你。”

## 六

棕樹下邊，仿佛比較涼爽；徐徐的微風從樹葉縫里呼呼

---

① 阿娜：是阿娜伊斯的愛稱。

地吹过来，太阳闪着银子一般光亮，从棕树叶上一道一道的射下来，犹如一头散开的头发。

大路上，农妇赶着已经疲劳了一天的小驴。她们吆喝着催小驴快走，马忸埃尔听得见她们单调的吆喝声。一片槐树的树幕忽然遮住了她们，可是再走远一点，又看见她们了。这一天是赶集的日子，她们从集上回来，天黑以前还要走一大段路，赶回家去。相离得这么远，马忸埃尔看不出来是谁，但是他知道这都是他自己村里——红岡村——的大嫂们，不然就是再远一点弯山区里枯潭村的，或者是美景、瑪奥铁、布崗·考拉伊高原上的妇女。

长长的大溜人，在扬起来的尘土里走着，不时有一头小驴从正路上跑出来，后边就有一位大嫂，嘴里不停地骂着、拿着鞭子再把它赶回去。

离开她们有一段路，一个女的骑着一匹红马过来了。马忸埃尔顿时紧张起来，心怦怦地跳着，浑身觉着发热。只见她勒住马，好几次回过头来往后看，接着便走进一条斜路里。“她一定顺着山沟，从后面再弯过来。”他侧着耳朵听，听见马蹄子走在石子路上的声音。再后来，马走到沙土路上，脚步就更快了。山沟和路边上，高高低低长着一些乱草和小树。“她一定从那一片榆树丛里穿过来；我从这里走出去，她就看见我了。”他现在听见斜坡上马跑过时蹄子和碎石头相撞的声音。她从小路上露出头来。马伸长了脖子，呼呼地喘着气。她穿了一件印花布的连衫裙，戴了一顶大草帽，勒着帽带，嘴里喊着“吁！吁！”用脚后跟踢着马肚子。

马忸埃尔从他藏身的地方走出来，她看见了他。她勒

住馬，一擰身便從馬上跳下來。

那匹紅馬嘴里吐着白沫，兩肋一起一伏的喘氣，看得出來，尽管路上有石頭，而且又是上坡路，阿娜伊斯還是叫它跑得很快。她拉着繮繩，把它拴在一棵樹杈子上。

她邁着均勻輕快的步子向他走過來，領口里露出她高高的脖子，向前邁動的两腿更襯出她青春的開朗氣魄。

她朝他點了點頭，說道：

“你好，馬忸埃爾。”

“你好，阿娜。”

她的手指尖接觸了一下他伸出來的手。她的草帽下邊，有一條藍綢帶束着前額，耳朵上帶着亮晶晶的銀耳環。

“你真的來啦。”

“我來啦，可是我不應該來。”

她低下頭，臉望着旁邊，說道：

“我自己斗爭了一夜，整個晚上，我都說‘不來’，可是早起鷄一叫，我就穿好了衣服，找一個借口到鎮上去，我就來了。”

“今天在集上你賣了不少錢吧？”

“啊，老天，真是少得可憐。只賣了幾斗玉米，別的什麼也沒有賣掉。”

兩個人沉默了一會兒，她又說道：

“馬忸埃爾？”

“你想說什麼，阿娜？”

“馬忸埃爾，你要知道我是一個規矩的女孩子。沒有一個男孩碰過我。我今天來因為我知道你不會欺負我。”

她好象做梦似的，自己問自己：

“我为什么会相信你呢？为什么会听你的話呢？”

“信任，是一个神秘的东西。这是买不到的，而且也没有价錢；你不能說：‘出你多少錢，卖給我吧。’这是一种仿佛人們說的‘心心相印’的东西，它很自然而且真实，只須看一眼，或者听他說一句話，就能知道他是誠懇的、或者是想騙人。从我遇見你的头一天起，你知道么，阿娜，从那一天起，我就看出来你这个人絲毫沒有虛假，在你身上，一切都是光明的，象泉水一样純洁，象你的眼珠一样明亮。”

“你不要恭維我，恭維也沒有用处，也不需要。我自己呢，自从我們在路上遇見以后，我心里老是在想：‘这个人可跟別人不一样，他的态度太誠懇了，又多么会說話，耶穌、瑪利亞、約瑟夫，和我这个可怜的傻瓜比起来，真是强得太远了。”

“你也不要恭維我，恭維也沒有用处，而且也不需要。”

他們两个都笑了。阿娜伊斯笑得真好听，嘴里露出两排雪白明亮的牙齿。

馬丑埃尔說道：“你笑得跟一只小斑鳩一样。”

“你如果繼續夸奖我，我还要跟小斑鳩一样飞跑了呢。”

她的黑臉上閃耀着美丽的微笑。

“你坐下来好不好？这里脏不了你的衣服。”

她在他身边靠着一棵棕櫚树坐下来，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他們面前展开一片原野，远远的只有天边。从他們坐的地方，可以看到参差不齐的槐树林，杂在树林中的小茅



屋，受着干旱的田野和三三两两在草地上蠕动的牲口。在这个凄惨的景象上空，飞翔着一群烏鴉。它們一圈一圈地飞着，一下子落到仙人掌丛上，一下子又不知道是什么惊吓了它們，呱呱地叫着冲破了周圍的寂靜。

“你有很多話要跟我說是什么呀？我，阿娜伊斯，我很想明白一下，象你这样的人，还用得着我來幫忙么？”

馬忸埃爾耽了一会儿，沒有作声。他兩眼緊張地望前看，摸不清他想的是什麼。最后，他說道：

“你看見这片田野上的顏色么？很象从窑洞口冒出来的稻草火舌。一切都燒光了，收成沒有希望。你們怎么生活呢？就这样，如果还能生活下去的話，那真是奇迹。不过，死亡，也还是一个慢性的死亡。对于这些，你們做过什么呢？只办过一件事，就是向神灵呼吁，向神灵献祭，求神灵下雨。可是，这都是愚蠢的傻事，一点用处也沒有，白白的浪費，毫不起作用。”

“那么，什么才会起作用呢，馬忸埃爾？难道你不怕得罪几内亚的老輩人么？”

“不是的，我对于上輩傳下来的习惯很重視，但是一只公鷄或是一只羊羔的血，决不会改变气候，决不能把云彩吹过来，把云彩灌滿水。就說那一天晚上祭神的事吧，我也跳过也唱过，这因为我是黑人，不对么？作为一个黑人，我感到喜悅。鼓声一响，我心里就活动起来，渾身感到痒痒，两条腿跟上了电流似的，我需要在人群里跳舞。但是，除此以外，别的什么也沒有。”

“你这些想法，是不是在古巴学来的？”

“經驗是瞎子的引路拐杖，我学会了起作用的东西，既然你問我，我可以告訴你，那就是反抗，同时我也認識到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我們呢，我們是掌握在命运手里。”

“那是因为你們仅仅做了受揉搓的面，而沒有当上做面包的人。”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面对着貧苦，沒有补救的办法，这叫做命中注定，沒有任何办法。”

“不对，只要人还有两只胳膊，只要对艰苦还有斗争的意志就行。阿娜，假使田野上重新长着碧綠的庄稼，草原上重新长起几内亚高壮的草，象河里漲水的时候那样汹涌澎湃，你以为怎么样？”

“我向这样的安慰表示感謝。”

“假使玉米重新长得非常好，你觉着怎么样？”

“我向这样的幸福表示感謝。”

“你有沒有看見一簇一簇的谷子，还有那些偷吃粮食的烏雀？你看见那些谷穗么？”

她閉上眼睛，說道：

“是的，我看见。”

“你看见芭蕉树因为果实太重压得弯下来了么？”

“是的。”

“你看见那些长熟的粮食和水果么？”

“不錯，不錯。”

“你看见这些财富了？”

她睜开了眼睛。

“我剛才是夢想。現在我看見的只是窮苦。”

“然而這完全可以辦到，如果……怎麼樣，阿娜？”

“如果下雨，可是不要只下一點兒毛毛雨：要大雨，經常下大雨。”

“不然，實行灌溉也可以，不是麼？”

“可是，方順水泉已經干了，洛里埃水泉也一樣。”

“阿娜，假使我能發現水，假使我能把水引到平原上來，你覺着怎麼樣？”

她抬起頭來，一種羨慕的目光望着他，說道：

“你辦得到麼，馬忸埃爾？”

她用一種非常注意的神情，仔細打量他臉上每一道綫條，就好象她第一次認識他，就好象他漸漸出現在她面前一樣。

她激動得連說話的聲音都啞了，說道：

“對，你會找到水。你是個發現水的黑人，你將來一定是泉水的主宰，你將在露水里和庄稼里走來走去。我感覺到你的力量和你的真實。”

“不僅僅只我一個人，阿娜。所有的居民都有他的份兒，大家都要享受到水的恩澤。”

她無力地放下她的胳膊來，說：

“唉，馬忸埃爾，唉，大哥，他們整天磨尖牙齒威脅着別人；你恨我，我恨你，家庭不和睦，昨天是朋友，今天是仇人，他們拿死人當旗幟，死人身上還有血，而且血還沒有干！”

“我知道，阿娜，但是你聽我仔細告訴你：把水引到紅岡來，是一個艱巨的工程，需要人人的幫忙，如果沒有和好，那

就不可能办到。

“我告诉你：在古巴，最初的时候，大家也是没有反抗，没有自卫的力量；这一个自以为是白种人，那一个却是黑人，我们之间也有误会：我们跟散沙一样，老板们就踩在这样的沙土上。但是，当我们一认识到我们都同样是人，当我们联合起来 *huelga* 的时候……”

“*huelga*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们说的罢工。”

“罢工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马忒埃尔摊开他的手给她看，说道：

“你看，这个手指头，多么瘦，这一个也很衰弱，这一个也不结实，还有这一个，真够可怜的，只有最后这一个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他握紧拳头又接着说：

“现在，够结实、够粗、够壮了吧？可以说是的，不对么？那么，罢工就是这样：一千个声音联合起来说‘不’，落在资本家的枱面上，就有一块岩石的重量。不，我对你说：不，就是不。如果你不付给我们公平合理的代价，符合我们所出的劳力的代价，我们就不干活，不收割，就连一棵小草也不割。老板呢，老板有什么办法？叫警察。只有这一手。因为老板和警察，就好象皮肤和衬衫一样。把这些强盗给我抓起来。我们可不是强盗啊，我们是工人，是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叫法，无产阶级。在暴风雨下边，我们坚持我们的行列；有的人倒下去，但是其余的人都坚持奋斗，不怕饥饿，不怕警察局和牢狱。这时候，甘蔗正等待收割，都烂在地下

了。中央糖厂里停工沒有事做，老板干守着准备发财的空头計劃沒有办法，到了最后，他还是不得不和解，他說道：‘怎么样，难道我們不能談判么？’当然，可以談判。这就是我們的胜利。这个胜利是怎么来的呢？这是因为我們團結成一条陣綫，就跟山連着山一样，几时人的意志能象山那样崇高和坚固，那么，不管是地球上或是地獄里，都沒有力量能够动摇它，摧毁它。”

他望着远处，望着眼前的原野，望着前面象一道光亮的絕壁的天空，又說道：

“你看，世界上最偉大的事业就是人类都是弟兄，放在秤上称一下，他們受到的穷困和不公平是同样的重量。”

她謙虛地問道：

“那么我呢，我該做什么呢？”

“等到我从地下发现水以后，我就会通知你，你再去通知所有的妇女們。妇女們比較容易刺激，我并不否認，但是也比较敏感，容易受感动，你知道，有时候，感情和理智有同样的力量。你說：‘某某姐姐，你听见消息么？’她回答：‘什么消息呀？’‘好象听人說，卡奈梅那个儿子，名叫馬榭埃尔的那个黑人，发现了一股泉水。不过，他說要把它引到平原上来很費事，需要組織一个群众性的集体組織，但是因为大家有仇，这事就办不成功，泉水仍旧在那里，誰也得不到好处。’然后，你想法談到干旱，穷困，小孩們怎样衰弱不堪，生病等等，要是有水灌溉的話，这一切的一切都会改变，如果有人肯听你的話，你还可以提到杜里斯卡和索弗尔的事，已經陈年古代的事了，活人的利益应当比死人的报仇重要

得多。你用這些話到婦女群里去游說一下，只是要小心謹慎，說話時要多用：‘真可惜，是的；然而，如果……’儘管這樣，也許還可以……’你懂了吧，我的黑姑娘？’

“我懂了，我听你的話，我的朋友。”

“如果能說服了女人，她們就馬上可以說服她們的男人。連那些最頑固的人，要是整天整夜聽見她們的女人絮絮叨叨：‘水，水，水，……’也會煩的。她們會象鈴子一樣不停地在他們耳朵里响着：‘水，水，水，……’一直到他們的眼睛看見水流進園子里，庄稼全都長出來了，他們說：‘好了，好了，女人，好吧，我們同意了。’的時候為止。”

“我這一方面呢，我負責男人這一方面，我會見機行事，我敢肯定他們一定接受，這完全靠得住。我已經看到當雙方的人到了見面的那一天，一方面的人說道：

‘弟兄們，我們是一家人，對么？’

‘是呀，我們本來是弟兄嘛。’另一方面的人回答說。

‘沒有仇氣了？’

‘沒有仇氣了。’

‘完全和好了？’

‘完全和好了。’

‘來組織互助組，好么？’

‘好，來組織互助組。’”

她帶着興奮的笑容說道：

“啊，你的巧招兒真多。我自己可沒有那麼聰明，不過，我也是有辦法的，你等着看吧。”

“你？你聰明極了，我們馬上實驗：你回答這個問題，這

是要猜一猜的。”

他伸出手来指着原野說：

“你看见我的家么？Bueno<sup>①</sup>。现在你跟着我向左看，从这座山上划一条直线，一直到树林的边缘为止。Bueno，这块地方可不错吧，嗯？可以在那里造一座房子，周围装着栏杆，有两扇门和两个窗户，也许还有一个小石阶，对不对？我看见门、窗户、栏杆都油漆成蓝的。蓝颜色看起来干净。屋子前面，再种几棵桂花树，桂花树虽然没有什么用处，既不能给人乘凉，又不长果实，但是作为使人喜欢的装饰品来说，也还是可以要的。”

他用胳膊抱住她的肩膀，她激动起来。

“谁将来是这座房子的女主人？”

“放开我，放开我。”她好象说不出话了似的，说道，“我热。”

“谁将来是这院子的女主人？”

“放开我，放开我，我很冷。”

她挣扎开他的拥抱，站了起来。她低着头，眼睛不看他。

“我该走了。”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不能走。”

她开始走下山坡，他跟在她后面。她解开了马的缰绳。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她对着马 牲 埃 尔 回过头来。

---

① 西班牙文：好。

她臉上露出一道美丽的光輝，这不是夕阳的光亮，而是非常喜悅的化身。

“噢，馬忒埃尔。”

他一下子抱住了她热情温暖的身体。

“阿娜，你答应啦？”

“亲爱的，答应啦。不过讓我走吧，求求你。”

他听从了她的請求，她从他怀抱里溜出来。

“那么，再見了，我的主人，”她行了个礼，說道。

“再見了，阿娜。”

她輕巧的一縱身，跳到馬背上，又一次对他笑了笑，然后用脚后跟磕了磕馬肚子，就徑直地朝着山沟里跑去了。

## 七

走到紅岡村附近，天已經全黑了，但是那匹小紅馬走这条路可走过不少趟数了，所以它很熟悉。它那均匀的步子，一晃一晃地搖着正在想心事的阿娜伊斯：她剛感到离別的难过，心里还没有平靜下来，她茫然地望着臉前边参差不齐的树木，望着天空，假使她不是忽然感到害怕的話，也許到現在还在馬忒埃尔的怀抱里呢。

“她的灵魂有罪了，啊，老天爷呀老天爷，这是什么魔术呀？我赶快画十字，保佑我吧，慈悲的圣母，有些会妖术的坏人，一轉眼就会把一个人变成牲口，变成植物或是石头，这完全是真的。我已經变啦，我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一种使人痛苦的甜蜜，一种給你冰一样感覺的热情。我軟弱了，



我要走开；噢，水的主人呀，你身上虽沒有坏的魔术，但是，你認識所有的水泉，甚至于連我含羞的秘密你也知道。你喚醒了它，它不受我控制，我无法抗拒，再見吧，我完了。你拿起我的手，我跟着你走，你抱起我来，我会說：随你的便吧，你要我怎样我便怎样，这是命里注定的。”

那匹馬忽然打了一个趔趄。一定是一个人或是別的东西跳到路上。

“是誰？”她驚訝地叫起来。

有一个嗚里嗚嚕、冷笑的声音說道：

“晚上好，表妹。”

“你是誰？你到底是誰？”

“你不認識我么？”

“这里这么黑，我怎么認得出你呢？”

“我是季尔維倫。”

他走到她身边，一条黑黑的影子，在黑暗里簡直看不大出来，他只覺得这个人在她身边，使她感到害怕。

“你怎么在鎮上耽到这么晚？”

“因为玉米卖不掉，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匹馬今天这么不听话，真要把我气死了。”

“你到天黑以后才回来不害怕么？”

“不害怕，这条路上沒有坏人。”

“大路上的强盜，倒不怎么危險。”

他又惡意地笑着說：

“特別危險的是那些惡鬼，妖魔，鬼怪，各式各样的都有。”

“我恳求上天保佑我，圣·雅各，圣·米舍尔，帮助我吧，”她吓得喃喃地念着。

“你害怕么？”

“我的血都凝住了。”

季尔维伦好一会没有说话，在这片沉默里，阿娜伊斯感到一阵无法忍受的焦急。

“有人說，这里附近就有一个鬼。”

“在哪里？”

“你想知道么？”

“赶快告诉我。”

他说话好象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那样，說道：

“在棕树岡子上。”

她馬上明白了。季尔维伦，这个坏蛋，这个魔鬼，一定看見他們了。

她裝出毫不在乎的样子說道：

“可能不是真的。”

“无论怎样，你不需要从那里过，不是么？你用不着走那条路。”

“用不着。”

“你說謊。”

他用力拉住那匹馬的繮繩，拉的勁太大了，那匹馬一下子豎起来，前边两只蹄子向前乱刨。

他叫起来；然而他的声音却停留在喉头里，怒不可遏的声音都哑了。她聞到一股酒的臭味。

“你說謊，不要臉。我亲眼看見你們。”

“放开繩子吧，你醉了；我要赶紧回家啦。”

“醉了？你当我沒有看見他的脏爪子放在你身上，而你却一点也沒有阻止他么？”

“即便是真的。你有什么权利来干涉我的事呢？你有什么权力来管我呢？”

“他媽的，我偏要管。我們是一家人：难道罗丽娜不是我去世的母亲米拉尼茨的亲妹妹么？”

“你酒味真大，你使我恶心。”她討厌地說。

“你別这样看不起人，你的行为簡直是一个妓女，而且，跟的还是什么人啊？跟的是一个无賴，象一个沒主的狗一样在外国流浪的卡奈梅的儿子，索弗尔的侄子：也就是說仇人当中最大的仇人。”

他用一种非常恶毒的口气說話，只是声音很低，仿佛会被黑夜听见似的。

他們迎着搖摆不定的灯光走着。狗叫起来。院子里，有人影在露天燒飯的灶头周圍移动着。

“喂，阿娜伊斯？”

她沒有回答。

“我在跟你說話，阿娜伊斯。”

“你罵我还没有罵完么？”

“我剛才是在气头上呀。”

“那么，你向我陪不是么？”

他慢慢地、仿佛每一个字都用鉗子拉出来的那样，說道：

“我說：对不起。”

可是他还是拉着那匹馬的繮繩。

“阿娜伊斯，你有沒有忘掉有一天我跟你談的話？”

“這件事永遠也辦不到。”

“是不是堅決拒絕？”

“非常堅決。”

“我需要不需要打發我的杜里斯美叔叔，替我找你媽去提親呢？”

“不用，沒有用處。”

他說話很慢，仿佛憋着一肚子氣似的用力地說：

“你要後悔的，阿娜伊斯。我發誓：如果我不報仇，叫雷公把我霹成灰，叫聖母挖掉我的眼睛。”

在黑暗里，她猜得出他的臉在抽搐。

“你吓不着我。”

然而，她心里确实不平安。

“我是一个說話算數的人；你記住我的話吧，那個黑人，敢在路上碰到季爾維倫·日爾維里斯，他就倒霉了。”

“你打算做什麼？”

“我再說一次，他就倒霉了。有一天你會懂得這句話的厲害，那時候，你咬你的拳頭咬到骨頭，也沒有用。”

“打，”他突然吆喝着馬，用手掌瘋狂地打在馬屁股上。

那匹紅馬飛跑起來，阿娜伊斯簡直勒不住它。

等她到家的時候，羅娜娜在等着她。這是一個又高又大的黑女人：她站在門口，把門框都植滿了。

“為什麼這樣遲才回來？”

阿娜伊斯下了馬，她弟弟季爾走過來替她卸馬鞍子。

罗丽娜生气地说：“我是跟这个女孩子说话呀，难道她听不见我的话么？”

季尔说：“你好，姐姐，妈妈问你为什么回来得这样晚。”

她好象一点气力都没有了，哭丧着说：“啊，你们知道我有多累呀！”

## 八

“你有心事，难道我看不见，是的，我看得出来，我问你为什么，你不回答我，这样不好，我的孩子，这不好。可见，你是不信任我，对么？你从小就是这个样儿：有人一想接近你，你却象一堵墙似的闭着嘴不声不响。不过，有时候，噢，天呐，过去这些日子说起来就跟昨天一样，你晚上总是到我跟前，说道：‘妈妈，说个故事给我听吧，’我呢，仿佛装着很忙，于是你就说：‘我求求你，妈妈；’我们就坐在这儿，天慢慢地黑下来，我就开始东拉西扯，到末了你的头在我膝盖上睡着了，就是这样，我的儿子。这是你的老母亲对你说的。”

戴丽拉拿一块山药放在马丑埃尔碟子里，还有一点小米饭，这就是今天全部的食物了。

卡奈梅说：“你光说废话。”

“也许，也许我说的都是废话，不过，过去的事和现在分别并不大；要是老太婆多嘴，马丑埃尔，你可不要生气；对我说来，你知道，你在我心里永远是个小孩子，你在外国的时候，我一直盼望着你，我心里总觉着有一块东西，就跟在我肚子里还怀着你一样，原来是我心里感到沉重，啊，马丑埃

尔,我是多么难过啊,现在你回来了,我还是不放心,不,几夜以来,我老做恶梦。”

馬忸埃尔一声不响地吃着东西。他母亲坐在一只凳子上望着他,两眼充满忧虑。

“我很好,媽媽,我没有病,不是么?你不用发愁。”

卡奈梅插嘴道:“你当然没有病,从来也没有见过一个黑人这么壮。戴丽拉,你还是让他安静些吧。要是我,需要說几句话,我一定問他:是誰教給他使用鋤头和鐮刀,是誰教給他割草和种地,甚至于是誰教給他結网捉飞鳥。这些話說起来可没有个完。”

他在一根燒着的柴火上点着他的烟斗。

“你吃饱了么?”戴丽拉問他。

“饱了,我吃得满到这里了。”

他没有說实話:飢餓使他的胃口还空得发慌,可是老媽媽还没有吃过一口,鍋里却剩下沒多少了。

跟平常一样,卡奈梅拉着他的椅子靠在葫蘆藤上,臉望着大路。太阳光照着他的腿,但是他的头却是在蔭凉里。

戴丽拉胆怯地碰了碰馬忸埃尔的胳膊。

“你不要在意,我的孩子,我这些牢騷話,你可不要在意。这些話都毫无道理,实际上,我对你并没有不滿意的地方,只是我的头感到空虛、暈眩、头懵,簡直跟一盘永不会安静下来的磨那样。你到山里去的时候——到底去找什么呢?这是一个秘密。——我总望到你在槐树林后面看不见为止,我的心一下子总是紧张起来:假使他不回来,假使他永远走掉,怎么办呢?我清楚地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我

禱告天使，禱告神靈，仿佛危險就在頭上。夜里我一醒來，就開開你的房門，我看見你躺着：他在睡，他呼吸，他沒有走，感謝顯聖的聖母。

“我的孩子，你要知道，你跟我的老伴，不管他多么討厭，那個可憐的卡奈梅，你們是我世界上唯一的骨肉呀。”

馬忸埃爾撫摸着她的手。他深受感動。

“媽媽，你別老是替我擔心，明白吧！不久，我就會告訴你一個了不起的好消息，你聽見么，親愛的母親？你認為我有心事，那是因為我天天在等待這件事，我心急得不得了啊。”

“什麼消息，什麼事情，你說的是什麼呀？”

“對你說還太早。不過，你將來聽見一定快樂，你等着好了。”

戴麗拉望着他，莫名其妙，一種親切的微笑代替了她臉上剩下的憂慮。

“你挑上誰家的姑娘了麼？哎，馬忸埃爾，你也到了成家立業的時候了，找一個規矩、老實、會幹活的黑姑娘，可不要村里的這一幫女孩子。我多少次跟我自己說：我活不了多久了，難道我臨死也看不見我的孫子麼？你告訴我她的名字，因為我已猜着了，不是麼？等一等：是不是瑪麗愛勒？那麼，是克萊爾密茨大娘的女兒，賽麗娜，也是一個好姑娘。”

“媽媽，兩個都不是，我所說的消息不是這樣的事。我說的是……”

“是……？”

“可能，很可能，两件事搅在一起就跟蔓藤和树枝一样。不过，别再问我了，妈妈；尽管我什么也不愿意隐瞒你，可是照目前的情况看，我还不能说出来。”

“好啊，你现在对你亲妈也有了秘密了。”

她失望，有一点不高兴。

“这个姑娘什么样子？至少不是一个卤莽的女人吧？”

“这个姑娘全村里谁也比不了。”

“她是什么颜色？纯黑的么，还是……有点红呢？”

“纯黑的。可是你还会问我她是不是大眼睛，一个什么样的鼻子，还会问：她的身材高还是矮，是个胖子还是瘦子，是不是梳着长辫子，还是短头发，最后你总算得到一个概括的形象，就象她站在你跟前一样。”

他笑了起来：

“啊，妈妈，你真有办法。”

“好，好，”戴丽拉装出生气的样子，说道，“我说：闭上我的嘴，我什么也不要知道，我不管这些闲事。你走吧，先生，我要去洗碗了。”

但是看得出来，这件事使她不放心，但也使她高兴。马忒埃尔用胳膊抱住她，母子俩都笑了；戴丽拉的笑声出奇的年轻，因为平常难得听见她笑，生活里并没有多少足以使她欢笑的地方；没有，她从来没有时间笑：因此，她的笑声非常新鲜，就象一个老窝里鸟叫的声音那样。

卜奈梅说：“看你们两个，我还以为是两个情人呢！”

他举起两只胳膊，表示这是破天荒的事。

“刚才愁眉苦脸，现在又眉开眼笑。你们在做什么把戏



呀？女人們真跟天气一样善变。但是这只是一句諺語，不是真的，因为我倒希望經過这样的干旱以后，頂好来一場大雨。”

他抽了几口烟，又說道：

“一个这样倒霉的季节，我从来没有見過。”

象石板一样顏色的天空，蒙上了一层阳光。母鷄也覺着太热了，光找蔭涼的地方。小狗的头趴在爪子上在睡覺。它瘦得肋骨一根一根地看得很清楚，如果說人沒有东西吃，你先看看他們的狗去吧。

卡奈梅閉上了眼睛，他的烟斗已經灭了，还拿在手里，他的头往旁边歪着；他現在一天到晚、随时都可以睡着，而且做的总是同样的梦：一望无际的玉米地，叶子上亮晶晶地閃着露水，粮食的粒子太飽滿，把外面的皮都撐破了，露出来一排排的籽儿跟吡着牙笑一样。

戴丽拉在洗着盘子。她嘴里唱着歌，一支跟她的生活相仿佛的歌，也就是說忧郁的歌；她不会唱别的。她的声音不高，而且也沒有詞，嘴也閉着，仅是在喉嚨里象嗚咽似的哼哼，然而，自从她和馬忸埃尔談話以后，她的心安定下来很多，不过，她不会唱别的，她只会这忧郁的怨訴，有什么法呢，她只有这样唱了，唱的声音跟悶着的一个哭声差不多，哼哼过来，哼哼过去，完全是一幅痛苦的形象，你告訴我，这痛苦有完的时候沒有？如果馬忸埃尔能看見她想的是什么，他一定替她解釋明白；因为他看事情乐观，明朗；他說生活就是叫人、叫一切的黑人、滿足和快活的；他說得也許有道理；一天过去，一天会来，总有一天会带来真理，不过，在

真理未到之前，生活就是一个刑罰，生活就是这样。

很长的一大陣子，一切都好象睡着了那样，只有她哼哼唱的声音打破了这时的寂寞。

然而，西米道尔尖锐的叫声把卞奈梅惊醒了。

“喂，卞奈梅，卞奈梅，新聞来了。”

老头子打了个呵欠，揉着眼睛，把他烟斗里的烟灰磕出来，說道：

“你又胡說八道来了。假使你的腿能和你的舌头一样快，一轉眼你就可以从这里到太子港了。”

“不是，我要告訴你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圣·茹連和劳克塔瑪都走了。”

“走就走唄，总有一天会回来的。馬不会逃得掉繩子。”

“他們真的走了。圣·茹連的太太爱尔祖丽一再地說他們要在大森林那边穿过国界，到多米尼加●去找工作去了。可怜的女人又是叫又是哭。不久，連她的眼睛也会哭干的。圣·茹連給她留下六个孩子。你看有什么办法，这样的干旱，真叫人泄气。居然有人还不愿意死，他們宁愿离开祖先的土地，到外国去謀生。还有西尔維娜大娘的女儿莎丽泰也走了。”

“你还是不要告訴我。”

“这可沒法，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还有别的也会跟着去的。她是到城里去了。你猜得到将来会有怎样的結局么？犯罪，得上坏病。俗話說得好：好死不如恶活。我看如

---

● 多米尼加在海地之东，同一个島上。

果这样繼續下去的話，我們大家都得死。我并不要求別的，我老了，活也活够了。假使不能再斜背着鼓，高唱着歌，領導着集体农业互助組去干活，干完活还有甘蔗酒喝，那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呢？我生来就是为敲鼓的，手指头硬得跟鼓棍一样，脑袋里除了有歌别的什么也沒有。我現在問你，为什么我还活着呢？我的任务早已完了。”

西米道尔这一天喝过酒了，現在在发酒瘋，說牢騷話。

戴丽拉叹着气說：“耶穌、圣母瑪利亚，如果年輕的都走了，我們这堆老骨头誰来埋啊？到世界末日公审判那一天，誰来把我們放在撒旦和天父之間受审判啊？”

卡奈梅发了脾气，恶狠狠地说：“戴丽拉，別罗嗦。一个屁事都呼天号地，老天爷听也听膩了。”

他轉过身来，对安东尼說：

“要想法阻止他們走。我們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块土地上。这块土地还是好的，不过只缺一点水罢了。對他們說，稍微忍耐一下，就会下雨的。不，我亲自跟他們說去。”

他們才不会听卡奈梅这一套呢。他們受罪都受够了，再也受不下去了。最冷靜的人头脑也糊涂了，最坚强的人也支持不住了。至于軟弱的人，那就更沒法耽下去，照他們的說法：走到哪里算哪里好了。他們垂头丧气，一句話也不說，在自己門口，躺在一条席子上，思索着他們的苦日子，一点主意也沒有。还有的，把最后几个子儿拿到警长老婆弗朗蒂娜开的店里去买酒，不然能賒也行，不过去賒东西的人，早晚总有一天会更吃亏。喝一点酒，好象增加一点力量，一个短时期的幻想，一时可以忘掉一切。但是醒过来以

后，他們会感到头昏脑脹，嘴干舌燥，光想往外吐，那时候他們却連一点清清爽爽的食物都沒有。

，紅岡村一块一块的崩潰了，这一块一块的东西原来都是它的好子女啊，都是身强力壯的黑人，地里干活的好手，这样七零八落四散奔逃，难道不可惜么？

卡奈梅叫了起来：“馬忸埃爾，馬忸埃爾到哪儿去啦？”

戴麗拉回答說：“他出去了。”

“老是出去，老是在外边，老是在山里乱跑。你这个孩子啊，戴麗拉，真是一个野人。”

“我的孩子也是你的孩子。”

“你不要跟我辯嘴，他这种个性，就是你傳給他的。”

“对，因为你是一个毫无缺点的上等好人。”

“我并没有說我是个上等好人。”

西米道尔說：“有的人屁股輕，不能在一个地方耽一会儿，这不能怨他們。”

但是戴麗拉火了。她发火的时候，（虽然她并不常发火，）她站直了她那細瘦的身子，显得很高；她的嗓門不高，但是沉着有力，她的話可厉害得跟刀一样：

“对，我一向只会乱跑，我没有一輩子替你从早干到晚。我一輩子光会笑，光会跳舞。受罪沒有把我的臉都受皺，你看看我的皺紋；受罪沒有把我的皮都剝掉，你看看我的手；受罪沒有叫我費尽心血，要是我的心能扒出来給你看就好了。”

“只有你才是个毫无缺点的黑人，一个誰也比不了的，天下无双的黑人。感謝上天，我这个无德无才的女人居然

会嫁了一个象你这样了不起的男人。”

“好了，好了，不要再說了，女人，我的耳朵也够受了。  
安东尼，我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戴丽拉看着他們出去了，她搖了搖頭，笑了，因为她的  
气消了。

她喃喃地說：“啊，卡奈梅，可怜的人。”

她的念头立刻又轉到馬忸埃尔身上：“他到底在山里边  
寻找什么呢，也許是找一个宝贝吧？”她忽然又想到：“法国  
的白种人曾經在这里住过，这儿或那儿还看得見他們的靛  
青厂遗留下来的痕迹。不是有人說布崗·考拉伊地方一个  
居民偶然在他的园子里刨出来一瓮銀元么？这个人叫什么  
名字来着？啊，啊，我忘了，不过，沒有关系，事情总是真的，  
卡奈梅看見过一块这样的錢，有这么大，而且很重；讓城里  
一个意大利人出了个好价錢全买走了，那个居民，他叫什么  
名字呢？西里阿克，对，西里阿克买进了米尔巴莱旁边的田  
地，成了一个大財主啦。

“不过，据說要发现宝藏，就得跟魔鬼有来往。馬忸埃  
尔可办不到；在这一点上，我相信他一定办不到。”

……馬忸埃尔这时在尚勃兰山上，这是在一片平原上  
屹立起来的一座小山，从周圍的山岭来看，它好象一座孤  
島。从那里，可以看到四周圍整个的地方：东面，那座升起  
炊烟的斜坡，便是美景高原，那些矮矮的小屋，就是布崗·  
考拉伊地方，再远一点，因为远了，只看見一片迷糊的藍色  
在一个平坦的山腰上，那是瑪奧鉄，那里有整齐的園地，种  
着庄稼，周圍都是檸檬树和梨树。居民很幸运，他們有一处

可以作飲料的泉水，并且还够洗滌使用。它是从一个山口里流出来的，附近长了些白菜，水芹，还有薄荷。紅岡村的人，就是到那里去取水的，可惜路太远，回来的时候，装满水的葫蘆太重了。

因为要跟平原区别开来，所以大家把它叫做寒地。寒地的人比我們这里的人，背更駝，走起路来屁股一翘一翘的，我們把他們叫做剛果黑人，不过，我們同他們相处得很和睦。

过去瑪奧鉄，再騎一天的馬，就是維勒法朗士山，松树林一直长到山腰上，远远望去，一长溜的雾气，那一块一块的云霧比雨水更潮湿，湿得連骨头里边都感觉得到。这是一座陡峭的山头，山上的山澗沟一眼望不見底，上边的山尖一眼又望不到头。山上的树木是暗綠的顏色，又很密；风日夜在树枝間呼呼地响，因为松树很敏感而且很容易有声音。

我听說高原上有一个好牧场，有角的动物在那里很容易肥壮，可是我从来沒有上过比桔树林更高的地方，我的嫂嫂——就是大家叫做菲内丽雅的那位太太——就住在那里，对于我們平原上的黑人來說，她那个地方已經冷得我們受不了啦。

馬忒埃尔望着前面，一排山头一直蜿蜒到西面，极目远眺，只見一片波浪似的青色山头，看起来很好看；如果有一片盆地把山岭隔断了，就象尙勃兰高原一样，立刻就会有新的山头接起来，那里又有成堆的紅色橡皮树、橡树和荒草蕪棵的植物，里边往外钻着一棵一棵的棕櫚树。

空中起了一陣輕快的騷动，他抬头一看，看見一群野鴿

飞过去。“这里一定有种谷子的田地。”他的眼睛追随着它们灰色的踪迹，一直看到它们纷纷地飞进附近的一座山里。

忽然，一个思想掠过他的头脑：“野鸽最喜欢清水。奇怪，这真是上天给他一个线索。”他几乎从山上跑下来。心怦怦地跳着。他自己心里说：“噢，馬忒埃爾，你这是怎么啦？别人看见还以为你是第一次去和一个姑娘会面呢。你的血都滚烫起来了。”一种异乎寻常的焦虑停滞在他的喉头那里。“我害怕会跟前几次一样，又是一次失败，上当，我觉得假使这一次再找不到水的话，我一定会灰心。也许我会说：‘算了吧，不干了。’不，这是不可能的。难道人能离开土地生活么？难道人能跟土地不发生关系，永远不来往，而且还能保持生活的意义和兴趣么？”因此，他重新又开始寻找，他知道得很清楚，这是他的使命，他的责任。紅岡村的居民，这些顽固的头脑，这些跟石头一样硬的老顽固，他们需要有水才能恢复他们彼此间的友好，才能重新建立跟过去一样的生活；需要和命运都相同的黑人之间，应该有一个坚决的善良的意志。

他穿过平原上的道路，走得飞快，因为他心里很急，他感到不耐烦，他的血好象涌上来，在他胸口当中急促的跳动着，仿佛想冲出来一样。

“野鸽就飞到那里边了。是一座树木很茂盛的山，甚至于还有桃花心木，它的叶子经阳光一照就闪耀着银子一样的光辉，我不会看错：这是一种好木头。自然，橡皮树，也少不了，只是，我从哪一边才进得去呀？”

他的耳朵比眼睛更起引导他的作用。他用刀砍着杂乱

濃密的植物和葛藤，每走一步，他都希望聽到受驚的野鴿飛出來。

他歪歪斜斜給自己开辟着道路，朝着植物越來越密的山上走去。他早已看見這個地方，這裡的樹木聚在一起，濃密地擋住光綫，使得這個地方非常陰暗。

一條直上直下的山縫出現在他面前。他攀着樹木走過去。石子在他腳下滾動，馬上就引起許多翅膀的拍打聲，他看見一大群野鴿從樹葉里沖出來向四面亂飛。

“它們又到更高的地方去了；在那棵‘該死的無花果樹’那邊。”

馬忸埃爾現在是在一條山溝里，到處都是葛藤，葛藤一團一團地和上面的樹攀在一起。這裡風涼極了，也許正因為如此，所以這裡的植物才長得這麼濃密。他向着那棵無花果樹爬過去，他感到一股涼爽的气息把他的汗也吸干了，他在一片寂靜中往前走，他走進一片青翠的樹蔭里，他最後又砍了一刀，發現這座山的周圍都是高峻的小山，那棵無花果樹就象巨人似的、有力地聳立在那裡；樹枝上長滿了一層苔蘚，籠罩着周圍一大片地方，形成了令人肅然起敬的蔭涼，樹根呢，彎彎曲曲地象胳膊一樣霸占着這一片地方。

馬忸埃爾站住了，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兩條腿直發軟。他看見了不少馬朗嘎樹，他甚至去摸摸一片又光又滑的大葉子，馬朗嘎是一種在水邊才能活的植物。

他把刀子插進土里；他瘋狂地往下刨，這裡的土是白色的，跟白粉一樣，洞刨得還不深，也不大，可是水已經開始往外冒了。



他在远一点的地方，又开始刨起来，他专门找有馬朗嘎树的地方，又是用刀砍，又是用手拔，而每一次总有一股水冒出来，接着便形成一个水洼，静下来以后就象眼睛似的非常明亮。

馬忸埃尔躺在地上。他全身紧靠着它。

“有了水啦，有了甜蜜的、善良的、流动的、歌唱的、清彻的、慈悲的、有生命的水了。”

他用嘴狂吻着土地，他笑了。

## 九

“你注意到我们的馬忸埃尔没有？两天以来，他就象摔进螞蟻窝里一样，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又在那里，总在一个地方耽不住。他走到大路上，他坐在过道里，又重新站起来。你叫他，他听不见，你再喊他，他就跟从梦里刚醒来那样，说道：‘嗯，是叫我么？’你看得出来他并没有听见你喊他。夜里，我听见他在床垫子上翻过来掉过去，动个不停；他想睡，睡不着，今天一大早，我就听见他独自一个人在笑，那时候他在屋子后头洗脸，可是他在笑。我们的孩子会不会神经不正常呀？卞奈梅，我的男人，你回答我吧，卞奈梅。”

老头子情绪不好，说道：“你要我对你说什么呢？我没有在他肚子里，我也不是在他脑子里。这是一个好动的黑人，这个馬忸埃尔，一个爱动的人。别的什么也不是。有的人天性迟缓，有的却活泼得跟闪电一样。这有什么古怪和值

得不放心呢？你啊，你巴不得他一天到晚跟一个小孩那样躲在你的圍裙里，要他对你說：‘媽媽，我要这个，媽媽，我要那个，’就象他沒有长大一样，就象他不是一个大入、完全沒有他自己的知識和理智一样。算了，讓他去吧：青年人好比小馬，生来是为在草地里奔跑的。給我一块炭火，讓我点上我的烟斗吧。”

“不是你有一天也埋怨他老是往外跑么？”

“我，什么时候？”

老头子假装惊奇。

“戴丽拉，你存心跟我辯嘴。”

“昨天，他到鎮上买了一把鉄鉞，你告訴我說，他为什么要这把鉄鉞吧？今天一早起，他为什么带着它到山里去？回来的时候，它沾滿了白色的泥土，我們这里可沒有这种泥土呀！”

“你这些个‘为什么’要我怎么回答你呢？还不如問我是什么理由有些日子月亮弯得象一块西班牙西瓜、又有些日子圓得象一个盘子呢。戴丽拉，你真是一个叫人生气的女人。你一天到晚用你那些問題罗嗦我，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年輕的时候；不受講話，要叫你說几句话可真不容易。說实话，我真懊恼这种日子过去了。”

他又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嘟嘟囔囔地表示不高兴，嘴里噙着他的烟斗。

煩惱越积越大。据說，只要一个人走恶运，連牛奶也会打碎他的脑袋。那匹小花馬，把自己纏在繮繩里，髣伤了一条腿。寶尔美烏斯給診治了一下，就要走了三块钱，这个不

要臉的家伙，而且還沒有治好。卞奈梅還必須等着它好以後才能牽去賣。雷利松离家到十字林那里一个公務局工作隊里做工去了。還有人也想學他的榜樣到那里去，甚至於還有人干脆就想离开紅岡村一去不回来了。現在，这个馬忸埃爾又象得了癩癩症一樣，他媽的，到底什麼時候，哦，我的老天，請原諒，我又罵人了，我再也不罵了，到底什麼時候這些麻煩事才會結束呢？

戴斯蒂娜大嫂來了。卞奈梅心里想，她怎麼會這樣胖，她那肥胖的臉簡直亮得跟上等漆皮一樣。

“我經過這裡，順道來看看你，戴麗拉大嫂。卞奈梅大哥你也好。”

“親愛的，你好，”老头子回答說。

接着，他假裝睡着。他不想說話。

戴麗拉給戴斯蒂娜搬來一把凳子。她自己沒有坐。戴斯蒂娜坐在凳子上，胖得屁股上的肉都露在凳子四周圍。

“日子過得怎麼樣？”她問道。

戴麗拉嘆着氣說：“還是那樣難過。”

她轉過頭去，指了指那些田地，然後又抬起頭來望着毫無指望的天空。

這是一天最熱的時候，不是中午，而是快兩點鐘的時候，這時大地開始蒸發出一股熱氣，熱氣升起來，熱得人連眼睛也睜不開。

槐樹林里，聽見斑鳩如怨如訴地咕咕叫着，雄的帶着一種嗚里嗚嚕的聲音回答着雌鳥的呼喚。它們叫的聲音，並沒有打破這裡的沉寂，相反地使人感覺到更沉寂、更安靜。

戴斯蒂娜說：“我也要离开家，我也要走啦。”

戴丽拉担心地赶紧說：“可別說这种話……”

“真的，亲爱的，就是这样。我的丈夫若亚敬和我自己都要离开老家了。布崗·考拉伊那边，我們也有亲属，当然远一点，可是，也許他們会帮帮忙，給我們一块田地，能造一間小屋子，种一小块菜园就行。全靠老天爷保佑，戴丽拉，不过，可真不容易……”

她哭了；眼泪一行一行地从她臉上流下来。

生活在紅岡村是枯竭了。只要听一听这一片寂靜，就能体会到死亡的滋味，就会感觉到一陣恐怖，仿佛自己給埋葬起来了一样。有規律的搗米声已經听不見了：連一粒小米也沒有了，从前搞集体农业的时候，小伙子們雄壮宏亮的歌声，在阳光下发亮的鋤头，我們在凉棚下边慢步跳舞的幸福日子，年輕姑娘无忧无虑的笑声、听起来象深夜里的清泉一样爽亮，这一切都过去了，都再見吧，我說：那些幸福快乐的日子，再見了，再見，再見，我們都要走啦，一切都完了。啊，洛阿神呀，几內亞的洛阿神呀，您沒有估計好我們的劳动和我們应得的貧困，您的天平摆錯了分量，所以我們沒有希望沒有帮助地死去，这是公道的么？回答我吧，老实說，这是不公道的。

戴丽拉的声音倒很鎮定，她說道：

“在諸圣节日那一天，我把我們祖先的坟都扫干净了。他們都埋在这里：他們在等着我。我的日子开始往下走，我的死期近了。我不能离开家乡。”

戴斯蒂娜一直在哭，她又說道：

“我已經有两个孩子在坟里了。”

戴丽拉拍拍她的肩膀，說：

“拿出勇气来，戴斯蒂娜，你会回来的，你回来的时候，这里的年成会好起来。”

戴斯蒂娜用她又肥又軟、好象沒有骨头似的手背擦着眼睛，說道：

“今天早上有一条水蛇盘在屋子的正梁上，若亚敬爬到桌子上，只一镰刀就把它头砍下来了。我对他說：‘若亚敬，不要給我們带来不幸啊，你听见我的話么，若亚敬，’可是他聳了聳肩膀，一句話也不回答我；这种环境簡直象咬着他一样，象一块病似的从里边咬着他，咳，最近一些日子，若亚敬簡直不开口了。弗罗朗蒂娜，那个警察的老婆，那个不要臉的女人，还向他討酒錢呢，她說那些难听話真沒法学給你听。”

她一边站起来一边說道：

“我們还会見面哩，亲爱的戴丽拉，我这个星期里边还不走。我在路上遇見馬忒埃尔；他真是一个漂亮的黑人。你有福气，大嫂；至于我，我两个孩子都死掉了，不过，这是命，受罪是命中注定的，只好忍受。”

她走了以后，卡奈梅睜开了眼睛；他把椅子向前移了移，生气地跺着脚，說道：

“啊，你們这些忘恩負义的人，多少年以来这块土地养活了你們，現在說几句話，眼睛里流点水，就算洗清你們的黑良心了，就可以离开这里了。啊，你們这帮虛伪的东西。至于我們，我們是要耽下去的。不对么，戴丽拉？对不对，

我的老伴？”

“对，我們能到哪儿去呢？”戴丽拉回答說。

馬忸埃尔心急地又等了两天才遇見她。她正在大路上走，从那些小屋里就看得見。他走过去，从她身边过的时候并没有停步，只是从牙縫里輕輕地跟她說：“在劳里斯通園子前边的那棵烏梅树下等我。”

現在，他領着她向水泉的地方走去。他走得那么快，她几乎跟不上他，此外，她也怕被人看見，但是馬忸埃尔却坚持說沒有人：“这个地方老早就荒廢了，这本来是槐树林边上的一块棉花地，你看，現在都是荒草和荆棘。”

他們走进树林里。阳光透过树的枝叶照下来，风吹的枝叶在搖动，照在路上的阳光也在搖动。

阿娜伊斯問道：“你相信水很多么？”

“已經达到这里了。”

他用手在他的腰帶上画了一条綫。

“而且不只是一个水眼，而是有好几个。在这一片高原上，全都是水，我告訴你，簡直是一个湖。”

他喘着气，并不是因为走得快，而是因为想到这件事。

“如果我沒有把几个泉眼塞住，我相信一定滿出来，水太多了。”

“啊，馬忸埃尔，你真行。”

“不是，我只是有信心。”

“信什么？”

“对生活有信心，阿娜，相信人类不会灭亡。”

她想了一会儿。

“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你的话也象水一样，要挖得深才能知道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噢，当然，有一天，人总是会死的，不过，生活本身，就是一条不会断的线，永远存在，你知道是什么缘故么？是因为每一个黑人在他活的时候，都在这条线上打过结：这就是他一生的劳动，劳动使一世纪一世纪的生活永远延续下去：这就是人类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

她热情地瞅着他說：

“耶稣、圣母玛利亚，你怎么这样聪明，这一切思想都是你脑子里想出来的么？”

她自己笑着，又說：

“你有没有头痛的时候？”

“你让我笑我，嗯……”

他抓住她的胳膊，阿娜伊斯的脸色马上红了，她眼睛里一阵模糊，心里跳动得厉害，她紧张地说道：

“把我领到水泉那里去吧。”

树丛疏朗起来，一棵一棵的树越离越远了；小路走完以后就是一片空旷的原野。

马世埃尔說：“你看见这座山么？不，不是这一座，是那一座，上边有树，现在看起来是深蓝的颜色，因为它恰巧在一片云彩下面。就是那里。你等一等，我去看看有没有人跟着我们。”

他走出树林。朝周围望了望。他向她做了个手势，她

也走过来了。

“我們快走，馬忸埃尔，我怕有人看見我們。”

她沒有对他說自从他們在棕樹土崗上會見以後，季尔維倫一直在盯着她。那一天是在一個拐彎的地方，他忽然出來了。他什麼話也不說，不過，兩眼發紅放射着凶惡的光芒。今天，他到鎮上去了，她是知道的，因為她弟弟季尔陪他到法院去，為了一件驢子被偷的案子，或是走失驢子的案子，她已記不清了，季尔需要去替他作証人。

季尔問過她：

“你和季尔維倫表哥有什麼事麼？前天晚上，他來看我的時候，他很古怪地望着你。”

她沒有回答。

“你好象在想心事，”馬忸埃尔說，“你怎麼一聲也不响呢？”

“我巴不得趕快走到。這片平原真長，我覺着後面有人看我，簡直跟刀尖在刺我一樣。”

馬忸埃尔向四下里望了望，說道：

“不要害怕，沒有一個人。不久，我們就用不着躲躲藏藏了。人人都會知道我蓋這座房子是給誰的。一共有三間，三間；我已經算過了。傢俱，我自己做，這裡有頂好的桃花心木，木匠活我也会一點。

“也有一座涼棚和一棵會爬的植物，這樣涼棚下面有陰涼。可以試試種葡萄，你說怎麼樣？根上多放點咖啡渣的肥料，就會長得很好，你不相信麼？”

“你說怎麼好就怎麼好，”她低聲說。



“是呀，我将是你家里的主妇。我种你的田地，我帮你收成。太阳一出来，我就出去采我们地里的果实；傍晚的时候，我去看我们的鸡子是不是都在树下休息了，有没有被什么野兽偷吃掉。我把我们的玉米和家禽拿到市场上去。你在家门口等我回来。灯光在你后面，在台子上，但是我听见你的声音：‘你卖了好价钱么，我的女人？’我照那天行情的好坏来回答你。我伺候你吃饭，你吃的时候，我站在你身边，你对我说：‘谢谢，我的女人，’我回答说：‘应当如此，我的主人，因为我是为伺候家里的人的。’夜里，我躺在你身边，你不用说什么，只是，在你的静默里一接触到你的手，我就回答说：‘我在这里，我的丈夫，我随时都准备伺候你。’我们的菜园里有一条小河，河边上有芦苇、有桂花树。我还要给你养几个孩子，我一定办得到，冲着地球上的神和天上的神，我许下一定多养几个孩子。”

她的脸色很严肃，跟她的心情一样。

“你皱着眉，两眼发直，呆呆地望远处看。我的黑姑娘，告诉我你怎么啦？”马忸埃尔惊讶地问道。

她对他微笑，可是嘴唇却紧张得直哆嗦。

“泉水在哪里呀，马忸埃尔？”

“我们就到啦，把你的手给我。有一段上坡路很不容易走。”

他们顺着一条路走，路上荒草蕪裸长得很密，马忸埃尔用刀开辟着道路。

走到山麓那里，马忸埃尔先过去了。她迟疑了一下，有一点滑，他在那里两只手把她接住了。他感到她身体的热

气和重量靠在他怀里。但是她挣脱开了。

她说：“这里有点冷，又有风又潮湿。”

野鸽拍打着翅膀，在树丛里飞出来，一直向天空飞去。

她抬头望着野鸽飞走以后，又合拢起来的枝叶，周围一片寂静。

“真暗，怎么这样暗啊，没有人相信外面会有那么大的太阳。这里，阳光只漏进来一点点。我听听，一点声音也没有，真象在一个小岛上，远极了。马忸埃尔，我们到了世界的尽头了。”

“你是说世界的开始啊。因为最初最初的时候，就只有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象你和我一样；他们脚下流着头一个泉水，女的和男的进了水泉，他们在生活里洗澡。”

他牵着她的手说：

“来吧。”

他撩开葛藤。她走进无花果树底下那片神秘的地方。

“这是水泉的护守人，”她带着一种神圣的敬畏口吻，喃喃地说。

“对，它是水泉的护守人。”

她望着上面长满银色苔藓的树枝。

“这棵树年纪可不小了。”

“它年纪是不小。”

“看不见它的树梢。”

“它的树梢已经挨着天了。”

“树根象爪子。”

“根都扎在水里。”

“把水指給我看吧，馬忒埃爾。”

他在地下刨起來，說道：

“你看。”

她跪下來，把一個手指頭放在水洼里，拿出來畫了個十字。

“聖水呀，我向你致敬，”她說道。

“再看看那邊，到處都是水。”

她說：“我看見了。”

她趴在地上用耳朵聽。

“我聽得見水聲。”

她聽着，聚精會神的臉色，閃耀着無窮喜悅的光芒。

他站在她身邊。

“阿娜。”

他們的嘴唇碰在一起了。

她喘着氣說：“我的黑人。”

她閉上眼睛，他扶她躺下來。水的流動和她熱血的奔騰同樣激動。她渾身滾燙，不再抵抗了……

## 十

“太陽出來了，”戴麗拉說。

“它已經在山上了。”卡奈梅回答道。

母雞到處在咯咯地叫着。它們等着人撒玉米給它們吃，可是人也沒有東西吃了，大家都是一樣。他們把最後幾粒糧食留下來，放在石臼里搗碎，然後做一種很濃的粥，這

样吃进去容易饱，在胃口里可以多撑一会。

公鷄豎起脖子上的羽毛，互相打架。它們彼此啄来啄去，扑着翅膀。

“去，去！……”卡奈梅拍着手赶它們。它們跑远一点，喔喔地又叫起来，表示不服气。

每个院子里的情形都一样。白天就这样开始，太阳一晃一晃地出来，树木都晒得干巴巴的，小屋后面的烟囱里冒着黑烟，这正是烧咖啡的时候。如果有一块餅干蘸蘸甜咖啡吃也不错——咖啡里当然放的是甘蔗汁，因为說到糖，即便是價錢最便宜的紅糖，照目前的情况誰也是办不到的。

“馬忒埃爾說他要找羅雷連去。”

“哦。”

“卡奈梅，你这是怎么啦？”

“你問我吧，我不会回答你。”

“很久我就沒有从你嘴里听到一句好听的話了。”

卡奈梅喝了一口咖啡。他覺着不好意思。

他抱歉似的說道：“我的关节炎又发啦，你用一点油給我擦擦好不好？越是关节的地方越不舒服。”

“我去热一热油，放一点盐。这样更容易起作用。”

老头子点着他的烟斗，一面捋着自己的白胡須。

“喂，戴丽拉？”

“什么事，卡奈梅。”

“我告訴你一句話。”

“你說好了，卡奈梅，我听着呢。”

“你真是一个好老婆，戴丽拉。”

他扭了扭头，又咳嗽了一声。

“我还要告訴你一句話。”

“你說吧，亲爱的。”

“我这个人可算不得是一个好人。”

“不，卡奈梅，不，我的丈夫，你只是有些日子脾气不大好，这都是因为貧苦的緣故。但是，自从我們一起过日子以后，我們已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了，啊，我的老天，我們可有過不少的苦日子，作的难就沒有數，你总是保护我，支持我，幫助我，我总是依靠你，拿你做我的避难所。”

不过，老头子还是坚持地說：

“我对你說，我真算不得是一个好人。”

“我了解你的心，沒有比你更好的了。”

“戴丽拉，你总是驚着我說話；我告訴你，我沒有見過比你更撐的女人了。”

“好了，好了，卡奈梅，咱們不談。”

“什么不談？”

“好了，就算你是一个坏人。”

卡奈梅又气了，憤怒地說道：“我是坏人？”

戴丽拉真弄得不知道怎样才好，她笑了笑。

“是你自己說的嘛。”

“可是，用不着你来重复啊！左邻右舍都要听見了：卡奈梅是一个坏人，卡奈梅是一个……一个……什么呀？”

憤怒，他血管里就只剩下憤怒了。所以他大发脾气。

馬忸埃尔和罗雷連大踏步走着来了。他們剛从树林里出来。他們一边走一边笑，罗雷連平常那么腼腆，現在居然

在馬忸埃尔的肩膀上啪啪地拍着，簡直能打死一头牛。

“哈哈，他找到了，他找到了。”他远远地就嚷起来。

卜奈梅噶里噶魯地說：“这个罗雷連說些什么呀？他难道发瘋啦？看他那个跳勁儿，跟踩上了带刺的荆棘一样。难道是一大早起就喝过酒了么？”

戴丽拉去搬椅子。

“仆人向您老人家致敬，”罗雷連把手放在他的前額上，說道。

“你好，我的孩子，”老头子回答說。

他疑心地望着他，然后說道：

“酒，可不要喝得过多。喝一杯刺激一下食欲，我不反对，但是千万不能多喝。”

“真的，我醉了，”罗雷連回答說。他搓着两只大手，哈哈大笑。

“不过，我没有喝过一滴酒，我喝的不是酒。戴丽拉，你好么？哈，我的大娘，这一下，日子可要改变啦，从今天起，日子就要改变啦！”

他向着馬忸埃尔回过头去。他的臉色又严肃起来。

“你說吧，領袖。把經過的事情對他們說个明白吧。”

馬忸埃尔說：“水找到了。”

他緊張得直喘气。每一个字都好像有很重的分量的。

“我自从回到紅岡以来，就一直在找。”

他伸开两条胳膊，臉上充滿了光輝，几乎象嚷似的說：

“我可找到了。一个很大的水源，滿滿的一湖水，可以

灌溉田地，誰愿意要多少就有多少。”

卡奈梅双脚跳起来。他抖动的手抓住馬忸埃尔的衬衫。

“真的么？你找到水了？是你干的么？”

他笑的样子很奇怪，声音也变了，眼泪流到他白胡子上。

“我們要向你致敬，我的孩子，这是你爸爸向你說的：我們要向你致敬，因为你是一个偉大的黑人。是的，我們要在你面前脫帽，向馬忸埃尔·讓·約瑟夫致敬。戴丽拉，你听見么，我的孩子找到水啦。是他一个人靠自己的双手发现的。真是我們家的后代，真是我們家的好孩子。我們家里的人都是这样：个个都是好样儿的，我們有的是智慧。”

他拉住馬忸埃尔，嘴里嘟嘟囔囔地說着，眼睛里噙着眼泪：

“啊，孩子，孩子……”

戴丽拉用手放在心口上。她望着馬忸埃尔，一句話也說不出来。她覺着她簡直就象馬忸埃尔出世的那一天一样，連一点勁也沒有了。那一天，她正在菜园里除草，忽然肚子痛起来。她勉强回到屋子里，痛得她咬住自己胳膊上的肉，不愿意叫出声来，可是他在她一陣万分疼痛的情形下出世了。她亲自替他割断臍带，洗干净，把他放在干净的布里，然后自己才躺到那黑暗的角落里去，后来卡奈梅才和其他的大嫂們来看她。今天呢，他站在她跟前，这么高，这么壮。額头发亮，他知道山脉里秘密的水源所在。

他在她身边。他的胳膊抱住她的肩膀，問她說：

“媽媽，你高兴么？”

她听见一个很远很远的声音，原来就是她自己的声音，  
說道：

“我替我們大家高兴，替田地高兴，替庄稼高兴。”

她感到天地在她周圍乱轉：小屋，树林，天空。她需要  
坐下来。

卜奈梅来不及的問馬忸埃爾：

“告訴我，孩子，水泉在哪里？情况怎么样？”

忽然他又不安地問道：

“至少不是一点水吧？不要只是一点点，剛够喝那可不行。”

馬忸埃爾說：“不，是一道相当大的水源。須要去看看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的土是白的，跟白粉差不多；这种土很会吃水，不过，周圍可能都是很硬的土，根本不吸水，所以水聚集在那里越积越多。再过几年，它自己也会漫出来。現在，須要办的事是先栽一排桩子，而且要栽得密，把土擋住，因为現在要是在水里乱折腾，那就跟一个缸裂了縫一样，水会往四下里流跑的，我們要开一道主要的河流，从槐树林那边引到平原上来，每一家的园子再开一条小沟，讓水流进去，供他澆地。等到大河和小河都准备好以后，我們才放开水源的地方。頂好能取得大家的信任，委派出一个代表来，讓他按照每个人的需要去做分配水的工作，你們看，这个工作可不簡單啊。”

罗雷連說：“領袖，选代表，那就是你好了，大家都会同意。”



卡奈梅得意非凡，大聲說道：“戴麗拉，你聽見了麼？他說的話在腦子里早已算好了，所以非常合理。”

可是有一個念頭似乎馬上又使他有了顧慮。

“你說：大家，你沒有把……他們算進去吧？”

馬忸埃爾早就等待着這個問題了，他說道：

“我要把事情講清楚，而且實事求是。先說你們自己，你們肯聽我說麼？媽媽，羅雷連老兄？”

“我們聽你，馬忸埃爾。”

“好，我們這邊，強壯的黑人有多少？等一等。”

他屈指計算起來，說：

“一共是十四個。他們，去世的杜里斯卡的后代和他的同黨，大概也跟我們差不多。爸爸，媽媽，你們仔細考慮一下；羅雷連老兄，也請你好好地想一想。光我們自己，是絕對完成不了這項工作的：砍柱子，運輸，打桩，還要在平原上開一條相當長的河道，還要讓水從樹林里經過。何況，水，這並不是一種財產，沒法量，也不能記在契約上說這是我的，這是群眾的東西，大地的賜與。我們有什麼權利？……”

卡奈梅不讓他說完，就嚷起來：

“是你找到的，這就是權利，這個權利，是對方沒有的。”

他努力控制住自己，又接着說：

“爽快告訴我，你打算怎麼辦。”

“去找他們去。我跟他們說：‘弟兄們，’是的，須要這樣稱呼，弟兄們，我發現了一個水源，足夠灌溉平原上所有的園子，不過，要把它引到這里來，必須大家一齊動手，組織一個大規模的合作機構，一定要這樣做才行。一隻手辦不到

的，兩隻手就能辦到。我們攜起手來吧。我來向你們提出和平友好。我們記仇有什麼益處呢？如果你們需要一個回答，請看看你們自己的孩子，看看你們的莊稼吧：死亡就在他們頭上，貧困可把我們紅岡村害苦了。讓我們的理智來說話吧。我知道，血在我們之間流過，可是水能夠洗清它，新的莊稼會長在過去的田地上，收成會使我們忘掉一切。只有一個方法可以挽救我們，只有一個，沒有兩個：就是大家一起再結成一家人，象兄弟跟兄弟一樣在一起種地，象同伴與同伴一樣共同勞動……”

“閉上你的鳥嘴！我不要聽你。如果你再說下去，我要用棍子在你背上結結實實地揍一頓。”卡奈梅大吼起來。

他粗暴地一下子把煙斗扔在地上，摔碎了。站起身來到田里去了。

卡奈梅的憤怒象一陣急雨似的使其他的人很驚奇。他們沒有再說什麼話。戴麗拉嘆着氣，羅雷連伸出自己兩隻大手，當做奇怪的工具一樣看着它們，馬忸埃爾嘴角上又露出那條頑強的皺紋來。

他終於說道：“媽媽，你對於這一切有什麼意見？”

“啊，我的孩子，你這是要我在你和卡奈梅兩個人當中選擇一個。”

“不是，是要把真理和錯誤區別開來，因為這是一個生死的問題。”

戴麗拉內心起了鬥爭，這在她那猶豫不決的臉色上可以看出來，話停留在她嘴邊上，她的手團弄着披肩上那條繩子。

不过，她总得有所表示啊，于是她說道：

“杜里斯卡和索弗尔早都成了灰尘了；他們死去已經很久。時間过去了，生活却在繼續。我为索弗尔穿过孝，他是我的小叔，一个好人，在戴丽拉·戴里弗朗絲心里从来就没有过仇恨，仁慈的老天爷听见我說的話。”

“你呢，罗雷連？”

“我跟你意見一样，領袖。和解是克服这种环境唯一的法門。如果你对他們說得合理，他們一定会接受，我从来没有見過一个人有你这样会說話了。关于这件事，我可以肯定。”

卜奈梅靠在柵栏上。他背着他們，向他們表示他不同意。

馬忸埃尔說道：

“紅岡村长时期以来真是发了霉了；仇恨使人心灵上有一种恶毒的气息，活象一个发了綠的污水池、发了臭的胆汁一样，奇臭难聞。現在，水快要灌溉平原了，它就要流进每一家的园子里，过去的仇人将要变成朋友，分开的要重新团結，居民对居民不再象一条瘋狗似的咬人了。每一个黑人都要把其他的人当作朋友，当作亲人，如果你的园子須要劳动，我的胳膊正好为你效劳，你只管来敲我的門：可以請你帮忙么？我回答說：当然可以，老兄，請进来坐一坐吧；我的飯燒好了，你也一道吃吧，这真是肝胆相見。

“沒有和好，生活就沒有味道，沒有意义。”

“这真是实在話，”罗雷連肯定地說。

馬忸埃尔接着說：“我了解我們这里的黑人，他們的價

会力量很刚直，比在石白里的小米还硬，不过，当一个人不用脑子去想的时候，他就会用肚子想，特别是肚子空的时候。我就从这方面来打动他们，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利益观点上。我要一个一个地去看他们，跟他们谈。一口吞下一串葡萄是不可能的，但是一粒一粒地吃就容易多了。”

“不过，还有那一面的人呢，”戴丽拉担心地说。

“你是说杜里斯卡那方面的人么？”

“是呀，我的孩子。”

马忸埃尔微笑了。

“你说‘那方面的人’，就跟他们是一群恶鬼似的。妈妈，老老实实地告诉你吧，很快就再没有‘那方面的人’和‘我们这边的人’的分别了，而是只有利用水来从事生产的、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全体善良的居民。”

戴丽拉说：“我不知道你打算怎么办，不过，你还是小心一点，真的。前天夜里，我听见院子里有声音，我起来了，把门开了一道缝。那一天月亮正圆。那个人一定听见了钥匙在锁里转动的声音，因为我把门开了以后，他已经往外走了；我只看见了他的背影，但是我看见是季尔维伦，个儿和走相都是他。假使不算是罪的话，我可以发誓。”

马忸埃尔毫不在意地耸了耸肩，说道：

“可能是他喝醉了，走迷了路罢了。”

他在回到红岡村的第二天和季尔维伦说过一次话。从此以后，马忸埃尔就没有和他来往过。除了最近一次在斗鸡场上，那个人瞪着两只火红的眼睛奇怪地盯着他，不过，很明显，他是喝醉了酒的，可怜的家伙。

罗雷連說：“馬忸埃尔說得对，季尔維倫只是一个酒鬼；酒使他失去了头脑，他是跟一个偷雞賊似的錯走在你院子里了。”

但是，戴丽拉好象并不很同意这个看法，她看見那个人一点也不搖晃，他向柵栏那边跑去的时候，身体毕直，而且跑得很快。

罗雷連握着馬忸埃尔的手，說道：

“我把这个消息傳出去，但是关于和解的問題，还是由你去和他們說吧。”

“好吧，我去跟他們談。”馬忸埃尔說。

“戴丽拉，你的仆人向你致敬，”罗雷連行了个礼。

“哦，再見，罗雷連。”老太太回答着。

她用力想站起来，可是沒有站起来，她說道：“我这是怎么啦？跟放在磨里磨碎了一样，一点气力也沒有。”

馬忸埃尔扶住她，說道：

“稍微等一会。”

“你告訴我，孩子。”

“那一天，你想知道那个女孩子的名字，不是么？好，我告訴你，就是阿娜伊斯。”

“罗娜娜那个女孩子么？”戴丽拉大声問道。

“就是她。可是，你干么一下子这样緊張？”

“这可不行，馬忸埃尔。你想想看，我們是仇人呀。”

“再过几天，紅岡村就沒有仇人了。”

“还有卞奈梅呢，你以为他会同意么？”

“一定会同意。他开头自然要生气，不过，后来还得由

他去給罗娜送求婚信。明天，我就到鎮上去买信紙信封，还要买一条包信用的綠綢圍巾，完全照我們这里的規矩。此外，就是找人写了。我对于写字是外行。你有没有一个办法？”

“在鎮上教堂的左邊，市場的廣場上，有一家房頂是鉛皮的高房子。你去找一位包尔瑪先生，就說是戴丽拉大嫂派来的。他是一个大胖子，混血儿，他是开鉄器店的。你看，得見他总是坐在柜台后面。他会写字。”

她几乎是做梦似的微笑着，又說下去：

“啊，馬忸埃尔，你倒选了一个又漂亮、又規矩、又会做活的姑娘，这是我听人說的。我亲眼看着她长大起来，在杜里斯卡和索弗尔事件发生以前，我从水泉那里回来，她总是帮着我把水葫蘆頂回来。她叫我伯母，她就是这样叫法。她倒是一个很懂礼的女孩子，这个阿娜伊斯。”

“要是需要的話，我情愿跪在老头子跟前，求他不要反对。我求圣母显显圣。我說：显圣的圣母啊，求您帮帮我的孩子吧，求您高抬貴手，保佑他們，引导他們在生活里別受到灾难，因为生活是艰苦的，我們这些苦命的居民，生活是多么苦呀。”

馬忸埃尔說：“謝謝，媽媽，亲爱的媽媽。”

他低下头，不愿意太暴露自己緊張的心情。

“戴丽拉，等你和他把你們的坏主意拿好以后，你快到弗罗朗蒂娜店里給我买一支新烟斗去。”

这是卞奈梅回来了。他那个样子可不好惹。从他的話里就可以听出来。

戴丽拉赶紧回答說：“好的，卡奈梅，我馬上就去买。”

\*

\*

\*

不到中午，馬忸埃尔找到泉水的消息就傳遍全村了。我們海地的人对于这个还有一个名堂：我們叫做“电嘴”，不管消息是好是歹，是真是假，是可爱的或是討厭的，一个嘴傳一个嘴，一家傳一家，很快就傳遍了整个地方，傳得这么快，速度实在惊人。

因为紅岡村并不很大，所以消息傳起来就象一把火在干草里燒一样，这时候，太阳还不到正午，居民們就只談这件事了。有的人說是真的，又有一些人說是假的，还有人說馬忸埃尔从古巴带回来一根魔杖，它能发现水，甚至于还能发现宝藏，每个人都加油加醋地添一点东西，随自己的意思去傳播这个消息。

阿娜伊斯也很好地完成了馬忸埃尔交給她的使命。她挨家挨戶去跟大娘大嫂們談天。有些人表示不相信，但是大多数的人都叹着气，感謝仁慈的老天爷，計算着情况改变以后，灌溉給她們带来的好处，田地里可以收到多少玉米，多少小米，多少牲畜，拿到市場上可以卖多少錢，我真需要量几尺布做一件衣服，我的男人需要一条褲子，一件外套。至于孩子們，那就更不用提了，他們差不多全都光着身子过日子，这真是一种耻辱，一种罪过，而奇怪的是不管穷困或是生病，他們依然象莠草一样长得很滋。黑人是不容易死亡的。

至于男人們，誰也不知道是怎么样。有的集合在拉里

瓦尔家里，拉里瓦尔是一个年高德重、威望很高的人。甚至于还有人看见他的儿子，西米廉从弗罗朗蒂娜店里出来，手里拿着一瓶甘蔗酒，因为，大家都知道，酒能够使人爱说话，思想也比较活潑。

安东尼也一拐一拐、尽可能快地来到卡奈梅家。他容光焕发。他嘴里只有一句话：集体农业组织起来。他还说他要编一首表扬马忒埃尔的歌曲，这首歌要编得非常动听，能激发人爱好劳动，是过去谁也没有听过的。

但是卡奈梅却不听他这一套。然而，安东尼的兴致依然很高。这时候，他坐在门口，把鼓的皮张得更紧些要它的声音能听得远，能把美好的生活又将开始的消息传遍整个的平原。

“啊，西米道尔，”他自言自语地说。“看看你是不是老朽无用了，看看你的手指头是不是麻木僵硬了，看看你的脑袋是不是象蜜蜂窝似的还编得出歌曲来。”

他试了试鼓，竖起耳朵听：他那没有牙齿的嘴张得大大的笑起来。

不久，在东方破晓的时候，他就要斜背着鼓，带领着居民的队伍了。

随着新调子的节拍，歌的词句也开始想出来了：

“马忒埃尔将军，向你致敬啊，向你致敬啊。”

他的声音指挥着锄头掘下去：

“向你致敬啊，

“向你致敬啊。”

小孩子们都跑过来听他唱了，他们把他围起来，可是他



把他們趕開，他要一個人，不要有人擾亂他，一直到在鼓聲的伴奏下，他的歌完全編好了為止。

## 十一

馬忸埃爾一個一個地去跟居民們談話。很多年以來，仇恨成了他們的習慣。在他們對大自然無能為力的憤怒里，仇恨便成了他們生氣的对象和目標。但是馬忸埃爾却非常巧妙地說明平原的干渴，莊稼長不好的苦惱，許下他們有水以後的一切遠景。他把豐富的收穫先指給他們看：單單聽到他的話，他們的眼睛就喜得發亮。不過，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和好。和好費他們什麼事呢？只消表示一下就行了，就象邁幾步路從橋上走過去一樣，就可以把從前的苦日子拋在後頭，大家都進入繁榮里。嘿，老兄，你怎麼說？聽他說話的人，衣服襤褸，又飢又瘦，光著腳站在泥土里，一聲也不響。真的，這個老故事大家都感到膩了，這究竟有什麼用呢？是不是替杜里斯卡和索弗爾同時做一台彌撒，追悼一下他們的靈魂呢？這樣也可以讓他們倆在地下和好起來，用不着再麻煩活人了。因為如果死人不滿意，也是討厭的，而且也很危險。可以肯定的，是大家都不願意死。那麼？那麼，既然是這樣，大家都沒有意見。只是誰去跟他們去說呢？馬忸埃爾說：我去。

……那些人都聚在拉里瓦爾家。這是個嚴重的問題，需要討論。拉里瓦爾掙着自己那幾根山羊胡子，目光是鎮靜的、而又機智的，他所看到的，他都預先估計過，他所說

的，也都是經過事先反復考慮的。他年紀大，所以遇事都很穩重。在那件分裂紅岡村的流血事件里，他只是因為親屬的關係才被卷進去，可是他不要出風頭，注意不刺激別人，必要時還勸說別人。他的話很受重視，大家都願意聽；他的意見就等於一個決定性的定案。

“他們要有水啦，”茂列翁說。

他沒有再多說下去。他的眼睛望着外面的大路，望着自己給太陽晒得干巴巴的田地。他還欠弗羅朗蒂娜十五塊錢。希拉里翁要把他那匹栗色小馬牽去抵債。一頭那麼好的牲口，至少值四倍還要多。他的妻子茜雅，躺在床上發燒，什麼藥都吃過了，也不見效。寶爾美烏斯說是一個死人的鬼魂附在她身上，他要一大筆錢才肯替她把鬼趕走，這個狠心的傢伙。真可以說，他可把我們羅嗦透了。

太陽光透過蓋在涼棚上的棕樹葉子，照到地上象一張花席子。一瓶甘蔗酒，幾個搪瓷杯，擺在粗糙的桌面上。

皮埃里斯給自己斟了杯酒，往地上滴了幾滴，然後把剩下的一飲而盡。

“看看是不是真的？”他提出了疑問。

他用手背擦了擦嘴，又重複着說：

“不錯，看看這個消息是不是真的。”

拉里瓦爾把自己的椅子往後挪了挪，把椅背靠在涼棚的一根柱子上。他閉上了眼睛。太陽把草原上的草晒得跟燒紅的針一樣：真使人受不了。

他說道：“說假話，就跟拿錢放賬一樣。需要有收入。這個馬紐埃爾說假話有什麼好處呢？這能替他帶來什麼利益

呢？”

“这一来，他們可以澆他們的田地了。”台蒙菲斯叹着气說。

伊斯瑪埃尔說：“我們呢，我們只好干巴巴的冲他們看了。”

季尔維倫蹲在自己脚跟上，一句話也不說。他的小眼睛藏在睫毛下面，暗含着一种不安的火焰。

“算他們走运，那些坏东西。”約薩法喃喃地說。

他剛娶了一个瑪奧鉄的黑女人做老婆。两天以来，他們只拿一点餅干蘸蘸糖水当飯吃。而瑪利亚娜連一句怨言也沒有，她跟一个黑影子似的半句話也不說。可是这比任何的怒罵还要难受。

奈萊斯唐大声嚷着說：“不行。”

他用拳头嘭嘭地捶着桌子。

“我說：不行。”

他的胸口一起一伏地喘着气。滿臉流汗。

“不行，怎么办？”拉里瓦尔掙着自己的山羊胡子問道。

奈萊斯唐又坐下来。

他一向不擅长多說話。因此，他只有使出野牛一般的那股狠勁。他不会用話向你解釋，却会用拳头摆在你的眼前边。他的手就跟捶衣服的棒槌一样，用不着靛藍，就会把一个人打得烏青发紫。

大家靜默了一会。拉里瓦尔养的那只公鷄拍着桂皮顏色的翅膀叫起来。四邻院子里其他的公鷄也都跟着它叫起来。

約薩法說：“我宁愿离开紅崗，也不愿意眼看着他們去享福，而我們繼續在這兒受罪。”

路易西美·讓·比埃爾譏笑他說：“你打算到大路上挨門挨戶去討飯么？”

伊斯瑪埃爾說：“我的園子本來可以收到三十袋玉米，至于白薯也足夠養豬。田地，無論如何，還是一塊好田地，只是缺點水。我也不明白，多少日子沒有下過雨了。”

茂列翁插嘴說：“這都是廢話，問題是我們該怎麼辦？”

約薩法失望地聳着肩膀說：“毫無辦法。”

“你們是人，還是狗？”

季爾維倫跳了起來。狂怒使他喪失了理智。他的眼睛噴射出憤恨的光芒。白唾沫從他嘴里噴出來。

“坐在那裡跟老太婆捏着念珠祈禱似的，你們當中就沒有一個黑人種。”

他輕蔑地往地下吐着唾沫又說道：

“一群胆小鬼。”

奈萊斯唐站起來了。他長得比季爾維倫高得多。

“你沒有權利這樣說話，不對，你沒有權利，”他氣得吶吶地才說出來。

“你坐下來，”季爾維倫象要打架似的說。

奈萊斯唐竟聽從了他的話，別人都很奇怪。他象一頭熊似的搖搖晃晃又坐在椅子上，腦袋縮得跟肩膀一樣平。

“我告訴你們，我們該怎麼辦。”

季爾維倫的聲調，這時候很急烈，尖得象一把銼刀。他的每一個字都是咬着牙說出來的：

“我們要去占有水泉，我們要用武力得到水。”

奈莱斯唐高兴地說：“你說說該怎么办，青年人。”

大家囁囁地嚷成一片。每个人都想搶着說話。女人們都从家里走出来，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拉里瓦尔举起双手，說道：

“我先发言。”

他等到喧嘩的声音停下来。

“我发言。如果你們想避免不幸，你們就应当好好地听我說話。你，季尔維倫；你从过世的杜里斯卡傳下来太躁的脾气。我并不是想指責你。你自从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經显出这个脾气了。我的大嫂米拉尼茨，也就是說你的母亲，本来就应当管管你，只是，俗話說得好：猴猴也不嫌自己的孩子丑，我这样說，你可不要生气。你說用武力去搶水，但是武力总是要受法律制裁的。你們最后都得下獄。

“这里还有一个另外的消息。它非常重要。就是阿娜伊斯今天早起来看过我的太太。”

一提到阿娜伊斯的名字，季尔維倫气得渾身顫抖，他臉上的皺紋綳得紧紧的象石头刻出来的一样。

“阿娜伊斯来过了，照她所理解的好象是如果把水引到平原上来，就需要紅岡村全体的居民都組織起来，因为这是一个艰巨的工作，一个非常巨大的工作，单凭馬忒埃尔那边的人是办不到的。因此，要是双方沒有和好的話，水就只好仍留在原来的地方过不来，沒有别的办法。”

季尔維倫大声狂笑起来。他的笑声使人听见害怕，就好象撕开一張生鏽的鉛皮一样。

他大聲說道：“你們看不出來馬忒埃爾和阿娜伊斯是勾勾搭搭聯合起來搗的鬼么？”

季爾說：“請你注意，你牽涉到我姐姐身上了。”

“閉上你的鳥嘴，傻瓜，”季爾維倫憤怒地號叫着。

“表哥……”季爾用一種遲緩、仿佛睡着的聲調說。

他的手却忽然握住他的刀柄。

“你們都瘋啦？”

拉里瓦爾趕緊站到他們當中。

“你們真是無法無天，啊，真該死，你們難道要在我家裏流血，一点也不尊重我這一頭白頭髮。”

季爾說：“对不起，是他侮辱了我的姐姐。”

季爾維倫反駁道：“我說的全是事實，如果說實話需要流血，那就只好流，我三倍贊成。”

“你，季爾維倫，你坐在那里；季爾，你坐在这里，”拉里瓦爾命令他們說。

然後，他轉過身來對着居民說：

“你們都聽見了。你們有什麼意見？”

季爾維倫大聲說：“弟兄們，他們想收買你們，他們想用一點水來騙取你們的良心。”

拉里瓦爾說：“靜一靜，讓別人說話。”

可是居民們一聲也不响。他們覺着季爾維倫的目光在他們臉上轉，一直在探索他們的思想。

水。太陽照着它在平原上的河道；它潺潺地流在園子的水溝里，在遇到一簇簇水草的時候，它會發出更响的聲音；天空里的光芒反射在水邊的蘆葦上；女人們帶着葫蘆或

着紅土燒的泥瓮，到水泉那里来取水；洗衣女人的歌声；肥沃的土地，丰富的收获。

他們受到了水的誘惑，思想上做斗争。

伊斯瑪埃尔喃喃地說：“需要考虑考虑。”

“有些黑人，簡直跟狗一样沒有情感。”季尔維倫挖苦着說。

伊斯瑪埃尔沒有回答，他在想：“三十袋玉米，还有白薯和家畜。”

其他的居民也在計算着他們的田地所能生产的收获，他們也在計劃，考虑将来的日子。可是，他們不敢說出来。季尔維倫在那里，使他們感到不方便。他站在他們当中。他的目光象一只发脾气的小鼠那样，一个一个地盯着他們。

拉里瓦尔心里猜到他們的迟疑，于是說道：

“好，用不着心急。正相反，需要头脑冷靜地来考虑这个问题。明天，如果一切順利，我們再聚在这里作出决定好了。”

居民們站起来，季尔維倫头一个走了，沒有对一个人打招呼，連拉里瓦尔也在內。

奈萊斯唐在后边追到門口，帶着巨人反而听从小人話的謙恭的声調說道：

“季尔維倫老弟，我有話要跟你說。”

“去你媽的，”季尔維倫連头也不回，罵了一声就走了。

## 十二

在卡奈梅这一方面呢，也是不可理喻的。他簡直不跟馬忸埃爾說話，即便說話也僅僅是為命令他：“給我干這個去，給我干那個去；替我把小斑馬牽來：我要自己把它賣到百代橋去。”

馬忸埃爾從阿娜伊斯嘴里聽到了拉里瓦爾家里經過的情形。季爾對季爾維倫懷着一肚子的气，口口声声說要把他的腦袋砍下來，治治他那種蠻不講理的态度。胖大的羅娜娜已經看到他的兒子要被警察捉去了，心里非常害怕。她吓得昏了過去，這一下把季爾吓得可不輕，立刻便使他冷靜下來了。不過，他聲明贊同大家和好；於是他就開始去說服其他的人，尤其是年輕人，後來多少也把茂列翁、伊斯瑪埃爾、台蒙菲斯和皮埃里斯都說動了。拉里瓦爾在暗地里也鼓勵他們。真正反對和好的，只有季爾維倫和奈萊斯唐。其他的人還在猶豫不決，可是越來越缺乏堅持的力量，因為馬忸埃爾所估計的都實現了，那就是女人們開始攪得他們的生活沒法過。她們羅嗦他們沒有個完，在他們耳朵里一直埋怨他們，問不完的問題，訴不尽的苦：她們簡直比黃蜂還厲害。他們儘管躲開她們，到外面去透透空氣，或者到弗羅朗蒂娜店里喝一杯酒也沒有用，他們回來的時候，她們不是站在柵欄口等他們，就是站在門口等他們，罵得就更凶了。

路易西美·讓·比埃爾不耐煩起來，舉起拳頭揍了他老婆一拳，想用武力不許她再羅嗦下去，可是她却恐嚇着要



喊“杀了人罗”，路易西美怕鬧出事来，只好忍下去，但是他沒有打了她，手心里直发痒。

他女人呢，看見自己胜利了，就用各种各样的成語来罵他，比方說“烂牙齿只会欺負熟香蕉”了，意思是說，他敢这样对付她，无非是因为她是一个軟弱的女人，沒有保障的女人罢了；她繼續这样罵了好一陣子，終于使路易西美忍受不住了，他狠狠地把他那个多嘴的女人揍了一頓，可是她並沒有鬧得邻家百舍都过来，只是号啕大哭，把路易西美的心也哭軟了，他感到非常难为情而且后悔。

連那个約薩法的女人，瑪利亚娜也緘默不住了，她說道：

“在瑪奧鉄地方，我們都有水用。而且对于园子，我們根本就不用澆水。早晨露水的潮气就足够了。天亮的时候，一切都是湿的，发着亮光。你們来看看，簡直跟太阳吐出的白沫一样。”

她感慨地又說下去：

“真的，我的朋友，靠上天的保佑，在瑪奧鉄，生活倒是容易的。”

約薩法問她說：

“你对于和好这件事怎么个想法？”

“那全看你們，你們是男人，这要你們来决定。”

他們这时是在屋里。他把他年輕的女人拉到自己怀里，抱住她。

她說道：“約薩法，我的丈夫，好几天了，我就想告訴你。我已經怀孕了，亲爱的。不过，要是我們繼續过这种苦日子

的話，我一定不到足月就会把他生下来。”

約薩法松开了她，前額上起了一条皺紋。

“那么，你以为……”

“是的，”她堅決地說。

他好象想了一下，后来他的臉色开朗了，說道：

“这个小生命在决定一切。我去对季尔說贊成。”

瑪利亞娜說：“是生活逼着没办法，而水就是生活的保證。”

……这样一來，双方面的問題看样子有了好轉，可以解决了。季尔維倫感到这一点，就大罵不止。此外，自从在拉里瓦尔家里聚会以后，他一天到晚醉熏熏的，从来沒有清醒过。奈萊斯唐到处陪着他。只是和季尔維倫正相反，酒却使奈萊斯唐脾气很好。他一点儿也不粗野了。跟一个酒桶一样任人随便摆布。只消在斜坡上一推动他，他就能一直滚下去，醉到完全糊涂为止。季尔維倫想刺激他。可是，一点儿也沒有成功。他光知道張着嘴大笑。他笑的是什么呢？是想起了別人老早給他說的一个笑話。他自己都忘光了，可是他認為是可笑的。最后，季尔維倫把他罵了一頓，奈萊斯唐非常难过的走开了，因为吃醉了酒，弯着腰，就象船桅杆在暴风雨里往下弯过来一样，不管遇見誰，都要告訴人家說，他，奈斯托·奈萊斯唐如果不把季尔維倫象一个跳蚤似的捏扁，那只是因为自己的脾气太好……

当然，这一切都傳到希拉里翁耳朵里去了。这使他很不高兴，非常不高兴。这个馬悞埃爾破坏了他的計劃，而且完全破坏了。如果居民們都有水澆地的話，他們就会拒絕

拿田地来偿还债务，来抵偿他们所积欠弗罗朗蒂娜店里的  
高利贷。他妈的，一定得把馬忸埃尔关到城里牢狱里去，叫  
他说出来水泉在哪里。然后，让居民们干等着，等到他们都  
失去了勇气，完全没有指望以后，他，希拉里翁就可以囊括  
他们的田园，成为良田万顷的大地主了。讨厌的是他还须  
要跟团长和法院院长平分。这些人都是狠心的家伙。不过，  
希拉里翁总会想法多捞一把。

头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馬忸埃尔弄清楚。无论如何，  
这是一个坏东西，一个危险的黑人，他专门在居民中间散布  
造反的话。

“你公事公办好了，”弗罗朗蒂娜说。弗罗朗蒂娜本来是  
十字林的一个妓女，给希拉里翁姘上了，她这个人只知道  
要钱，看见钱什么都肯干；“这个馬忸埃尔反抗法律，违反公  
共秩序，这是个反抗政府的家伙。”

“凭良心说，”希拉里翁发誓说，他把他毛茸茸的大手放  
在他胸口上发亮的那枚乡村警长的証章上，“凭良心说，老  
天爷作証，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理当法办的。”

……誰說在紅岡村里，生活不久就会又好轉起来呢？

午后，太阳热得要死，耸立在山腰上的岩石都晒得发红了。  
树木晒得干巴巴的跟生了病一样，只能做烏鴉栖止的  
地方。等它們呱呱地叫过一阵之后，安静下来了，才听得見  
槐树林里雉鷄輕輕的叫声。宗笔湖晒得发出一陣热臭的气  
息，风把它、还有成群的蚊子一起吹到村庄里来。

“馬肚带束得紧不紧？”卡奈梅大声問。

馬忸埃尔回答道：“紧，”他把皮带又收紧了一下。

戴丽拉抬头看看太阳，說道：

“希望你天黑以前就可以赶到。”

她叹了口气。她尽了一切力量劝他不要出这次門。

陶里斯孟专门为了他出門、借給的那匹小紅馬，已經在葫蘆藤下备好了。卞奈梅的脚踩在馬鐙上，吃力地上了馬。馬鞍子是他最后一件体面的东西了。只是罩馬的布沒有，于是把一只布袋披在馬背上就算了。

“再見吧，戴丽拉，”卞奈梅說。

然后又对馬忸埃尔說：

“解开牲口，把繩子交給我，去把柵欄門打开。”

“再見了，我的老伴。”戴丽拉說。

卞奈梅一边吆喝，一边用脚后跟催馬往前走。小花馬順从地跟在后面。

馬忸埃尔打开了竹子做的柵欄。

“爸爸，祝你一路平安。”他說。

“謝謝你，”卞奈梅簡單地回答，看也沒有看他一眼。

馬忸埃尔又回到小屋里。蜥蜴拖着它們軟綿綿的灰色肚子在小路上的尘土里往前爬，一个跟着一个从只长着一些薊棘的园子篱笆下边爬进去。

“說他是一个頑固的人，一点儿也沒有說錯，”老大娘若有所感地自言自語着。“就好象你就不会替他上市場一样。他难道就沒有想到自己有多大年紀了？你看吧，他一定得在百代桥过夜，还不知道要睡在誰家的走廊下边，晚上受涼，关节炎又得疼起来。他就不会想到明天下午还要走远路呢。真是的，卞奈梅这个人，真是一个沒理可講的人。”

尽管馬忸埃爾想讓他父親避免這次出門的勞累，但是他却沒有勉強他不要去。因為他想趁他不在家，去參加當天晚上在拉里瓦爾家里所召集的大會，他要乘他們沒有防備的時候去，給他們一個措手不及，好說服他們，使他們明白除了和解以外，實在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為了消磨急不能待的心情，他用棕櫚葉子編織着一頂草帽。他母親坐在他身邊，說道：

“今天早上，我遇見阿娜伊斯。她一定是到瑪奧鐵去洗衣服去了：她帶着一滿籃子的髒衣服。她跟我說：‘媽媽，你早，’她跟我這樣說。”

馬忸埃爾敏捷的手指編結着草帽。

“你知道我怎樣回答她么？我說：‘你早，我的兒媳婦，’她吡着牙笑。她的牙齒又白又整齊，一對大眼睛，皮膚又黑又細，跟綢子一樣，此外還有长长的大辮子：我看見從她頭巾里露出來的一束頭髮。真的，真是老天爺把她打扮得這樣好看。

“可是，你看，真正要緊的，並不單單是一個漂亮的臉蛋，而是品德好，這個阿娜伊斯態度就不錯，沒有別的話好說。現在，這樣的人可不容易找啊。年輕女孩子里边，不尊重老規矩的，那可太多了。城市把她們的腦筋都變了。真可以說，她們的腳底板上跟抹上辣椒了一樣。簡直在一個地方耽不住，野得不象樣。在她們看來，土地一點也不好，她們更願意到有錢的混血兒家里去做女廚子。就好象是一件挺體面的事一樣。”

老大娘不以為然地又說道：

“真是罪过，我说是一种罪过，我敢说敢当。”

\*

\*

\*

……老兄，你不知道瑪奧鉄的水泉在哪里么？那你一定不是这一带的人。这个水泉是从一座山的半山腰里流出来的。你离开那些住屋和田园，经过平坦的山坡，就走到山脚下那片盆地那里。这个地方，背后是险峻的悬崖，上面有树木遮荫，所以非常凉爽。到处都透着潮湿，所以草长得茂盛极了，一大片一大片的水芹和薄荷长在溪流里。在岩石下面，可以捉小虾，虾长得并不大，颜色是太阳光照在水里的颜色，所以很难辨认这些狡猾的小动物，但是，依然用篮子可以捉到很多，拿它们和米一道煮，真是好吃得不得了，你可以相信我。

太阳好象自得其乐地晒在石子上。潺潺的流水声，杂着洗衣服的女人用棒槌打在湿衣裳上的声音，交织成一片不断的响声，女人们的歌声伴着轻快的水流声，真是好听极了。

不，瑪奧鉄地方的人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他们要什么有什么：一片深红色肥沃的土地，种什么粮食都可以。梨树，苹果树，高得盖过了房子，挡住白天的热气，在围墙上开满了一串串小铃子似的粉红色花朵，它们怎么叫来着？墨西哥花，对，他们就是这样叫的。

然而，居民们最大的幸运，就是有水泉。在附近四周围，没有比这里的水更清更好喝的了。靠近怡神区，水弯弯曲曲地流过去，一直通到平原上，当地的黑人就在那里开辟

了梯形的稻田。

瑪奧鉄的老年人都这样述說掌管水的女神，是一个混血女人。在半夜的时候，她就从水里走出来，一边唱，一边梳她那細长的头发，头发发出来的声音，比小提琴的琴声还要悅耳。誰要听见这一种歌声，就会失魂落魄，画十字、念天主圣父都没有用，因为她的魔术吸引人就跟魚网捉魚一样，水泉的女神在水边上等着人，她唱着歌，对人微笑，做手势要人跟她到水底下，一进水里便永远也不会再游上来。

阿娜伊斯把她的衣服鋪在石头上晒干：她的連衫裙，藍头巾，紫头巾，紅头巾，总之她的全部衣衫；还有她弟弟季尔的褲子，上面补着一大块一大块的补釘，尤其是褲襠里不补就不好意思穿的地方；还有罗娜娜带花边飄带的裙子，一种合适老太太穿的裙子，还有白头巾，要用淀粉浆得很挺，好讓她母亲进城的时候穿戴，还要披上她的黑披肩。

她在她的衣服上探着身子，她用手擰干衣裳，擦上肥皂。阿娜伊斯的腰身柔軟，袒裸着胸口，又丰满又发达，皮肤光滑細膩，真好比几内亚的一位皇后。

她的表姐蘿絲丽亚在她旁边洗衣服。她不停地在說話，述說着有关紅岡村的許多故事，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她編造出来的。这个蘿絲丽亚嘴真厉害。不过，阿娜伊斯听而不聞，她的心思都在馬忒埃尔身上了。

亲爱的馬忒埃尔，她心里在想，无限热情充滿了她，一种懶洋洋的感觉使她想閉上眼睛，就象昨天晚上一样，他爱撫着她，她感到溶化在一股滾燙的激流里，每一个动作都使她的身体激动，两个人合成了一个人，她感到幸福，感到解

放……

“我是他的妻子”她想到这里笑了。“你从古巴走了这么远的路，回到这里来就是为的找到我。这件事说起来真象一篇童话：‘有一次，’不过，这篇童话的结尾很好：‘我是你的妻子，’啊，有些童话可真不好，里面满都是死人和灾害。”

蘿絲丽亚问她：“你怎么不洗啦，是不是累了？”

阿娜伊斯仿佛从梦里醒过来，摇了摇头。

“我不累，表姐，”她说。

她抓起棒槌，又在衣服上捶起来。蓝颜色在水里褪出来，流成一条蓝色的水流。

蘿絲丽亚已经有四个孩子了。她的胸部又干又扁。她望着阿娜伊斯丰满的胸脯，奶头象葡萄似的，心里非常羡慕。

“你应该结婚了，”她说道。

“我？还早呢。”阿娜伊斯说。

她低声轻轻笑了一下，她表姐以为是少女们胆小怕羞的表示，其实，她这个笑，意思是说：你再也想不到，等你看到我跟我的丈夫馬忒埃尔住到新房子里的时候，你才感到奇怪呢。我们的花园里有桂花树，河边上还有芦葦。

……天晚了，天空里一片薄雾，山岭渐渐地淡下去，树林被笼罩在黑暗里，一道镰刀式的弯月在乌云里移动，天真的黑了。

厨房里的灶头，一个接着一个都熄灭了；听见一个女人恶狠狠的声音呼唤她的孩子，小孩在院子里大便，虽然他怕



有妖怪，可是他还没有回来；什么地方有一只狗叫起来，第二只狗也跟着叫，接着家家户户的狗叫成了一片。

该是休息的时候了，每个人都躺在席子上，闭上眼睛，想在睡眠里忘掉自己的痛苦。

红岡村在黑夜里睡着了；除了拉里瓦尔家以外，没有一点光亮。凉棚下面的一张桌子上，点着一根蜡烛，有几个人已经到了，有屋子的主人，还有他的儿子西米廉，还有季尔，约萨法，伊斯玛埃尔，路易西美。陆续还有其他的人到来。

马忸埃尔心里知道这情形，他耐心地等待着。

“马忸埃尔，你告诉我，你睡着了没有，马忸埃尔？”他母亲在隔壁房间里问道。

他坐在床上，一声也不响；假装没听见。只有神象面前的长明灯，浸在椰子油里的灯芯，还在半明不地点着。从关得不严密的窗户外，吹进来一阵风，把那盏小灯吹得摇晃不定，把暗淡的灯光刮得又活跃起来。这是圣·雅各的圣象，同时也是奥古恩神，也就是达荷美<sup>①</sup>的神。他的相貌很凶恶，胡子往上翘着，提着腰刀，身上披着鲜红的花袍，红得跟血的颜色一式一样。

在寂静里，马忸埃尔听见他母亲在草垫上翻身，她想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好睡觉。她喃喃说着一些他听不清的话，大概是在做最后的一次祷告念着一篇祷文：戴丽拉是一个你呀你呀地跟天使谈话的人。

时间不停地过去，马忸埃尔终于耐不住了。他走到门

---

① 法属西非洲地名，在尼日利亚之西。

边，听听动静。

“媽媽，”他輕輕地叫了一聲。

他聽見一個均勻的呼吸聲。老太太睡著了。

馬忸埃爾非常小心地打開窗戶。生鏽的鉸鏈發出輕微的响声。他從窗口里跳出來。小狗認識他，沒有叫，只在他的後邊追隨了他一會兒。天黑得伸手不見拳。幸亏小路上有一點兒月色。沿着園子是一行黑壓壓的大樹，象一道黑牆。蟋蟀在草地裡叫着。馬忸埃爾跳出了柵欄，走到大路上。

這裡離拉里瓦爾家並不遠。他家里的燈光就是一個記號，他只用衝着燈光走就行了。他走過阿娜伊斯的家門口。“你好，我的女人，”他心里在想。他想象着她在睡覺，臉靠在她彎曲的胳膊上，他非常想親近她。這一個星期裡，卡奈梅和戴麗拉就會把求婚的信送給羅娜娜了。包爾瑪先生寫出多麼美麗的辭句吧。他高聲念給馬忸埃爾聽，他自己高興得直嘔嘴，就象嘴里有糖水流出來一樣。後來，馬忸埃爾給了他一瓶老姆酒，一瓶真正老姆酒。馬忸埃爾常常懊悔自己不會寫字。不過，等有水澆地以後，生活改善的時候，就要求城里的行政長官在紅岡村建立一所學校。他要向居民建議，義務勞動來造一座大房子做校舍。教育是必要的，它可以幫助人懂得生活的意義。在古巴罷工的時候，那個跟他談政治的伙伴，就是個凭據。他懂得真多，el hijo de ..... su madre<sup>①</sup>，連最複雜的情況，他都會給你分析得

---

① 西班牙文：象兒子了解他自己的母親一樣。

有条有理，不由得你不佩服；他使你看到每一个問題都排列得整整齐齐，就象洗干淨的衣服挂在太阳底下晒干一样；他把事情給你解釋得如此地清楚明白，使你可以掌握住它，好比一块面包拿在手里。他把每一个問題都給你講透彻。如果居民都进学校，一定就不会再那么容易受人欺騙、受人敲詐、或是給人当驢看待了。

他走到拉里瓦尔棚門口。黑夜籠罩着它，农民們在凉棚下边坐了一个圓圈。季尔維倫在說話。其他的人在听。拉里瓦尔搖着头，做手勢想阻止他，可是季尔維倫还是繼續說下去。他舞动着胳膊，跺着脚。

馬忸埃尔高声說：“向你們致敬。”

拉里瓦尔回答道：“欢迎你。”

馬忸埃尔很快往前走去。他走到灯光下面，居民們都認出来是他。有的人站起来，有些人却仍旧坐在他們的椅子上，張口結舌，呆若木鷄。

馬忸埃尔說：“弟兄們，我来了。”

拉里瓦尔又接着說：“請进来吧。”

“弟兄們，你們好。”

有的人不大乐意的回答一声，有的人却不响。

拉里瓦尔把自己的椅子讓給他。

馬忸埃尔說：“当着您这一头白头发，我可不敢坐。”

拉里瓦尔唇角上露出微笑。馬忸埃尔真是個懂禮貌的人。

馬忸埃尔靠在凉棚的一根柱子上，說道：

“我是抱着和平跟和解的愿望到这里来的。”

拉里瓦尔說：“你說吧，大家听你說。”

“这是事实，真的——我以我老母亲的名义起誓——我發現了一个很大的水泉。”

“一片謊話，”奈萊斯唐罵道。

“奈萊斯唐大哥，我已經起过誓了，而且我一向沒有撒謊的習慣。你不要忘了，當我們还是这样高的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有人說你在陶里斯孟园子里偷了他的玉米穗，我就當場出来承認是我偷的，当时我爸爸用鞭子把我背上的皮都打脫了。”

奈萊斯唐大声說：“这倒是真的，我承認，你的記性真好。”

現在，他張开大嘴笑起来，自己用力地拍着大腿，用力之大簡直能打扁人的脑袋。

“閉上你的嘴吧，”季尔維倫憤怒地咬着牙說。

“我当时偷玉米穗，是跟約薩法和皮埃里斯一起在树林里烤来吃的。那时候，我們大家都伙吃。”

拉里瓦尔心里佩服地想：“这倒是一个聪明的黑人，他把一場暴风雨扭轉过来了。”

馬忸埃尔繼續說：我后来就到外国去了，可是我回来以后，我發現紅岡一带旱得要命，陷在无法比拟的貧困里。”

他停了一下，又說道：

“而且，我还發現居民們不和睦。”

大家又开始感到不安。他們的臉都显得不舒服。

馬忸埃尔单刀直入地說：

“有一个方法可以擺脫掉干旱和貧困：那就是結束这种

不和。”

季尔維倫大声叫起来：“血不能白流，而且流的是杜里斯卡的血，杜里斯卡是我的父亲，你们难道都忘了？”

“索弗尔也死在狱里了。仇也等于报过了。”拉里瓦尔說。

“不行，因为不是我用我的手亲自把他杀死的。”

季尔維倫的臉瘋狂地抽搐着。他两只手象大蜘蛛一样舞动着。

馬忸埃尔开口說：“季尔維倫老兄……”

“你不要叫我老兄。我和你沒有关系。”

馬忸埃尔說：“所有的农民都一样，大家都是一家人。因此，他们彼此总是称呼：兄弟，老兄，表哥，内弟。大家彼此都有用着的时候。一个人如果没有别人来帮助他，他就活不了。这就是互助的真理。我所找到的泉水，需要紅岡全体农民一齐动手。你不要再说不行了。这是生活逼着要这样做，当生活逼着的时候，就須要回答：贊成。”

季尔說：“說得真不錯。”

“是生活逼着。瑪利亞娜不是也这样說的么？”

約薩法站起来說：“贊成，我同意。”

伊斯瑪埃尔問道：“請你告訴我，水够不够用？因为我的园地本来可以收到三十袋玉米。”

“足够每个人的需要，要多少有多少。”

“死东西，”季尔維倫非常粗暴地轉向伊斯瑪埃尔，輕蔑地吐着唾沫罵道。这一个却抓住他的刀柄。

“啊，季尔維倫老弟，”他慢慢地搖着头說，但是眼神猛

烈有力。“你的嘴太沒有約束了。你對於別人一點也不尊敬。有一天你要懊悔的。”

“真是一個討人厭的家伙，”茂列翁也低聲說。

“我知道，你們都反對我。”

季爾維倫說話的時候嘴里好象含著一口粘糊的痰。

“為了幾滴水，你們就出賣了你們的良心。”

“假使是酒的話，你也會出賣你的良心的。”

季爾說的話，季爾維倫裝作沒有聽見。

“至於你，拉里瓦爾，你已經很好的護衛過家庭。我向你說：謝謝，因為我是看在你這樣大年紀的份上，我對你，並不象對這一幫不值錢的東西一樣，我對於你的想法，我就不說了。”

拉里瓦爾也火起來，說道：“你，你就不能想一想麼？你就不能在你腦子里想一想道理麼？”

“不，他媽的，我不要想。”

他朝著馬性埃爾走去，在離他兩步遠的地方停下來。他盯著他看了老半天，好象在衡量他，最後象從嘴里逼出來一聲冷笑似的說道：

“你已經兩次擋住季爾維倫·日爾維里斯的路了。一次，已經太多了。”

他消失在黑夜里。

季爾維倫一走，居民們好象感到解放了一樣。連他們的呼吸也輕鬆了。

路易西美·讓·比埃爾說：“季爾維倫真象有惡鬼附在身上。”

皮埃里斯接着說：“他的确是地方上一害。”

馬忸埃尔站在原地方沒有动。他努力不再去想季尔維倫，就象赶走一只蚊子那样。他等着居民們的決定。

自然，他們是接受的，只是他們不可能馬上答应，說办就办。那他們就显着太急于迁就了。也不應該讓馬忸埃尔自己認為随随便便就能够达到目的。大家都有自己的自尊心，不是么？

象拉里瓦尔这样狡猾的人，当然了解事情的演变。他說道：

“承你真心誠意到这里来，我們也听你說明白了。不过，現在說行不行还嫌太早。請你等到明天吧，如果一切都順利的話，我亲自給你带来我們的答复。”

季尔說：“我已經同意了。”

約薩法接着說：“我已經答应贊成了。”

皮埃里斯說：“我也不反对。”

伊斯瑪埃尔說：“我也沒有意見。”

可是，其余的人都沒有响。

拉里瓦尔說：“你看，还有人決定不下。請你先回去：因為我們自己也需要再研究一下這個問題。你今天来了，我們非常感謝你。”

“拉里瓦尔，你說話很客气。我也一样，我向你們表示我的謝意，弟兄們。如果季尔維倫回来的話，請你們告訴他，我对他沒有一點惡意，这里是我的手，我伸出手来是为大家和平相处，言归于好的。”

奈萊斯唐站起来，笨重地走到馬忸埃尔跟前。他的头

几乎碰到凉棚顶，他的闊肩膀擋得住四个人的視線。馬忸埃尔看他走过来，心里想：“要打倒这样一个人，要有多大的力气呀。”

奈莱斯唐說：“馬忸埃尔老弟，我早已忘了偷玉米的事了。黑人可不是忘恩負义的；感謝老天爷，奈斯托·奈莱斯唐可不是忘恩負义的人。”

他伸出来他那只大手。馬忸埃尔握住它。在这只粗壮的、象树皮疙瘩的手指里，包含着多么大的力量啊。

馬忸埃尔說：“向你致敬。”

奈莱斯唐回答說：“向你致敬。”

他們以同样的姿勢，把手举到自己的前額上。

奈莱斯唐說：“仆人愿为你效劳。”

馬忸埃尔也回答說：“仆人愿为你效劳。”

拉里瓦尔把手按在馬忸埃尔的肩膀上，說道：

“再見吧，我的孩子，你真是个好样儿的。明天上午我会来看你。”

“好吧，再見，拉里瓦尔。”馬忸埃尔說。

“把这根松枝带走吧，在路上可以照照路。”

拉里瓦尔遞給他一根点着的松枝，火头飄飄地搖晃着，发出一陣松脂的气味。

馬忸埃尔表示謝意，又說道：“真太客气了，好吧，表亲们，再見了。”

这一次，大家和他打招呼了；他們的声調不再犹豫，而是一种亲切友好的声音。

馬忸埃尔走出柵栏門；走到大路上；松枝的火光把他周



一  
菌照得很亮，一堵墙从黑暗里露出来；一头受惊的猪，在薊  
棘草里蠕动，哼哼地叫着跑开了；馬忸埃尔心情轻松地走  
着。天空真象一个星斗的花园，月亮轻盈地在星群里溜过  
去，仿佛一把闪亮的镰刀，那些星星真应该象割下来的花朵  
落下来才对呀。

“我可以肯定，拉里瓦尔明天会给我带来好消息。你尽  
了你的义务，你完成了你的使命。馬忸埃尔，紅岡村的生活  
要重新好起来，你现在可以造这座房子了，要有三个門，两  
扇窗，一条有栏杆的走廊，还要有一个小台阶。玉蜀黍长得  
这样高，人們从路上就看不见它。”

他沿着阿娜伊斯家的篱笆墙走。

“将来就是这样，我的黑姑娘，你会看得到你的丈夫决  
不是一个懶汉，而是一个勤劳的黑人，每天早起公鷄头一遍  
叫就起来，他是个无可指責的种田人，是个真正統治泉水的  
人。”

树底下，院子尽头的小屋仿佛在沉睡。他站了一会儿。  
他聞着苏木花的香味，心里感到一种非常愉快和安静的心  
情。“休息吧，阿娜，休息吧，亲爱的，一直睡到太阳出来。”

草地上有踩动的声音使他回过头来。他已经来不及躲  
开那一刀了。一条黑影来到他跟前，又刺了他一刀。一股  
热血的味道从嘴里涌上来。他摇晃了一下，摔倒了，火把也  
灭了。

## 十三

他清醒过来的时候，遥远的星光緩慢而模糊地閃爍着。剧烈的疼痛使他无法移动。“El desgraciado<sup>①</sup>……。我要死了。”他試着想站起来，可是，臉朝下又摔倒了。“我要死啦，象狗一样死在大路上。”他用胳膊肘撑着身体，往前爬了几步。他的气力太小了，連救命也喊不出来。在这个荒凉寂靜的黑夜里，誰听見他的叫声呢？他施出了絕大的努力，肋骨和肩膀的伤口象裂开似的疼痛，他勉强站起来，搖搖晃晃活象一个醉汉，两条腿发抖，两只脚象鉛一样重。天空一直在轉，严重的恶心，使他想吐。他跟跄地走了几步。每动一下，他都覺得他的伤口痛得要死。他擦了擦嘴，有血从嘴里流出来。他象瞎子在黑暗里探路一样向前伸着两只手。他穿过大路。然而，一脚踩在沟里，他摔下去了。他用手抓住了薊棘和野草，一直爬到篱笆那里，他用出絕大的力量又站起来了。他喘着气，滿臉淌冷汗。他顫抖的手指摸索着篱笆墙；他在黑夜里走着，头昏眼花，磕磕絆絆地碰着石头。他吐出濃濃的、凝結着的東西，使他感到昏厥和恶心，两条腿也支持不住了。他用胳膊抱住一根柱子，可是他僵硬的重量把它拖倒了，他又滾在地上。他每次醒过来，都感到更无力，可是，要挨到自己家門口的頑强意志，鼓舞着他最后的一点力量。他趴在地上往前爬，朝着柵栏那里爬去。当

---

① 西班牙文：真倒霉。

他爬到柵欄根前的時候，天空已經發白，東面露出一道微光，已經在預告天快亮了。他從竹柵欄下邊爬過去。在他身子下面的小路，在月光的照耀下，他看起來仿佛一條溪水似的在流動。小狗跑過來，看見這個用手和膝蓋朝屋裡爬的人很害怕，它恐慌地驚叫起來。

馬忸埃爾用他整個的身體靠在門上。

“是誰呀？”老太太大聲在里边問。

“媽媽，”馬忸埃爾呻吟着。

狗也在慘叫。

“我問到底是誰？”戴麗拉又問了一遍。

她起來，點上了燈。一陣萬分恐慌的心情使她全身發抖。

門外面，黑影里傳來斷斷續續的呻吟聲：

“求你快點吧，媽媽。”

“是馬忸埃爾？天呀，耶穌、瑪利亞、約瑟夫。”

他躺在她跟前。她用她衰弱的手把這個重大的身體拖到屋子裡。她看見了血，吓得叫了一聲。

“我早就知道，我早就知道，他們刺殺了他，他們把我的兒子殺死了。朋友們，快來救命呀，朋友們快來呀。”

“不要叫，媽媽不要叫，”馬忸埃爾聲嘶力竭地說。“關上門，媽媽，幫我躺下來。”

她幾乎是把他抱上了床。上了年紀的戴麗拉，哪兒來的這麼大的力氣呢？想到她兒子快要死了的念頭，使她幾乎發瘋。她替他脫下衣服。他的肋骨和背上露出來兩個發黑的小傷口。她撕了一塊布，把傷口扎好，然後去生火，用

葫蘆叶子燒水。

馬忒埃爾躺在床上，閉着眼睛，呼吸很困難。奧古恩神象面前的一盞燈一直在點着。神象提着寶刀，穿着紅袍，象一片血紅的雲霧那樣籠罩着他。

戴麗拉坐在他身邊，哭得眼睛都看不清了。

馬忒埃爾的嘴唇動了動。

“媽媽，你在这里么？在我身邊陪陪我吧，我的媽媽。”

“是的，我的孩子，是的，親愛的，我在这里陪你。”

她撫摸着他的手，又親了親他沾滿泥土的手。

“告訴我兇手的名字，我去通知希拉里翁。”

他激動起來，說：

“不，不。”

他的聲音很小，懇求着。

“這樣做一點用處也沒有。水，應當挽救水。野鴿，野鴿在樹枝里拍着翅膀，野鴿。叫阿娜伊斯告訴你到無花果樹那里去的路，那是到水泉那里去的路。”

他呆直的目光閃着光輝。她揩干了他滿是汗水的前額。他的胸口好象擔負着一個很大的重量。

他慢慢地安靜下來，睡着了。戴麗拉不敢離開他。“我的天啊，神靈啊，聖母啊，天使們啊，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叫他活下去吧，因為他要是死了，叫我這個老戴麗拉在世界上做什麼呢？回答我吧，她孤苦伶仃活在世上做什麼？沒有老年的安慰，沒有她受一輩子窮苦所應得的報酬。你啊，耶穌的母親，你曾在你兒子十字架下痛苦，哦，顯靈的聖母，我求你發發慈悲，發發慈悲，保佑保佑我的兒子吧，你讓

我死好了，我活也活够了，可是他，他还正在年轻力壮，这个可怜的孩子，让他活下去吧，你听见没有，亲爱的圣母，你听见没有，我的小母亲，我的好母亲，我亲爱的小母亲，啊，你一定会听见我的新求的，是不是？”

她悲痛欲绝，跪在地上，两只手交叉在胸口。她吻着地。“土地啊，神圣的土地啊，看在天父、圣子和神灵的名份上，不要喝他的血吧。阿们。”她又是哭又是祈祷，但是如果象圣书上说的那样，最后时刻到了，祷告念经又有什么用呢？当月亮消逝、星星隐没、白云遮住太阳的时候，勇敢的黑人说道：“我累了。”黑女人停下捣玉米的石杵，因为她也累了。一只鸟在树林里发笑，它的笑声仿佛一只生了锈的木铃。唱哀歌的女人围坐了一圈，唱不出字，唱不出词，奔丧的女人跑遍全村的大路，喊道：“来帮忙吧，来帮忙吧，我们今天要安葬一个黑人，把他埋到坟里去，他要化为尘土了。”

阳光从关得不严的窗戶透进来。母鸡跟平常一样咯咯地叫着。

马忸埃尔睁开眼睛。他喘着，短促地吸着气。

戴丽拉轻轻问道：“你醒啦，我的孩子，你觉得怎么样？你的身体觉得怎么样？”

他喃喃地说：

“我渴！”

“你要喝一点咖啡么？”

他动了动眼睛，表示要喝。

戴丽拉去把咖啡坐在火上，带着葫蘆叶煎的热汤回来。

她把他的伤口洗干净。血流得不多。

“我渴呀，”他又叫了。

老人家端来咖啡。她用胳膊扶起来馬忸埃尔，他吃力地喝了几口，他的头又枕到枕头上。

“开开窗户吧，妈妈。”

他望着越来越亮的天空，衰弱地露出了笑容，好象在说：

“天亮了，每天，天都会亮起来。生活又重新开始。”

戴丽拉又追问着：“馬忸埃尔，告诉我，告诉我这个强盗的名字，我好去报告希拉里翁。”

他的手在被单上不安地动着。指甲白得象鱼鳞。他想说话，只是声音是这样的微弱，戴丽拉只好扒在他身上才听得见。

“把你的手给我，妈妈，把你的手给我。暖暖我吧，我觉得我手里冰冷。”

戴丽拉望着她的儿子，心里一阵失望。两只眼在眼眶里显得很大。凹下去的面颊现出一圈圈青绿色的斑点。她心里想：

“他要死了，我的孩子要死了，死神已经在他的身上。”

“你听见我说话么，妈妈？”

“是的，馬忸埃尔，我在听着你。”

看得出来，他在鼓足他的气力想说话。戴丽拉泪眼模糊，望着这个一起一伏、挣扎着的胸口。

如果你通知希拉里翁，那就要重演一次索弗尔和杜里斯卡的事件了。居民间又要彼此记仇，报复。水就得不到

了。你們向神献过祭，供献过鷄血和羊羔，求神下雨，可是一点也沒有功效。因为只有人的牺牲才有用处。这是黑人的血。你去找拉里瓦尔吧。把我这个流过血的人最后的愿望告訴他：和解，和解，为了讓生活重新开始，讓朝阳重新照在湿润的田野上。”

“他沒有气力了，又喃喃地說：

“你們要为我唱个哀歌，要唱集体农业互助的歌。”

这时候，院子外边一个声音叫起来：“你們好。”

戴丽拉机械地回答說：“你好。”

希拉里翁凶恶的脑袋出現在窗口上。

“你早，戴丽拉。”

“你早。”

他看見床上有人躺着。

“他怎么啦？病了么？”

他两只多疑的眼睛，打量着馬忒埃尔。

戴丽拉犹豫起来，但是她覺到馬忒埃尔的手紧紧地握了她一下。她說道：

“是呀，他从古巴带回来恶性的瘧疾。”

希拉里翁又接着問：“他睡着沒有？”

“是的，他睡着了。”

“真麻煩，团长要找他。等他起床的时候，叫他到軍营去一趟。”

“好吧，我等会儿告訴他。”

她听着脚步声渐渐走远了，才朝着馬忒埃尔轉过身来，他的嘴里流出来一道烏黑的血，眼睛望着她，可是已經看不

見她了。他仍舊握着她的手：他帶走了她許下的話。

\*

\*

\*

老戴麗拉合上她兒子的眼睛，把他的血衣塞在床底下。現在，她可以象受傷的野獸一樣大聲哀號了。鄰居們聽見了，男的女的都跑過來。事情的发生，真跟晴天霹靂一樣出乎意外。他們感到說不出話來。一個那麼強壯的小伙子。昨天我還叫他“馬忸埃爾老弟……”呢，這件事不平常，不，太奇怪了。但是，不拘他們怎麼問，戴麗拉却一口回說：是瘧疾，是古巴那個地方的一種惡性的熱病。接着，她呼地搶天，号啕大哭，她伸開胳膊，悲慟衰老的身體渾身顫抖。

羅雷連來了。他看了看尸首。死人的頭前和腳後各點着一支蠟燭。馬忸埃爾的前額依然發亮，他的嘴角到死還保持着他那頑強的皺紋。

“啊，領袖，你就這樣撇下我們么？領袖啊，你真的走了么？”

一大顆一大顆的眼淚從他粗糙的臉上滾下來。

戴斯蒂娜大娘說：“多麼不幸啊！”

美麗雅嘆着氣說：“這種日子叫人怎麼過！”

克萊爾密茨說：“孀子，我來幫你把他洗乾淨吧。”

但是戴麗拉說：“不要，謝謝你。”

她又說：“我再等一等。”

“孀子，你等誰呢？”

“我再等一等。”老媽媽重復着說。

戴斯蒂娜給她送來一杯茶。她拒絕了。她在椅子上晃



来晃去坐不稳，就象用她的身体想把痛苦晃走似的。其他的人扶着她，安慰她，但是这一切都是空话，她根本没有听进去，她凄惨地呻吟着，好象有人用铁爪子要捉走她的灵魂一样。

那一方面的人也听到消息了。他们都悄悄地到拉里瓦尔家去。拉里瓦尔坐在凉棚下面。他搔着他的胡子，他们问他什么，他都不答腔。难道他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么？当然，他们都知道。季尔维伦的屋门上了锁，他本人也不见了。

女人们都站在她们栅栏前边。一个说：“这事出得真奇怪，”另一个接着说：“真是的，真是的。”至于路易西美·让·比埃尔的女人，伊斯玛妮，她说这是水神来报复来了。她说道：“我的大嫂，水神可真厉害啊。”一个邻居却解释说：“人家说是马丑埃尔从古巴带回来一种恶性瘧疾。这种病会吸他的血。”又一个什么都不相信的说道：“人家说，人家说，我看什么消息都会有人瞎造。”

希拉里翁象猎狗追寻野兽一样到处去嗅。他觉得这件事不明不白。他派他的助手去打听。可是任何地方都没有听到一点消息。不然，就是看到大家都惊呆了，看不出有人装假。

希拉里翁心里想：“这样更好。马丑埃尔这个小子不是一个安分的黑人。现在，我可以把这些笨猪的田地弄到手了。”那个贪财的女人，佛罗朗蒂娜也是这个想法。

戴丽拉等待的人来了。阿娜伊斯丢魂落魄，几乎是跑来的。别人要怎么說，就讓他們說好了。她不再在乎了。他

們會知道，活該，就讓他們知道好了。知道又怎麼樣呢？“馬忸埃爾，馬忸埃爾，啊，我的哥哥，我的丈夫，我的親愛的。‘你就是我家裏的主婦，’他對我是這樣說的。‘在我們花園里有蘆葦和桂花樹。’”他們在水泉邊有過關係，水的潺潺聲象一股新生的力量那樣流進她的身體。“怎麼，說死就這樣死了麼？一個這樣剛毅、這樣強壯的黑人，說死、就象一陣風吹滅蠟燭、一把鐮刀割斷青草、一只熟透了的果子從樹上掉下來在地上爛掉麼？這樣，庄稼成熟的時候，他再也看不見了，水將在河溝里潺潺流着，他也聽不見了，而我，阿娜伊斯，你的妻子，我喊你，你也不回答我了麼？天呀，不行，這不是真事兒，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太不公道的了。”

居民們看見她跑向馬忸埃爾家裏去，都搖搖頭。他們驚訝地說：“朋友們，羅娜娜這個女孩子瘋了麼？”

當她走進院子裏，他們都惊奇地望着她。安東尼恰巧也走進來，他奇怪得張口結舌，聖·雅各低低地嘀咕着：“這個討厭鬼到這兒來干什么啦？”戴斯蒂娜兩手叉腰，氣勢洶洶地向着她走過去。

然而戴麗拉站起來了。她拉住阿娜伊斯的手，把她抱在懷裏，兩個人一起放聲大哭起來。於是，大家都明白了。心地善良的克萊爾密茨低聲嘆氣說：“啊，真可憐，可憐的小姑娘！”安東尼說：“生活是一場戲，看吧，就是這個樣兒。”

他吐了一口唾沫，又說道：“而且滋味還是真苦，這該死的生活。”

阿娜伊斯跪在馬忸埃爾跟前。她拿起他已經冰冷的手。她眼淚巴巴親切地喊道：“馬忸埃爾，馬忸埃爾，”接着，

惨叫了一声，身子向后倒下去，两只手举向天空，脸上痛苦得都变了样了。“老天爷啊，你真狠心啊，说你是仁慈的神，是假的，是一句假话。我们这样求你救救我们，你就听不见。你看看我们的痛苦，看看我们多受罪，看看我们受的灾难吧。老天爷，难道你睡着了？你聾了么？天呀，你瞎了么？难道你没有心肝么？我的天呀！你的公道在哪里？你的怜悯在哪里？你的仁慈在哪里呢？”

戴丽拉说道：“阿娜伊斯，别乱说，你这种话说了有罪。”

可是阿娜伊斯并不听她：“我们这些黑人白白向你祷告，白白求你保佑，求你宽恕，你拿我们却当做小米一样放在石臼里捣碎，你拿我们当做尘土一样践踏，你欺负我们，折磨我们，毁灭我们。”

安东尼伤感地说：“是的，弟兄们，就是这样，黑人自从离开几内亚以来，始终在狂风暴雨里，没有过过一天的好日子。人家说，老天爷是仁慈的，要知道，老天爷是白种人啊。可是，谁知道呢，也许老天爷是黑人呢。”

“得了，安东尼，在这间屋里咒骂天地已经骂够了。”

戴丽拉把阿娜伊斯拉起来，说道：

“拿出勇气来，我的孩子。我们来替他净净身吧。”

邻居们从屋里走出来，戴丽拉关上了房门。

她把一个手指头放在嘴上，说道：

“不要叫出来。”

她轻轻地尸体翻过来。

“听我说，不要叫。”

她撩开衬衫，马忒埃尔身上有两条比皮肤还黑的小伤

口，象两張小嘴，上面血都凝結住了。

“我的天，”阿娜伊斯哭喪着。

戴丽拉在第一个伤口上画了个十字。

“你什么也沒有看見。”

她又在第二个伤口上画了十字。

“你什么也不知道。”

她严肃地望着阿娜伊斯。

“这是他最后嘱咐下的話。他断气的时候紧握着我的手，我是許下过他的。你也要发誓保守这个秘密。”

“我发誓，媽媽。”

“以慈悲圣母的名义？”

“以慈悲圣母的名义。”

这个冰冷的、已經沒有知觉的、僵硬的高大尸体，不是馬忒埃尔。这只是他象石头一样的一个外形。真的馬忒埃尔是在山里，在树林里，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和阿娜伊斯說話：“我的妻子啊。”他把她抱在怀里，用他的热情包圍住她。真的馬忒埃尔正在田园里开辟水道，他在晨曦的露水里，徘徊在未来的收获里。

阿娜伊斯害怕了，她低声說：“媽媽，我怕。”

老媽媽說：“他是你的丈夫，你应当尽你的义务。”

阿娜伊斯低下了头，說道：“是，媽媽，我尽我的义务。”

等到两个女人把这件为死人做的工作做好以后，給馬忒埃尔穿好了粗藍布的衣服，戴丽拉又把蜡烛点起来。

她說道：“把腰刀放在他身边，他是一个有骨气的劳动人民。”

\*

\*

\*

下午傍黑的时候，卞奈梅回来了。他又牵回来他没有卖掉的那匹小馬。馬蹄子肿起来，走路一瘸一瘸的。

他看見滿院子都是人，大声問道：

“我們家怎么这么些人呀？”

罗雷連替他开了柵栏門。

卞奈梅不滿意地說：“我有孩子，怎么倒要邻居替我開門，不过，还是謝謝你，罗雷連。”

他想走进去，罗雷連攔住了馬的繮繩。

“卞奈梅老爹，”他开口叫道。

这时戴丽拉从屋里走出来。她慢慢地向前走，穿着一身黑衣服，显得又高又直，头上包着一条白头巾。她說道：

“卞奈梅，你下来吧，赶快扶住我。”

“出了什么事啦？”老头子結結巴巴地說。

“赶快扶住我。”

可是，她没有气力了，一下子倒在卞奈梅的怀里，抽抽搭搭又哭起来。

屋子里，哭丧的人一齐高声大哭。大胖子戴斯蒂娜折腾着身体，捶手頓足，号啕大哭，跟哭傻了一样。

“啊，天呀，老天呀，卞奈梅回来了，我的朋友，卞奈梅回来了。”

“难道是馬忸埃尔么？”老头子緊張得連嗓子都沒有了。

戴丽拉拚命地抓住他。

“是呀，卞奈梅，亲爱的，我們的孩子，我們唯一的孩子，

我們老年的安慰。”

居民們讓開一條路讓他們走進來。女人們哭得更响了。

安东尼說道：“灾难不用請自己會來，它不管人家願意不願意，坐下來就吃，只把骨頭剩下。”

卡奈梅看了看尸首。老頭子沒有哭，可是，連心腸最硬的人也不忍看看他的臉色，都一致轉過頭去，假裝咳嗽。突然，卡奈梅身體一晃，大家趕快把他扶住了。

他推開他們，說道：“你們別管我。”

他從屋裡走出來，坐在走廊前邊一級石階上，垂頭喪氣，就象有人把他的肩膀壓下去一樣。兩隻手挨着地上的塵土直打哆嗦。

……太陽快要落山，白天總得有個完的時候：一大塊一大塊的雲彩在天上向西飛，紅得象火燒。草原上一群牛一動也不動。母鷄已經拍着翅膀飛到葫蘆藤上了。

鄰居們有的來，有的走。因為須要回去照顧留在家裡的小孩子，自己也吃一口東西。回頭，他們還要來守靈的。從鄰舍那裡借來一些桌子和椅子，已經擺在院子裡了。咖啡和肉桂茶的氣味在院子裡散布着。羅雷連借出來兩塊錢買酒，他只有這麼些。戴麗拉的錢剛够打發來作祈禱并替死者祝福的薩瓦那神父①。他們沒有錢在教堂裡舉行葬禮。那太貴了，何況教堂對窮人又不賒賬，這不是商店，而

---

① 海地鄉村里的教士。

是神殿。

号啕的哭声停下来了。天已黑，到处是一片黑暗和寂靜。不时听到一个女人的叹气声：“哎，耶穌、圣母瑪利亞，”但是声調并不怎么急切：到了最后，連难过也难过得累了。

戴丽拉坐在馬忒埃尔身边。她两个眼睛沒有离开过他，有时候还好象低声跟他談話。誰也听不見她說的什么。

阿娜伊斯走了。她需要把事情对她母亲罗丽娜解釋清楚。这可不那么便当。

卡奈梅一直坐在那里沒有动，手托着头，两个胳膊肘放在膝盖上。他睡着了么？沒有人知道；大家也不去惊扰他。

罗雷連忙着做棺材。他在自己門口鋪木板，釘釘子。他的弟弟昂塞姆举着火把替他照亮。

这个工作并不費事：三块木板，再来一个盖子，能把他的亡友抬到地里埋掉就算了。

他心里想：“多么了不起的一个黑人，真是好样的！整个地方誰也比不了。可是，死神偏象瞎子在市場上选檸檬果一样看中了他：它摸摸索索把好人都拣到手里，却把坏人放掉了。实在情形就是这样，真不公道。”

他对昂塞姆說：“把釘子递給我。”

他那奇怪的大影子在牆上移来移去。

昂塞姆才剛成年。如果他把馬忒埃尔的話告訴他，很可能他还不懂。“我看見馬忒埃尔編草帽，他一边手里編，一边說：‘有一天……我們把全部农民組織起来，成立一个大規模的集体互助組，来消除貧困，建立新的生活。’領袖呀，你看不到这一天了，你死得太早，可是你給我們留下了希望

和勇气。

“再給我一个釘，还要一个，把火把拿过来照照，昂塞姆，再給我一个釘。棺材做好了，盖子大小也正合适，我做完了，老实說，我的馬忒埃尔老弟，我这份薄意，实在不值得道謝。”

他端詳着他做的棺材：一个簡單的长匣子。木板又薄，木头又湿，埋到地里很快就会烂掉。如果我能弄到几块好桃花心木板，几条鉄边就象城里包尔瑪先生店里出卖的那种，就好了。可惜太貴，买不起。

昂塞姆說：“他們已經开始唱圣歌了。”

罗雷連說道：“我听見了。”

凄惨的歌声在黑夜里响起来。“你无限仁慈，担負了我們罪惡的重担。为拯救我們，你受罪而死。”

歌声一停下来，一个女人的声音，高亢、顫抖、有一点嘶哑，接着唱下去，別人的声音也跟上來，于是全体的合唱又响起来。

是去守灵的时候了。

在房子的正屋里，戴丽拉在一条白台布上放了一个耶穌受难的十字架，点好了蜡烛，放了鮮花，鮮花就是在这个干旱的地方所能找到的就算了，也就是說，只有一点儿。

“天主啊，現在請您按照您許下的話，讓您的仆人安息吧。”

邻人們在这个祭台前边唱着圣歌。他們彼此靠得很紧，蜡烛光照在他們淌汗的黑臉上閃閃发亮。

幸亏有酒給他們提提精神，看得出来安东尼已經喝过



了头了。他的腿已經站不大住，他扯着喉嚨唱圣歌。当他发出粗大而嘶哑的声音时，总是把别人的声音都压下去。戴斯蒂娜大娘不露声色、用胳膊肘对准他的胸口捣了一下，差一点沒有搞得他透不过气来。

后来，他在院子里說道：“这个坏婆娘，她連对死人馬忸埃尔也不尊敬。”

他又用威胁的口气說：

“好，我編她一首歌，他媽的……”

然而，他想起了他是在参加人家的丧事，他把到了嘴边的难听话，又咽下去了。

每張桌子上都点着一支小蜡烛，因此院子里成了一个光亮的小島。男人们坐在桌子周圍，玩着紙牌。他們把紙牌在手里排成扇子的样子，专心一志，别的什么都不想了。难道他們已經把馬忸埃尔忘掉了么？噢，不是的，不要相信。不过我們男人不能象女人那样大哭小叫。女人们嘴里一叫，心里就轻松了。男人却更有勇气一声不响地忍受。再說，守灵的时候玩紙牌，也是一向的习惯。我打方块十。

卡奈梅跟一个沒有魂的人似的。他走进馬忸埃尔停丧的屋里。他用迷惘失神的眼睛望了他老半天，然后，又走到院子里，經過桌子旁边，人家跟他說話，他也不答理。

戴丽拉又是好話、又是恳求，总算逼着他喝了一点湯。盘子里的东西，他差不多一点也沒有动。

安东尼說：“这个人也跟死人一样，完蛋了。”

阿娜伊斯又来了。她向她母亲罗丽娜解释清楚了。罗丽娜大吵大鬧，把什么难听话都罵出来了。

“你不害羞么？”她罵道。

“不，”阿娜伊斯回答說。

罗丽娜大嚷起来：“你們看看这个女孩子，不害羞，不要臉罗。”

阿娜伊斯回答說：“不，我是他的妻子。他是世界上最好的黑人。他誠懇，他善良。他沒有欺騙我，也沒有強逼我。是我自己情愿的。”

“可是，明明知道我們是仇人，你怎么和他見面呢？”

“他爱我，我也爱他。我們就遇到一块儿了。”

她摘下銀耳环，穿上孝服，头上披了一条白头巾。

“不許你去。”

罗丽娜擋在門口。

阿娜伊斯說：“媽呀，我难过极了。”

“活該；我說过不許你去。”

阿娜伊斯恳求道：“媽呀，我伤心极了。”

“你听見我的話了吧？我可不要說三遍。”

有人敲門。是季尔。季尔走进来，剛才的經過他都看見了。

他說道：“季尔維倫沒有瞎說，你跟死去的馬杜埃爾是在一起了。”

他停了一停，又說道：“季尔維倫一早就离开紅岡了。”

阿娜伊斯沒有响。她想起了她发的誓。

季尔問道：“你知道水泉在哪里么？”

阿娜伊斯回答說：“我知道。”

季尔說：“媽媽，讓她走吧。”

阿娜伊斯从家里逃出来。

守灵时，必須想些办法消磨时间呀。纸牌，唱圣歌，甘蔗酒，都不够应付。夜真长呀。

安东尼在厨房旁边，手里端着一杯咖啡，在出谜给别人猜。围在他周围的都是年轻人。倒不是年纪大的人不高兴猜谜，而是觉着太不严肃，有伤男人的尊严。很可能这个安东尼来一个意想不到的笑话，大家会忍不住笑起来的。那么？那么，年轻人就不再尊敬你了：这些小猴猴们随时都准备把你看成和他们平等的人，和你呼兄唤弟。

安东尼开始说：

“一进到家里，所有的女人都脱下衣服。这是什么？”

大家猜起来。他们绞尽脑汁，可是，可是，他们猜不着。

昂塞姆问：“这是什么？”

安东尼解释说：“帆船驶进港口，都在落帆啊。”

他喝了一口咖啡。

“我去见国王。有两条路，难道我能同时走两条路么？”

拉查尔大声说：“是裤子。”

“猜对了。不过这一个，如果你们猜着，我就不叫安东尼了。‘小玛丽一只手插在腰里，说：我是一个大姑娘。’这是什么？”

这个谜难猜，真的，这个谜难猜。

“你们都不够聪明。你们这帮笨脑袋。”

果然，他们想了半天，还是白费心思，没有人猜得出来。

安东尼得意地说：

“是杯子呀。”

他拿起他的杯子来，拿杯柄給他們看，高兴地笑起来。

“安东尼叔叔，再說一个，請你再說一个，”大家一齐要求他。

“噓……你們鬧的声音太大了，真是貪心不足。”

安东尼装着非請不肯，其实他心里却巴不得繼續說下去。誰都会告訴你，周圍這一片地方，沒有比安东尼更會說故事、更會唱歌的人了。

“好，我給你們容易的猜：象球那樣圓，象路那樣長。這是什么？”

“棧球。”

“為了討好周圍的人，燒自己的舌頭，供獻自己的血。是什么？”

“燈。”

“綠外套，白襯衫，紅褲子，黑領帶。這是什么？”

“西瓜。”

安东尼說：“昂塞姆，好孩子，去給我倒杯酒吧，要倒滿，你聽見沒有？辦喪事可沒法吝惜酒，應該尊敬死人。要是酒瓶在戴斯蒂娜大娘手里，就跟她說是倒給羅雷連的。可要小心，孩子，千萬小心，因為戴斯蒂娜跟我，就象牛奶和檸檬一樣混不到一塊。我們一見面也要翻胃。”

守靈的時間就這樣度過去：既有眼淚，也有笑聲。跟人活着的時候一樣；是的，跟人活着的時候完全一樣。

旁邊另外有一小堆人，那裏有上年紀的都雷連·讓·雅各，福樂里蒙·福樂里，狄厄外伊·利舍，還有羅雷連·羅洛爾。

都雷連說：“依我看，馬忒埃爾死得很奇怪。”

福乐里蒙表示說：“我也这么想。”

罗雷連却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說道：

“戴丽拉說他是生恶性瘧疾死的。既然她这样說，那一定就是这样。她沒有必要說假話。有一种瘧疾在表面上看不出来，实际上却在侵蝕你的身体。人象家俱一样，看起来很結实，很牢固，可是里头已經长了蛀虫了，有一天，就会把家俱吃成細粉。”

“也許。”福乐里蒙說，但是他心里好象不大相信。

狄厄外伊·利舍插嘴道：

“正午的时候，你到河那边去，河是干的；沒有水；只有小石子和大石块。但是山上下过大雨，到下午，雨水就会从山上流下来，力量很大，一路上遇到什么也会把它冲坏。死亡来的时候也是如此，誰也不会料到，誰也沒法抵抗，弟兄們。”

罗雷連說：“談到水，倒須要知道馬忒埃爾有沒有告訴过水泉究竟在哪儿。我是他的朋友，但是他也沒有来得及把地点告訴我。”

“可能戴丽拉知道吧？”

“罗娜娜那个女孩子一定知道。”

“如果他把水泉的秘密也一同帶走，我們真是再倒霉也沒有了。”

“我們要找遍所有的地方，山頂上，山崖下，角里縫里都要找遍。”

“也不一定找得到。”

“我們已經盼了好久。眼看着很快就有水灌溉田園了，  
這樣一來，多麼可惜。”

“不走運，就是倒霉。我已經計劃好在地邊上種豌豆  
了。現在豌豆在市場上真值錢。”

“沿着河溝可以種香蕉。”

狄厄外伊說：“我呀，我那塊地上，本來打算種韭菜和大  
蒜。”

都雷連老頭兒嘆着氣說：

“是啊。每個黑人都有他自己的打算。這個說：我要這  
樣，那個說：我要那樣，而這個時候，災難却在暗地里發笑。  
它在路角等着人，這就是所謂死亡了。

“唉，朋友們，我也快了，我也快了，我的日子也不長久  
了，可是我真喜歡再看一次長出玉米的田地，再看一次園子  
里的好收成。”

“我們要戰鬥，要爭取光榮……”

唱聖歌的人真有耐勁，他們簡直唱不累。肥胖的戴斯  
蒂娜已經累得癱在椅子上了。她的頭在肩膀上晃來晃去，  
閉着眼睛，光着腳打着拍子，用沉郁的尖嗓子跟着唱。

“哼，丑女人！”安東尼帶着厭惡的樣子嘀咕着。

酒瓶放在一張桌子上，他剛一伸手，就見戴斯蒂娜睜開  
了一隻眼，只睜一隻，可是眼神很凶，安東尼只好裝做去捏  
蠟花，嘴里說着：

“這樣點太費蠟燭。”

然後，他趕快溜開，搭拉着胳膊，嘴里嘟囔着一些不堪  
重復的難聽話。

“我們要战斗，要爭取光榮……”戴斯蒂娜又唱起来，不过这一次，声音响亮而雄壮，使得合唱象火上新添了木柴，又活跃起来了。歌声在临明的半空里颤抖荡漾，紅岡村那些一向早起的农民听见了，說道：“哦，是的，今天要安葬了。”那些前额扒在桌子上，在凉棚下边睡觉的人，也醒来了，他們要咖啡喝，戴丽拉始終沒有离开过馬忸埃尔，可怜的阿娜伊斯也是一样，卡奈梅却蜷縮在一个角落里。这是最后一首圣歌了，最后的一首，因为天亮了，黑压压的树林背后露出了魚肚白的天空。邻居們开始告辞。他們回头再来，他們在槐树林下面的小路上不見了，野雉从树枝上飞下来，聚在树林里的空地上，雄鷄的叫声从这一个院子傳到那一个院子。一匹小馬在草地上拚命地嘶鳴。

罗雷連說：“再見吧，戴丽拉，”他迟疑了一下，又說道：“再見吧，阿娜伊斯。”

她們回答的声音很低沉，因为哭得太多，沒有气力了。

曙光从窗口透进来，然而馬忸埃尔再也看不見它了，他永远长眠下去，不再醒来了。阿們。

\*

\*

\*

大約十点鐘，薩瓦那神父阿里斯多迈納走进院子里。他騎着一头小驢，他那笨重的身体把小驢压得駝下来，他的两只脚一直挨到地上。他来迟了，因为牲口不听话；阿里斯多迈納使勁用脚后跟夹它两边的肋骨，夹得太厉害了；差一点沒有把它从地上夹起来。

他穿着一件长法衣，它从前一定是黑的，不过，因为穿

用多年，現在變成野鴿脖子上那種發亮的灰色了。

他禮貌十足摘下帽子來，露出他光禿發亮的頭頂。

“各位好，”他說道。

農民們都恭敬地向他行禮。

大家請他坐下來，戴麗拉親自給他端來一杯咖啡。

阿里斯多邁納慢慢地喝着，充分意識到他自己的重要性。周圍的談話聲音低沉下去，就是對他尊敬的一種表示。他那紅紅的麻臉上流露出揚揚得意的表情。

在屋里，有人已經把馬忒埃爾放进棺材里了。点好两支蜡烛：一支在棺头，一支在棺尾。卡奈梅端詳着他的孩子。他沒有哭，只是嘴唇不停地在抖。他有沒有看見阿娜伊斯，都說不定。阿娜兩隻手摀着臉，眼淚從手指縫里流下來，她象一個生病的小孩那樣痛苦地呻吟着。

不時有一位大娘或是大嫂：克萊爾密茨，美麗雅，戴斯蒂娜，賽麗娜，伊萊齊爾或是喬其娜，或是別的什麼人發出一聲尖銳的哭叫，大家立刻便跟着哭起來，於是哭喪的人嗚嗚的號叫声便充滿了屋子，震耳欲聾。

男人們都耽在院子里，或是走廊下。他們低聲說話，嘴里噙着烟斗。

但是羅雷連依舊耽在死人的屋子里，說道：“永別了，領袖，象你這樣的朋友，我再也不會遇到了；永別了，老弟，永別了，同志。”

他用手背擦着眼睛。看見一個黑人哭，可不是常有的事，但是他實在忍不住了，他不覺得難為情。

戴麗拉坐在棺材旁邊，用一頂馬忒埃爾下午在走廊里



編的草帽，在兒子臉上擱來擱去，替他趕蒼蠅，這些大蒼蠅只在埋人的時候才看見。搖晃不定的燭光照着馬忸埃爾的前額：“你從古巴回來的某一天，你的前額上就發亮，即便死了以後，光亮依然存在，你帶着它到黑暗里去吧。願這道靈魂的光亮在永恆的黑夜里引導你，讓你找到几內亞的道路，在那里和你的祖先永遠安息在一起。”

阿里斯多邁納說：“我們開始吧。”

他掀開他的聖經，他每掀一頁，就把手指頭放在嘴里蘸一蘸。

“追悼亡人的經文。”

女人們跪下來。戴麗拉把胳膊交叉起來，抬着头，望着只有她自己才看得見的東西。

“我從深淵中向您呼喚，主啊，主啊，求您垂聽我的聲音。

“但願您聽見我祈求的呼聲。”

阿里斯多邁納念得非常快，他嗚里嗚嚕地不停地念，恨不得一下子念完。他的朋友希拉里翁約他在葬儀行過後，到他家去喝一杯酒，何況為了穷人這兩塊半錢，也實在用不着賣力，真的，真犯不着費事。

“願彼等安息，阿們。”

“阿們。”農民們齊聲附和。

阿里斯多邁納用一塊方格子大手帕擦擦他的禿頭、臉和脖子。

儘管心里急着趕快念完，可是對於他念的那些拉丁字：vobiscum, saeculum, dominum①，自己还是很欣賞，它

們好象鼓錘打在鼓上似的，叫這些無知的農民听了佩服地說“真了不起，這個阿里斯多邁納真行。”

他的聲音深沉、莊嚴、帶着鼻音，听起来，十足是個教長的味道。他在教堂的更衣所里工作過多年，可沒有白費，若不是那件值得惋惜的跟“我的教長”的女傭人搞的丑事，也許到現在他還在城里教堂里輔彌撒呢。唉，那也不能怨他，“我的教長”應當用一個上年紀的人伺候他，而不應該用這樣一個又肥又胖跟小母雞一樣的年輕姑娘啊。經文里說：“不要讓我們遇到誘惑。”

要是字里有骨頭的話，阿里斯多邁納一定會把自己卡住。慈愛他念得多快啊。書頁在他手指下掀過去，一掀就是好幾頁。

在他旁邊看着他的安東尼想道：“這個傢伙真不老實。”

戴麗拉簡直不聽他念得那麼快的經文，這個神聖的含糊糊的聲音，她听起来很遙遠，而且也不懂。她耽在馬忒埃爾身邊，除了他，她什麼也看不見，她坐在椅子上晃來晃去，好象支持不住痛苦的壓力，又象在深夜里受着狂風暴雨所襲擊的一根樹枝。

“發發慈悲吧，發發慈悲吧，主啊，我求你發發慈悲把我帶走吧，我活夠了，老戴麗拉已經活得太夠、活得厭煩起來了，主啊。讓我陪着我的孩子一起死去吧，讓我跟着他邁過河流一起到陰間去吧；我在肚子裡懷了他九個月，可是他永遠活在我心裡，我不能和他分開呀。

---

① 主永遠與你們同在。

“啊，馬忒埃尔，馬忒埃尔，你是我的眼睛，我的呼吸，我的鮮血；我用你的眼睛看，好比黑夜和星星一样，我用你的嘴呼吸，你流血的时候，我的血管也同时破裂，你的伤口使我疼痛，你死，我也活不下去。我在世界上沒有事情好做了。我只能在生活的角落里等死，象一块被遗忘在墙脚的破布，象一个伸手乞討的穷老太婆，她說：‘做做好事吧，行行好吧，’不过她要求的就是死。我求求您，仁慈的圣母瑪利亚，讓这一天赶快来到，就是明天吧，最好就是今天。噢，我的神灵，我的洛阿神，救救我吧；勒巴神，我求您，圣·約瑟夫爸爸，我求您，当巴拉·西里貴，我求您，奥古恩·上谷，我求您，大圣·雅各，我求您，啊，洛克·阿蒂苏爸爸，盖德·洪苏，我求您，阿古埃达·罗优·多柯·阿貴<sup>①</sup>，我求您，我的儿子死了，他要渡过海洋，到几内亚去了，永別了，永別了，我和我的儿子永別了，他再也不回来，永远不回来了，啊，苦啊，难过啊，惨啊，伤心啊。”

她举手向天，因为流泪和痛苦，臉都变了样子了，两个肩膀为了过分的伤心搖晃不止，大娘們扶着她，低声对她說：“勇敢点，戴丽拉，拿出勇气来，亲爱的！”不过她听不見她們的話，也沒听見阿里斯多迈納越来越嘟囔，越嘟囔越快、急于要念完的……*santae Trinitatis. Per Christum Dominum nostrum. Amen*<sup>②</sup>。他从法衣的口袋里掏出来一个小瓶子，用牙齿咬开瓶塞，把圣水洒在尸首上，于是罗

① 都是海地人信奉的神。——原注

② 拉丁文：……神圣的三位一体。以基利斯督，我們救去的名，阿們。

雷連拿着棺材盖走过来。阿娜伊斯在克莱尔密茨怀里挣扎着說：“不要盖，不要盖。”可是，罗雷連还是把棺材盖搬过来。戴丽拉也哭叫着：“讓我最后再看他一次吧，”不过罗雷連已經釘起棺材盖来了，每錘一下，戴丽拉就好象釘子釘到她的心灵里一样，完了，一切都完了，若亚敬·爱丽亚散、狄厄外伊、福乐里蒙和罗雷連抬起了棺材，这时候，响起了一片号啕的哭声，嗚咽的低泣声，悲切的哭叫：我的天呀，慈悲慈悲吧，黑人們抬着棺材，他們要把自己的兄弟抬到地里去，抬到他热爱过的地里去，他就是为了它才死的呀。

他們慢慢地向着槐树林边上走去，后面跟着邻居們的行列：女人們哭着，男人們一声不响。

墓穴在一棵苏木树下边已經掘好了，一对斑鳩惊吓得拍着颤抖的翅膀飞走，消失在园子上空正午的阳光里。

罗雷連說：“輕輕地往下放。”

棺材放下去，停在墓穴里。

安东尼叹气道：“可怜的小伙子，年紀輕輕就死了，这个馬忒埃尔可是个好样儿的黑人啊。”

罗雷連和福乐里蒙拿起了鉄鍬。一块石子滚到棺材上发出声音。泥土鏟进墓穴里。棺材快看不見了。只听见低声哭泣和干硬的泥块落下去的撞击声。墓穴快填滿了。

一个女人哭着說：

“天啊，我們求你給我們力量、給我們勇气、給我們安慰，給我們忍受的气力吧。”

罗雷連心里想：“馬忒埃尔可不贊成忍受，画十字，下跪，恳求老天爷保佑，他說这些都没有用处。黑人生来就是

不屈服的。現在你死了，領袖，死了而且埋葬了。但是你的話，我們決不忘記，如果有一天在這艱苦生活的道路上，疲乏使我們說出‘生活有什麼意思？’或者‘算了，別費事了，’的話來，我們就會聽見你的聲音，就會再勇敢起來。”

羅雷連用手擦了擦臉上的汗；兩隻手扶在銹鐵的把上；  
墳做好了。

安東尼說：“好了，完啦，你安息吧，馬忸埃爾老弟，永遠的安息吧。”

“永遠的安息吧。”其餘的人也附和着。

鄰居們都散了：他們回到家里去跟戴麗拉和卜奈梅告辭，此外，天這麼熱，大家也都渴了，他們得去喝點什麼，最後再喝一杯酒，決不會有什麼壞處，不是麼，鄰居？

可是，羅雷連沒有走。他在墳上做了一個墳頭，周圍堆了一些石塊。等他有了錢，他要用磚做一個墳，還要做一個小龕，是點紀念死者的蠟燭用的，此外，還要用水泥做一個墓碑，請安東尼寫字，因為他会寫，他的字不是寫得好，而是寫得很規矩：

馬忸埃爾·讓·約瑟夫之墓

## 十四

在安葬的當天晚上，戴麗拉來看拉里瓦爾來了。

她敲了敲他的門。

拉里瓦爾問道：“誰呀？”

他已經睡了。

“是我，我是戴丽拉。”

拉里瓦尔点上灯，然后开了門。

“你好，邻居，請进来吧，”他說道。

戴丽拉坐下来，她的丧服是經過整理的。她显得又直又严肃。

“拉里瓦尔，你估計我会来吧。”

“我在等你来。”

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

“是季尔維倫，”拉里瓦尔眼睛不看她，說道。

戴丽拉回答說：“我知道。不过，別的人誰也不知道。我是說：希拉里翁和政府当局。”

“是他不要別人知道么？”

“不錯，不錯，他临死掙扎的时候一再地說：必須挽救水。他抓紧我的手，再三囑咐下的話。”

拉里瓦尔把灯芯挑得亮一些。

“出事情的那天晚上，他到这里来过，他站在凉棚下边，在农民們当中。他滔滔不絕地說着話，我注意他，听着他。我对于人是了解的。他确是个品德高尚的黑人。”

戴丽拉說：“他已經死了。”

“你一定很痛苦，我的大嫂。”

戴丽拉說：“痛苦太大了！”

拉里瓦尔搔搔下巴，搖着胡子。

“是他要你来的么？”

“是的，是他要我来的。拉里瓦尔，請把你們的人叫来

吧。”

拉里瓦尔說：“时候太晚了。”

“我的話需要这时候說。去把你們的人叫来吧，拉里瓦尔。”

拉里瓦尔站起来，在房間里迟疑不决地走了几步。

“是死去的馬忒埃尔叫你跟他們談的么？”

“是的，是他，不过我也有話要說，我有我的理由。”

拉里瓦尔拿起他的帽子，說道：

“应当尊重死人的願望。”

他开了門，又說道：

“我不會讓你久等。我先去叫我的儿子西米廉。他通知一些人，我通知一些人，就快了。如果灯暗下去，你就把灯蕊挑上来一点。这不能怨灯坏，而是弗罗朗蒂娜卖出来的火油太坏。”

戴丽拉独自留下来；她的头垂到胸口上，两只手合在一起。灯光搖晃不定，屋里显得很暗。她閉上了眼睛。“我完了，这个老戴丽拉完了。她不行了，朋友們。”

疲勞把她拖进一陣无法抵抗的慢性激动里，象要嘔吐一样，几几乎就要昏过去。但是一想到馬忒埃尔，她又有了支持的力量。“我一定跟这帮人講清楚以后，才回去睡覺。睡呀，睡呀，如果我到天亮不再起来，有多好呀，那真是、真真是大慈大悲的日子了。”

“……你一直在这里摸黑坐着么？”拉里瓦尔叫起来。

灯早就灭了。他在黑暗里摸索，终于找到了火柴。

他說：“他們都在外面。”

“把灯端过来，我要看看他們的臉。”

屋里亮起来：看得見一張桌子，橡木碗橱上放着一个大圓瓶，卷起来的蓆子放在角落里，刷着石灰的墙上貼着几張圣象，还挂着一个旧日历。

戴丽拉說：“叫他們进来吧。”

农民們一个一个地走进来，感到特殊的拘束、笨重、动作很不自然。奈莱斯唐簡直不知道站在哪儿好，因为他太高了，他們都一个挨一个地挤在这間窄小的屋子里。

穿着丧服的戴丽拉站了起来，她說道：

“把門关上。”

路易西美·讓·比埃尔关上了門。

戴丽拉慢慢地一个一个地端相着他們：她好象在数人数。她那哀愁而又严厉的目光看到哪个人的时候，他們沒有一个不低下头来。

“我沒有看見季尔維倫，我說我沒有看見季尔維倫·日尔維里斯。我問你們季尔維倫到哪里去了？”

在一陣寂靜里，只听见居民們沉重的呼吸声。

“因为我要把我儿子馬忒埃尔的話再向季尔維倫·日尔維里斯說一遍。

“他对我說，我的儿子馬忒埃尔这样对我說：‘你們祭祀神灵，你們供献了鷄血和羊羔，求神下雨，这一切都沒有用处。因为有用的是人的牺牲，是黑人的鮮血。’”

“这真是一句偉大的話，”拉里瓦尔点着头說。

“他还对我說：‘你去找拉里瓦尔。把我流血的愿望告訴他：和解吧，和解吧。（这句話他說了两遍。）讓生活有一个



新的紀元，讓太陽照着濕潤的土地……’我当时想去通知希拉里翁，可是他抓住我的手不放。烏黑的血从他嘴里流出来，他跟我說：‘不要去，不要去，那样一来水就完結了，应当挽救水。’”

拉里瓦尔用拳头擦着自己的眼睛，声音嘶哑地說道：“戴丽拉，七十七年以来，我从沒有流过眼泪，但是我对你說，真的，真的，你的儿子真是一个好样的黑人，一个地道的农民，我們不会很快再看到誰能抵得过他。”

“媽媽，”奈萊斯唐叫了一声，声調特別亲切，“你太难受了，媽媽。”

戴丽拉回答說：“是的，孩子，謝謝你的好意，不过，我到这里来不是来向你們訴苦的，我是来告訴你們我儿子最后的愿望。这話是他对我說的，其实是对你們全体說的：‘你們要为我唱个哀歌，’他这样說，‘要唱集体农业互助的歌。’

“按照风俗，追悼死人是要唱圣歌的，但是他，馬忸埃尔，却选择了一只唱給活人听的歌曲：就是集体互助的歌，也就是土地、泉水、庄稼、农民之間亲密友誼的歌，因为他愿意他的死亡能成为你們大家生活的复苏，这一点我现在才明白。”

农民是粗卤的，是爽直的，他們有啥說啥，这是生活把他們的心折磨硬了，然而他們的粗暴、凶莽，不过是表面的，應該對他們有所認識，人之所以有权利称为人，沒有比他們更有感觉的了，因為他們善良、勇敢而且非常講义气。

拉里瓦尔的話是代表他那里全体的人說的，他走近戴丽拉，伸出手来，他的手激动得发抖。

“握住这只手吧，戴丽拉，这里有我们的诺言和我们的荣誉。”

他转过身来，向着农民说：

“是不是这样？你们说！”

“对，”农民们齐声回答。

“和平，和睦，对吧？”

奈莱斯唐向前走了一步说道：

“妈妈，我替你的园子里挖水沟。”

“我替你种地，戴丽拉，”约萨法说。

“我也来帮忙，”路易西美说。

“还有我，需要的时候，我可以来锄草。”西米廉说。

“我也来，”季尔说。

“我们都来，”其他的人一齐说。

戴丽拉的脸上掠过一道亲切的光芒，她说道：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给我这个安慰。我的儿子在地下也会听见你们的：他希望的是这样，要所有的农民合成一个和睦的家庭。我的任务到此为止。

“只是，”她又严肃起来，“只是，从今天起我们要共同保守一个秘密：就是我没有到这里来过，你们明白么？马榭埃是害瘧疾死的，你们懂得我的意思么？请你们在嘴上画个十字。”

大家都听话照画了。

“你们还要表明一下。”

农民们在自己心口上捶了三下，然后举起一只手来一齐发誓说：

“我們保證守秘密。”

戴丽拉在他們臉上看了一会儿。是的，都是善良的农民：單純、爽直而又誠实。

她說：“拉里瓦尔大哥，再等一个星期吧。等丧期过去。然后，等太阳出来，你就帶他們到罗雷連家去。我們的人会在那里等你們。我的媳妇阿娜伊斯，要把你們都領到水泉那儿去。她知道在什么地方。那里有野鴿在树叶中間拍着翅膀。啊，我現在說話說糊涂了。这是因为我太累了，我的朋友們，你們看老戴丽拉沒有气力了，一点也沒有了。好吧，我祝你們晚安。”

路易西美·讓·比埃尔替她开了門。

“你等一等，叫西米廉送你回去。”拉里瓦尔說。

“不，用不着，拉里瓦尔，不需要，別客气，有月亮，也有星星。我看得見路。”

## 結 束 和 开 始

卡奈梅在葫蘆藤下面打瞌睡。小狗臥在廚房前面，头放在它的爪子上。它不时睜开一只眼睛，捉到一只蒼蠅吃。戴丽拉在补一件衣服。她把衣服拿得离眼睛很近：她的眼力越来越不济了。太阳在天空里斜过去，又是一天和过去同样的日子。一切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一切都和过去一样。戴丽拉每星期到市場上去卖她的木炭。罗雷連替她砍柴燒炭。这个罗雷連真是个好孩子。卡奈梅完全变了，几乎再認不出来是他。从前，一点小事不如意就跳起来，动不

动就发急，动不动就发脾气，随时都想跟人吵架：真象一只好斗的雄鷄。如今呢，仿佛身体里边的一根彈簧断了一样。对于什么，他都是跟一个小孩似的說：“对，对，好，好。”戴丽拉好几次看見他在馬忸埃尔屋里。他的手撫摸着空空的床，眼泪流在他的白胡子上。每天早晨，他到槐树林边上坟地里去。有人在馬忸埃尔坟上用棕櫚叶子盖了一个小凉棚。他蹲在坟旁边，抽着烟，两眼无目的地往远处看。要是戴丽拉不来找他，送他到葫蘆藤下边，他会在坟上耽很久。他乖乖地跟她回家。他很多的时候都在睡觉，一天里边随便什么时候，說睡着就睡着。安东尼說得好：“这个人完結了。”

风从远处送来一陣人說話的声音和雄壮的打鼓声。一个多月以来，农民們集体工作着。他們挖了一条河道，一条很大的河，从水泉經過平原和槐树林一直通到紅岡村；然后从每一家园子里再挖水沟和它接通。

希拉里翁差一点沒有气死。哈，真可以說他可气坏了。現在弗罗朗蒂娜一天到晚麻煩他，罵他，什么难听话都說出来了，就好象一切都是他不好。难道他能料到馬忸埃尔会死么？自然，他很可以及时把他关起来，叫他說出来水泉在哪里，反正逼他說的办法有的是。团长曾經罵他是笨蛋。現在这个弗罗朗蒂娜又……整个紅岡村都听见她那种木魚似的声音了。等希拉里翁給鬧得受不了的时候，就拿起銅扣的皮腰带来把她抽了一頓，这样，多少总算把那个脏女人的威风压下去一些。

他心里想：“也許我可以請求市政长官圣·維勒先生在水上边定一項稅。由我来收稅，我一定可以趁勢弄点好处。

等着看吧。(是的，看那些农民是不是肯让人摆布。)这些日子，他们都在水泉那里工作，照他们的说法，是在水源头那里工作。他们一步一步完全遵照马忸埃尔的指示去做。马忸埃尔虽然死了，可是领导着他们的依然是他。”

有人走进戴丽拉的院子里，一个高个儿的姑娘，美丽的黑姑娘：原来是阿娜伊斯。

老太太看见她来了，心里非常高兴。

“你好，妈妈。”阿娜伊斯说。

“啊，你好，我的孩子，”戴丽拉回答说。

“你又要累你的眼睛了，”阿娜伊斯说。“让我来替你补这件衣服吧。”

“我是找点活儿占住我，我的孩子。我缝呀缝地，好象把过去和现在的日子接在一起一样。阿娜，如果能跟接綫一样把生活接起来，有多好啊。唉，老天爷，办不到了。”

“马忸埃尔对我说过，我现在还听得见他的声音，就象是昨天的事情，他对我说：‘生活本身，就是一条不会断的綫，永远存在，你知道是什么缘故么？是因为每一个黑人在他活的时候，都在这条綫上打过结：这就是他一生的劳动，劳动使一世纪一世纪的生活永远延续下去：这就是人类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

戴丽拉感到自豪地说：“我的儿子对问题都想得透彻。”

她们听到断断续续的歌声，听起来好象是哦，喏，哎嗨，哦唉，嗨哦，鼓声也敲得很响，太起劲了，敲得一阵比一阵响，安东尼从来也没有象今天敲得这样好。

“季尔对我说他们今天就要放水进河道了。我们去看

“看好不好，媽媽？這真是一件大事情啊。”

“隨你的便，親愛的。”

戴麗拉站起來。她的肩膀彎下去，身子變得更加干巴巴了。

“太陽太熱，我去戴上帽子。”

然而阿娜伊斯已經跑進屋裡替她去拿了。

戴麗拉表示謝意地說：“你真會關心人，孩子。”

她微笑了一下，這個笑容依然露出青春的嫵媚，雖然生活的悲慘在她嘴邊留下了它的烙印。

她們從一條小路上走進了樹林，這條小路就是馬忸埃爾回家後第二天走過的那一條路。槐樹林裡依然聞到熄滅的炭堆所發出的煙味。她們倆一聲不響地走着，一直走到陽光普照着的大盆地。大樹那麼高的仙人掌伸展着它們寬寬的、厚厚的、綠綠的、蒙着一層土的大葉子。

阿娜伊斯說：“你看，人家叫它們‘驢耳朵’真有道理，這種植物的樣子，真是惡狠狠的，很彘扭，不聽話。”

“植物也跟人一樣。有兩種：有好人，有壞人。你看見桔子的時候，這些掛在樹枝上的小太陽，你覺得心裡快樂。桔子很得人歡心，很使人喜愛。可是，當你拿到一根有刺的植物，象這種東西，你就……不過，不要亂說壞話，因為什麼東西都是神造的。”

阿娜伊斯說：“還有葫蘆呢，它活象一個人頭，裡面還有白瓢子，跟人的腦子差不多。不過，它沒有出息，因為不能吃。”

戴麗拉大聲說：“你真聰明啊。你逗得我這個老戴麗拉

非笑不可了。”

她們朝着方順山崗往上爬。戴麗拉年紀大走得慢。阿娜伊斯走在她后面。小路相當陡；幸亏有不少轉彎的地方。

戴麗拉說：“我不到上面去了。这儿一块大石頭跟天生的長凳一樣。”

兩個女人坐下來。平原在正午太陽的灼熱下，橫在她們面前。靠左邊，她們看得見紅岡村的小屋和圍着圍牆的焦黃色的田園。草原給強烈的陽光曬成了一片光禿禿的平地。可是，新掘的河道就是穿過平原通向槐樹林那邊的，在河道經過的地方，留的槐樹不多。如果眼睛好，還看得見園子里一道道掘好的小水溝哩。

“他們就在那邊，”阿娜伊斯說，她一邊伸着手、指着那邊一座長滿樹木的小山。“他們就在那邊工作。”

鼓聲充滿喜悅，緊急的聲音震動着大地，人們在唱：

“馬忒埃爾·讓·約瑟夫，你是勇敢的黑人，吭，  
哎，啣！”

“你聽見了麼，媽媽？”

“我聽見了，”戴麗拉回答說。

不久，這片荒蕪的平原，就會長得一片蔥綠了；田園里會長起香蕉樹，玉米，白薯，土豆，白色和紅色的桂樹，這一切都是賴着她兒子才得到的。

歌聲忽然停住了。

戴麗拉問道：“出了什麼事了？”

“我也不知道。”

接着一陣人声沸騰的欢笑声。

两个女人站起身来。

农民們从山上奔下来，把帽子扔向空中，他們又是狂跳，又是拥抱。

“媽媽，”阿娜伊斯緊張得說不出話来。“水来了。”

一道銀色的水流在平原上流过来，农民們跟着它，一边喊，一边唱。

安东尼走在最前面，他神气十足地打着鼓。

“噢，馬忒埃尔，馬忒埃尔，馬忒埃尔，你为什么死了呢？”戴丽拉悲切地叫着。

“不，不，他沒有死。”阿娜伊斯噙着眼泪微笑着說。

她拿起老太太的手，輕輕把它按在自己的肚子上；那里跳动着一条新的生命！

墨西哥，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



## 后 記

雅各·路曼 (1907—1945)，海地偉大的无产階級領袖①，在他一首黑人新誓言的詩篇里写道：

“……我們反抗的怒潮就象暴風雨中的飛禽，  
叫聲震蕩在池沼的腐水上，  
我們不再唱那些忧愁絕望的宗教歌，  
我們胸膛里唱出另一支歌曲，  
我們展開我們的紅旗，  
那是由正義的戰士們用血染紅的，  
我們在這旗幟下前進②。”

這幾句話可以概括地反映作者在跟反动勢力斗爭中所有的雄偉抱負。作者去世時還不滿四十歲，可是在他短短的一生中，却沒有停止過為改善海地人民的生活、為提高海地人民的文化而奮鬥。他寫過不少政治論文、詩、小說和科學性的著作，但深刻反映海地農民為生活而斗爭的，應該是這本統治泉水的人。

這本小說完成於一九四四年，原則是用法文寫成的（本書就是根據這個法文原本譯出的），在這一年里，作者的健

康很不好，但他的写作技巧却已达到成熟的高峰，这本书便是在他正确的主导思想支配下，配合他诗人气质的熟练技巧写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任何文学艺术的创造，首先着眼的是它的倾向性，作者在这本作品里便是想通过故事的内容来指出反抗是劳动人民战胜暴力的有力武器，打破迷信，团结群众，是成功的道路。他还从男主角马悻埃尔的嘴里说出：“死亡不过是生活的另一个名称，果子腐烂在土地里，是为培养一棵新树。”这句话说明了作者对于革命牺牲的看法，也就是说，一个人倒下去，千千万万的人会站起来。

在故事的結構上，作者的手法是簡洁的，他一开始便三笔两笔勾划出来一个干旱的場面，紧紧抓住了讀者的心弦。接着他又倒叙了农民过去团结而幸福的生活，跟着故事便圍繞在马悻埃尔的身上发展下去。作者刻划人物的笔触是朴素而生动的，马悻埃尔的形象在作者毫不費力的描写下，会使你感到一个平凡而偉大的无产阶级英勇战士在你脑海里回旋，闭上眼睛，你会真的看到这么一位有斗争經驗的、广大群众的引路人。

一个人不是生来便是英雄，作者在書内指出他是在古巴工人队伍里受到党的培养才逐渐有了認識和覺悟的。他認識到人生的意义，換句話說，就是他已認識到正确的革命人生觀。所以他对于乡亲们向神求雨、献祭頂礼的傳統做法，明白地指出毫无用处，他認為对付困难就只有战斗。馬

---

① 雅各·賈曼是海地共产党的創立人。

② 这首收在黑人新詩選里的詩篇曾在譯文 1958年第6b期上介紹过。

性埃尔死了，但是他对未来所抱的钢铁一般的坚强信心，终于感动了原来嫉妒他的人，群策群力，完成了馬性埃尔所遗留下来的任务：挖掘濠沟，把水引到平原上，供应全村的需要，保证改善人民生活的大丰收。

小说的另一个成就，是作者除了集中力量来突出主角外，他对于其他人物，也同样一丝不苟，决不采取简单化、面谱化的手法。馬性埃尔的母亲戴丽拉，是一位受过一辈子罪的心地善良的老太太，她迷信神灵，什么神她都怕，连一句放肆的话也不敢说，她尽管感到她儿子说的话很有道理，可是她又觉着这是对神灵大不敬，很显然，在她身上还存在着思想上的矛盾，一直到馬性埃尔被刺后，她才坚决起来，遵守儿子的遗志，团结一个家族的人，消除成见，共同做好引水的工作。

卜奈梅，这个由于生活艰苦、脾气暴躁的老农民，也刻划得活生生的，使人感到真有其人，呼之欲出。其他象阿娜伊斯，罗雷连，拉里瓦尔，甚至于地位不甚重要的罗丽娜，安东尼等人，也都各有不同的性格特征，形象典型。因此，整个作品的艺术结构，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都给人留下了很鲜明的印象。

这是一部忠实反映海地农民生活的作品，通过作者现实手法的描写，读者可以看到一幅有血有肉、有教育意义的真实的生活图画。

譯者